

深海の幽霊

——海月物語

内海・美月

2034 年 12 月 25 日



深海の入口

Depth

鮫の章

第一篇	水母的蜇刺	4
第二篇	水母的反击	29
第三篇	双月	55
第四篇	祭典前夕	79





鲎の章

你知道吗?
海月水母是蜇不死人的



第一篇 水母的蜇刺

“我说美月，你就跟我交往吧？我都追你那么久了，也该同意了吧～”

那是我高一刚开学不久后的一个傍晚，夕阳撒在教学楼上。我本该如往常一样回家，可那个男生在放学后将我拦在墙角逼问着。

我胆怯地低声回复：“那个…我…我要回家了…请…请放我走吧…”

男生：“诶？我也要回家啊～所以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嘛～”

由于我本身并不爱说话，家里父母又时常不在家，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看书或者发呆。不知不觉就变得有些阴沉，开始不在意和周围同学的交流，或者应该说是变得不知道如何交流才更准确。或许这也是我初中三年都没交到什么朋友的理由吧？当然，直到现在我也没在高中班级上交到什么朋友，不过我并不介意。除了不知道某天起，开始注意到我的这个隔壁班的男生。他身上有着我很讨厌的味道。我不知道该如何让他打消念头，这反而变成了他变本加厉地纠缠着我的理由。

当我正在纠结不知道该怎么脱身时，另一个男生突然从身后不起眼的草丛里钻了出来，指着纠缠我的男生喊道：“喂！那边的家伙。吵到我睡觉了！”

我注意到那个男生的头发和肩上的衣服都沾着落叶，看来他真的在这里睡觉。

男生摆出一脸不良少年的神情朝着草丛里冒出来的男生嚷嚷着：“你是…谁啊？跟你有关系吗？！”

草丛里的男生：“这个嘛～我可以告诉你我姓内海（うつみ）。 ”

男生：“内海…？啊…？！不会是那个内海吧…？”

内海：“嗯…就是你想的那个内海。所以不想惹上麻烦的话，最好现在就从我的面前消失！”

男生：“切！真麻烦！今天碰到你真是倒霉，把我的好事都搅黄了！”

男生拎起甩在一旁的书包，灰溜溜地离开了。

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这名自称内海的男生拍了拍肩上的落叶，从草丛内跨出来走向我。当他来到我的面前，我自然地抬起头时，我才意识到他比自己高半个头。

内海：“你…最好拒绝他比较好。那种家伙不明确拒绝的话，会一直死缠烂打的。我见得多了。”

内海凝视着我的眼睛，我下意识地避开。

我：“那个…因为是隔壁的…同学…所以…不想拒绝…”

内海：“那你会接受吗？”

我拼命地摇了摇头：“因为…他身上有烟味…我不喜欢…”

“哦！原来如此，感谢你提供的线索！”内海一个人托着下巴嘀咕着，“嗯哼…或许这才是他想要躲着我的原因…？”



我用余光撇了撇眼前这个从草丛里冒出来、连头顶的落叶都没有掸落的男生，他也如刚才那个男生一般，敞开着衬衫最上方的扣子，没有系领带，喉结利落地暴露在外面。明明是如此松散烂漫的模样，却并不让人讨厌。

我：“那个…请问…你的名字…是…？”

内海：“哦！我叫内海侑（うつみ ゆう），叫我内海就好了！不过真稀奇呐，你居然问我是谁？高一新生？”

我胆怯地点点头。

内海突然用手摸着下巴，皱了皱眉头，把脸靠近观察着我。

我被草丛男生不断靠近的身体给吓到，不知道他要干什么：“那个…内海…学长？”

内海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径直地伸出手，把我额头前的长发撩起来。

内海：“果然呢，你前面的头发有点太长了！这可不符合学校的仪容要求啊！难怪会觉得你整个人都阴森森的。”

“诶…？！”我被内海突然的肌肤接触给吓得手臂乱挥。

内海的手捂着我的额头，我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不可思议的男生。男生的手掌宽厚而温暖，配合着纤长的手指，即便扭头也无法轻易逃脱，从掌心传来的温度让人觉得像是要发烧了一般。他的眉毛浓密坚挺，眉尾却微微下垂，热情中带着一丝温柔，眼神清澈而明亮，仿佛如深海般，多看一眼便会坠入。理应是初见的男生，他的眼神却有一股莫名地亲切感。

内海注视了一会我的眼睛，似乎终于能得出某个结论：“你看，你的眼睛不是挺秀气的嘛！干嘛要遮起来呢？”

我红着脸连忙用双手抓紧内海的手，将它从我的额头上取了下来。

我：“那个…！学长…！总之…今天谢谢你…！那个…我…要先回家啦…！”

内海看着我慌张的样子，一脸憋笑：“嘛，是啊！明天记得把额头前的头发整理一下，再被我抓到给你记过！”

我看着内海，不知为何害羞地躲开了他的视线，匆忙地拿起地上的包，往校门口走去。走到一半，我突然想起什么，又走回到内海的旁边。

“那个…学长…我的名字…”

“美月对吧，刚才偷听到了。”

“诶…？！”

在他的注视下，夕阳悄悄爬上了我的脸颊。

“我…我可没同意…让学长直接叫我的名字！”说完，我便生着气逃也似地跑开了。

好讨厌！好讨厌！为什么心脏…跳得这么快啊…！

 今天回家的路上稍微绕了些远路 



第二天，下课期间，我一个人躲在教室的角落里看着书，悄悄听着旁边女生们的八卦。

女生甲：“诶？你们听说了吗？隔壁班有个男生今天来学校被抓到书包里有烟！”

女生乙：“哇，要我说现在才抓到也太慢了吧？！我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都能闻到诶！尤其是他从厕所回来的时候！”

女生丙：“最关键的是抓他的人吧！是那个内海诶！”

女生甲：“确定？！内海学长平常不会亲自出手吧？！平时不都是副学生会长在校门口查吗！我今天来的时候还是她！？”

女生丙：“我听人说啊！内海学长就好像是在专门等着他一样，他一进校门就从不知道哪个草丛钻出来，把他给逮个正着！”

女生甲：“哇，他还是那么喜欢钻草丛啊…”

女生乙：“嘛…毕竟他一直在躲着佐藤学姐呢～”

女生甲：“诶？他俩还在僵持吗？要我说佐藤学姐早该换个人了。内海学长的意思都这么明显了，为什么还这样死缠烂打呢？”

女生丙：“佐藤学姐就是这样的人吧…会长的位置没竞争过内海，所以就想直接把会长本人拿下…是这个逻辑没错吧？”

我偷听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原来内海学长是学校的学生会长吗？！

女生甲：“但是也太钻牛角尖了吧？她那个级别的人物，追求者都能凑出一个班了！”

女生丙：“所以说啊，她唯一看得上的就只有比她高一级别的内海嘛…无解了。”

女生甲：“有解吧～只要内海学长找个女朋友，佐藤应该就会死心了吧～”

女生乙：“我看也未必。这个节骨眼去当内海的女朋友…那不就是明摆着佐藤学姐对着干吗…之前多少追求内海的女生都是因为佐藤学姐在那杵着，就都停手了。反正要是我，我肯定不干。”

女生丙：“对啊…内海现在高三，佐藤现在高二，等下学期换届，那佐藤基本是稳定当会长的，到时候被佐藤当眼中钉…后面一年都没好日子过咯。”

几个女生聊完学生会的八卦，又开始聊起其他事情，一直到上课铃响起。

我的高中生活本该是如此枯燥才对，孤独地看书，像这样偷听别人八卦，上课偶尔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要是数学课还大概率答不上来。午餐也是一个人找一个阴暗的角落吃饭，只希望不会有人来打扰。除了昨天和学生会长的小插曲外，这就是我最熟悉的日常了。或许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父母又去出差了，而我今天又赖了床，所以没准备盒饭。于是当转眼间来到午餐时间时，我便久违地去了食堂就餐。

为了避开高峰期，我一般都是选择午休铃十分钟之后再，那时候食堂的人数基本就减半了，也会空出很多单人的餐桌。

当我来到食堂挑好午餐，就开始找空位置。当我找到一个好位置，正要过去时，突然被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叫住。

“美月！”

当我正在回忆着是谁的声音时，我朝着声音的方向看了过去，果不其然，是内海学长。

内海朝我挥挥手，示意我过去。

虽然很想一个人待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坐到了内海学长的对面。

我：“怎么…内海…学长（せんぱい）…找我…有事吗？”

内海：“呀，美月啊，帮学长个忙。你也不用说话，就坐在这跟我吃饭，就算帮忙了，好不好？”

我：“唔…可以…不过…”

内海好奇地瞪大眼睛：“不过什么？”

我突然有些害羞地说道：“不要直接叫我的名字…”

内海：“诶？那叫什么？美月同学（みつきさん）？美月ちゃん？”

我：“我姓…雨宫（あめみや）…”

内海：“雨宫…念起来没有美月好听啊？”

我的脸上挂着生气：“那也不行…不要那样叫…不然我就走了…”

看到我假装起身的动作，内海连忙叫住我：“别别别，我真需要你的帮忙，雨宫ちゃん，就在这吃饭吧…”

我看到内海妥协后，居然得意地笑了。

我将侧发别到耳后便开始就餐，内海学长看着我笑了笑，也动起了筷子。

内海：“雨宫ちゃん，你头发有好好打理呢，看起来精神多了！”

我听了内海学长的话，回家的路上找了家理发店修了修前面的长发，最终成了不至于遮住眼睛的齐刘海。不过稍稍低下头也能用前发挡住别人的视线，自认为是机智的妥协。

我：“没…反正…不会有人在意的…”

内海：“我会在意啊～”

不知道内海学长说这话的意义，我只好害羞道：“你…毕竟是学生会长…”

内海：“诶？你知道了吗？明明昨天还问我是谁来着？”

我：“偶然…知道的…”

内海：“但是多亏你昨天的情报，我抓到了一个在学校抽烟的家伙。这还是要谢谢你呢～”

我：“没…没什么…”

我们就这样边吃边聊，午餐结束后，内海递给我一盒纯牛奶。

内海：“诺，犒劳。”

我道了声谢，接过内海的奖励，离午休结束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就这样坐着消化食物闲聊。

内海：“雨宫ちゃん，也是堂食派吗？”



我：“最近是…但不一直是…”

内海：“那我们是一类人呢。”

我摇摇头：“不…不是一类人…”

我仔细琢磨着学长的每一句提问，希望能够尽量与他保持距离，以免让自己卷入多余的事件之中。我本来是这么想的，可是或许从我坐在他面前开始，我就着了魔似的被学长的话牵着走。

内海：“诶，别那么果断嘛！既然雨宫ちゃん最近都是来食堂吃饭，那接下来几天也能像今天一样陪我吃饭吗？”

我：“不…不行…今天是为了让你改正称呼…才跟你吃饭的…”

内海看上去有些失望。

内海：“那可麻烦了…”

我还不知道内海到底为什么要叫我一起吃饭。

我：“但…但是如果学长告诉我原因的话…我就考虑一下…”

内海：“哦～说来也是呢，你肯定觉得莫名其妙吧！”

我点点头。

内海：“但是说起这事呢…怎么说呢…你知道我和副会的事吗？”

我点点头：“偶然…知道了…”

内海：“唔，那就好。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最近被她发现我吃餐盒的草丛了…所以我要换个地方掩护自己。”

我一边回忆着昨天沾满落叶的学长、一边用这回忆想象着学长躲在草丛里吃餐盒的狼狈模样，偷偷地笑了笑。

我：“那…那为什么…要我一起吃饭呢？”

内海：“因为我觉得该跟她做个了断了…之前一直躲她已经让我有些烦躁了…”

我还是没明白：“跟我的关系是…？”

内海：“所以希望你能装作我的女朋友。只需要装就行了！就像这样一起吃饭，其他的事情都不需要你做。”

我：“…诶？！”

内海学长一脸认真的看着我，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是认真的。

内海用手摸了摸后脑勺：“嘛，这件事毕竟也是有求于你，所以就算你拒绝也无所谓，我再花时间找个合适的人选就行了。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雨宫ちゃん能考虑一下，每天同一时间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个饭就行。”

我不解：“唔…我是合适的人选吗？…为什么是我呢？…明明我在班级里…只是个透明人…”

内海托着下巴说道：“唔…应该说是命运吗？因为昨天仔细观察了雨宫ちゃん的眼睛，感觉非常漂亮，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很干净？很清澈？”内海灵光一闪般，突然举起一根手指补充道，“啊，还有！虽然看得出来眼神一直想躲闪，不过好



像最后还是会礼貌地看着我哦！那时就感觉这个女孩好有意思，或许就是「一见钟情」吧？”

我悄悄把头埋下去，不想让内海学长看到我此刻的表情。

什么啊…谁的眼睛都是那样的吧…这分明就是在搭讪吧！不会已经用这种方式骗过好多女生了吧？！但是…昨天学长的眼神才是很难不让人在意的那方吧…唔，感觉遇到陷阱了！一定不能掉进去…要给他一个漂亮的反击！！

我赌气般拿着餐盘站了起来，俯视着内海学长说：“要是…要是只是装情侣的话…就不要来麻烦我了！”

我生着气从他的面前逃开，完全没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生气。也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被吼蒙的内海学长，露出了多么有趣的表情。



第三天午餐时间。

内海：“哟！雨宫ちゃん！”

我看到内海的招呼，径直地坐到他的对面。

内海：“看来雨宫ちゃんは同意了呢？”

我：“没…只是…看到这里没人坐而已…”

内海笑了笑，两人心照不宣地开始餐食。

我：“内海学长…要这样多久…”

内海：“可以的话…一直到下学期学生会选举结束？”

我：“唔…最近妈妈就会回来…到时候应该就要带餐盒了…”

内海：“没关系，没关系。麻烦你一整个学期我也不太不好意思。所以到时候就…”

我：“我…！会带餐盒过来的…你看也有人…会来这里吃餐盒…”

内海被我打断了话，惊讶着看着我。

内海：“雨宫ちゃん…”

我：“别…别误会…只是想报答…学长前天帮我的忙…而且…我也没有一起吃饭的朋友…所以就正好…有个说话的伴…”

说完我的脸泛起了红晕。

内海放下餐具仰面感叹道：“朋友啊～雨宫ちゃん原来已经把我当朋友，真开心呐～”

我连忙狡辩：“现在还…还不是朋友…”

内海仰着面笑了笑，就像是已经猜到了我会这么说。

就这样，我和内海学长每天中午都相约着一起吃中饭，渐渐地，我也在学长的影响下，稍微变得开朗了一些。

我：“喂！草丛学长，你又在挑食！”

内海：“这个不好吃！又硬又没味道！”

我：“这是胡萝卜！不是硬！是脆！而且味道你要好好品尝才有啊！就跟米饭一样！”

大概就是开始共餐后没几天，内海学长因为没带够钱，只买得起一小碗连我看着都嫌少的面。我的便当还没吃一半，他就已经舔干净碗筷，不怀好意地死盯着我的便当。那时的我受不了他那无助的眼神，只好象征性地给他夹了一小块炸猪排。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就是那次开始，我就慢慢察觉到学长其实很少吃荤菜，我在早晨准备便当时，就会以防万一似地多备一些菜。再后来就演变成了，我吃不掉的菜总会用各种方式塞给他，就这样以某种方式实现了午餐的合理分配。而在某次喂食的时候，我也找到了学长最讨厌的食物——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隔三差五地给他准备炒胡萝卜。

内海：“雨宫さん可真是啰嗦啊！明明一个月前连舌头都捋不顺。”

我：“我…我哪有捋不顺？！”

内海用手指着我：“你看？！”

我用不至于发出响声的力度拍着桌子：“你…！”

内海：“我怎么了！胡萝卜你这么喜欢吃你全拿去吃吧！”

我娇嗔着站起来：“你不吃那明天就别想见到我！”

内海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你居然威胁我？”

我：“是学长找我帮忙的吧？！既然你不需要帮忙的话，那我就不自讨没趣了～！”

“我…”内海突然间哑口无言，几秒的沉默后，像是瞬间变了个人般说道，“我觉得胡萝卜其实还是挺好吃的。”

内海说着就把我为他做的炒胡萝卜丝递进嘴里啃起来，我见他服软，就哼了一声坐了下来。

内海眼里突然放光：“嗯！这是真好吃诶！要不是雨宫做的，我真以为胡萝卜是这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了！”

看着内海一副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我满意地笑了。一直到后来结婚和他提起这事，他才告诉我当时是在阴阳怪气我。

内海吃完后，惯例将一盒纯牛奶递给我。

“诶？又是牛奶？能不能换换口味？”我自然地接过牛奶打开口子，反倒是挑剔起来。

内海：“送你的还挑？”

我：“我给你带的菜可不会重样！”

内海摸着下巴：“唔，上周三的和这周二的都是肉沫茄子。”

我：“喂！这是我亲手做的诶，和你那从超市一买买一箱的能比吗？！”

内海：“好～雨宫さん说的都对～您想喝什么？小的下次给您买？”

我喝了一口说道：“香蕉牛奶吧。”

内海：“不还是牛奶？”

我拍拍桌子：“你没听到「香蕉」二字吗？”

内海：“行行行。我不如给你买串香蕉，你边吃香蕉边喝牛奶吧！”

我：“不是！学长你怎么这么抠啊！”

内海：“你这不无理取闹吗！”

我：“我看你才无理取闹呢！我陪你在这吃饭，我有任何好处吗！”

内海：“所以才给你牛奶啊！”

我憋红了脸：“我想要的又不是这个！”

内海被我的话吓到，当我意识到我自己说了什么的时候，气氛已经僵持了一段时间。

说起来我到底为什么会陪学长吃饭？

内海思考了片刻后说道：“那…交换联系方式吧？”

我：“…诶？怎么突然…”

内海：“不是你说的吗…”

我：“我…我也没说现在…”

内海：“那…不要？”

我：“唔…也没说不要…”

内海：“到底哪边？”

我慌张到最后还是妥协了：“那…那…请学长…把手伸过来…”

我紧张地用左手捏着学长的食指，右手在他的手心写下家里的固话号码，随后也将手心摊在他面前，他左手鸿毛般托着我的手背，我看了眼学长纤长的手指，又偷偷瞄了眼学长，他有些不好意思的神情，通过笔尖一点点地刻在心头，让人直痒痒。

写罢，他的左手掌心仍停留在我的手背上，像是下定什么决心似地说着：“那…这周六晚上七点，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唔…好…”

跟刚才嚣张跋扈的姿态完全不同，此刻的我就像一只闯祸了的小猫一样不敢作声。

我痴痴地看着手心里的数码，不断地默念着，希望能将它牢牢记在心里，嘴角却早已不自觉地微微上扬。

 **学长给我留下的也是固话号码** 

周六晚，我在一个人的家里等待着电话铃声的响起。

当七点的钟声响起，一通电话也如约而至。

我立马跑过去接起电话：“喂！？”

电话的那头：“秒接啊，看来是雨宫家吧。”

我听到熟悉的声音，焦躁的心突然安静下来。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以防对方察觉：“所以要说什么…？”

电话的那头：“我其实也没想好…我平时也不给别人打电话。”

我：“我…我也是…”

明明已经拉近距离的两个人，隔着电话却都腼腆了起来，惹出一阵沉默声。

我 & 电话的那头：“那个…”

电话的两边都传来笑声。

我：“你先说…”

电话的那头：“要不…明天一起去哪里玩吧…？”

我偷笑着：“诶？这是邀请我去约会吗？”

电话的那头：“按照约定，算是假情侣的一环。”

我故作轻松道：“是假的就不去了～”

电话的那头沉默了。

我听着那边的沉默声，心脏跳到了嗓子眼，突然开始纠结要不要服软跟他去…

当我正要说什么，电话的那头用冷静沉稳的声音说着：“是认真的约会。去吗？”

我难掩心中的喜悦跳了起来：“去！”

学长告诉我他来定位置，然后明早九点在离我家一公里的车站碰面。我由于没有什么约会经验便也同意了。与其说是约会经验，倒不如说连外出游玩的经验都少之又少。后续我们聊着一些有的没的，不知不觉一小时就从指缝间溜走，直到那边传来了女性喊他名字的声音，他才匆匆挂断电话。应该是他的母亲吧？幸好今晚我爸妈还没回来，稍微可以放纵一些。

我们所住的城市有一个出名的水族馆，爸妈有事没事就带我去那玩，听他们提起他们当时就是在那里相恋的，所以就像是带着我圣地巡游似的。但总感觉他们只是想去那里回顾青春，有我没我终归一个样。所以我慢慢地也就厌烦了水族馆，但唯独每当来到最深处的水母馆时，总会被水母的样子给吸引。但是不管怎样，如果让我选，我不会把地点约在水族馆。所以学长会带我去哪呢？就这样想着，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不一会思绪又开始纠结起明天的造型。

“齐刘海要不要卷一下？要穿裙子吗…还是裤子…先看一下温度！唔，不算太冷，好像可以穿裙子？晚上会降温…应该不会玩到太晚吧？那就裙子吧！鞋子…应该也不会要走太远吧…？就穿帆布鞋吧！…”我抱着床单辗转反侧，不知不觉间便安稳地睡着了，梦里仿佛也出现了和他约会的场景，无法分清是睡前的幻想还是梦中的现实。

次日清晨，我站在落地镜前，若是平日上学定是随意抓一下头发，将制服整理平整就了事，今天却格外地在意着自己的气质。我在镜前一边回忆起睡前的计划，一边摆弄着姿势反复斟酌，心情激动又忐忑，担心自己的仪容不符合学长的品味或是走在一起时不体面。时间就这样在少女怀春之中不经意地溜走，当注意到就快要赶不及时，终于决定好了穿着冲出了家门。

今天正如天气预报所说的，是晴朗的白天，阳光撒在身上暖洋洋地恰到好处。春末的气息仍飘荡在空中，不冷不热不湿不燥，不时吹来伴有青草气息的清风，仿佛能



让人轻易地放下心中的戒备，或许称为最佳的约会时节也不为过吧。

我一路小跑着往约好的车站赶，秀发与裙边飞舞着卷起凉意，将内心的期待展露无余。当快要到车站时，我望见内海学长已经站在了车站的站牌边。

我喘着气向着学长打招呼：“抱歉…学长！我来晚了…”

内海挠了挠脸颊：“没…我也才到。”

说着内海将一盒香蕉牛奶递了过来：“看你跑这么多汗，渴了吧？”

我笑着接过香蕉牛奶：“看到你就不渴啦～”

无心的一句话将两人的耳根羞得通红。

我慌得连忙摆手：“我…我刚才…”

内海也连忙将手插进裤兜，用笨拙的装酷掩饰着情绪，视线看向远处的轨道像是抓到什么救命稻草般说道：“那…那个车来了，上车吧…！”

我把香蕉牛奶放进随身的米色托特包里，跟在学长的身后上了车。

市区的电车总是人流涌动、挤满着各式各样的人，我们在靠边的车厢上车，进门后在一块没人的拉手处彼此挨着。趁此时机，我才有功夫打量起学长。他穿着深棕色与白色相间的毛绒外套，里面是白色的 T 恤，下身是简单的灰色直筒休闲裤，再往下便是黑白配色的板鞋，脚踝裸露在浅口的白色船袜外面，与学长本就清秀的脸配合得恰到好处。头发看起来也比在学校里干净，发丝在阳光下反着光，能看出来才刚洗过。清爽的气质与在学校里总是发间夹杂着绿叶的模样比起来简直判若两人，但望向他那双深棕色的瞳孔时，我仍能清楚地辨认出这就是学长。悄悄贴近学长，能闻到 T 恤上传来一阵好闻的、只属于学长的味道。当意识到学长也在认真对待这场约会后，躁动不安的心稍微平静了下来。

内海拍了拍我的肩膀：“雨…雨宫さん？”

被内海一提醒，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被香味吸引，已经靠在了学长身上。

我赶紧起身：“啊…！抱歉学长…那个…有点累…！”

内海：“啊…这样啊…那…嗯…也没办法嘛…！”

学长慌张的样子也和我一样呢。

我低着头说道：“其实是因为…学长身上有股很好闻的味道，所以不自觉就靠过来了…”

“诶？！我怎么闻不到…？”内海抬起手臂闻了闻，“哦…你说的应该是樟脑的味道吧？最近妈妈在衣柜里放来着。”

我又凑上前闻了闻，好像确实也有樟脑的气味。

内海：“不过我觉得还是雨宫さんの味道更好闻哦～连衣裙也很适合你～”

我腼腆地回道：“谢谢学长夸奖～嘿嘿～稍微打扮了一下。”

我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洗头吹干，卷了卷发尾，又将刘海卷了卷，将一边的刘海别到耳后，梳成露出半个额头的斜刘海。镜子前挑了半天，最终选择了一件白色肩带渐变到水色裙摆的及膝雪纺连衣裙，无袖袖口与娃娃领都带着花边，下半身是三层



荷叶边的蛋糕裙设计，束着腰还带着些闪粉。怕着凉肩部又披着米白色的中袖针织开衫，鞋子则是浅蓝色的休闲平底鞋，里面穿着随处可见的白色短袜。这些都是去年生日父母帮我挑的，本来只在生日那天穿过一次，不曾想过有一天它们会再派上用场。

内海：“但是，晚上会降温吧？听说是春季结束前的最后一次降温，这样穿晚上不会冷吗？”

我摇摇头：“至少现在不冷～而且要约会的话，还是要穿得好看些吧。真要降温早点回去就是啦～”

内海温柔地笑着：“雨宫さん和在学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呢～”

我回敬了一个浅浅的笑容：“学长也是～”

只是这样简单的奉承，我们便傻乎乎地笑起来。日光洒进车厢，照在那情窦初开的脸庞上。

电车到站了，我与学长下了车，但其实我还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地。

我：“学长，我们要去哪？”

内海：“跟着我就知道啦！”

学长在前方带路，我跟在学长身后保持着二十公分的距离。

我突然意识到什么：“不会…是水族馆吧？”

内海一听回过头笑道：“诶？雨宫さん怎么知道？”

我：“真无聊诶！你是不是随便在网上搜的啊，一搜约会肯定开头就是水族馆！而且这个地方…这个方向…不就是大家平常都会去的那个吗？”

“啊…？是嘛～我倒是挺想带雨宫さん来这玩的！”内海摸摸后脑勺，“不过我也是第一次和女孩约会，所以不知道女孩会喜欢去哪里…”

我一听，心底突然开出一朵花～

我坏笑道：“诶？原来内海学长也是第一次约会嘛～？完全想不到诶？”

内海有些苦恼地闭上眼：“嘛…毕竟学生会还是很忙的…这方面我平时也不关心…所以要是雨宫さん有更好的建议的话，下次就让你挑地方吧～”

我哼着笑道：“内海学长在这方面也是个新手呢～”

内海：“什么方面…？约会？”

我：“「女孩的心思」方面。”

内海：“什么意思啊？我倒也没你想得那么不懂吧！联系方式不也是我先说的要换嘛！”

内海不甘被我当成是恋爱新手，开始在自己的回忆里搜索着反驳的证据。他本想把另一件事情也说出来，但怕毁了今天的氛围，便选择了暂时不讲。

我：“好好好～水族馆～♪水族馆～♪”

我不知怎的，开始对本来没什么兴趣的水族馆充满了期待，脚步也不自觉地变得轻快起来。



🌈🐡🐠🐟 水族馆也不赖嘛 🐡🐠🐟🌈

“看！学长！那是鲨鱼！那是鳐鱼！”我一边拍着学长的手臂一边指着头顶飘过的鱼兴奋地叫着。

“看！学长！白鲸！那是小丑鱼！”学长被我拉着到处跑。

“看！学长！好多叫不出名字的小鱼！学长知道叫什么吗！”

内海被眼前活蹦乱跳的大眼睛注视着，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即使不知道名字，各式各样的鱼也吸引着我的视线。明明以为是看腻了的风景，现在却变得异常鲜活。

逛了不久，我们便来到了水族馆的最深处。

“看！学长！是水母！哇！透明的样子好漂亮！”

这就是这个水族馆最后的一个景点了。数十种水母分散在各个缸体中，海蜇水母、水晶水母、火焰水母、狮鬃水母……形态各异，色彩万千。而最受欢迎的海月水母，集中在正中央的巨大缸体中，横跨过整个水族馆。数以万计的海月水母自由自在地游荡在其中，在周期更迭的光源照射下，散射着如彩虹般的光芒。

如此缥缈，如此梦幻。

我看着水母入迷，而学长则跟在我身后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看着一只只浮动的水母，我的视线泛起一层朦雾，将自己的思绪带回过去。曾经与父母来到此处时，只有我会呆呆地望着这些生物发呆，自己孤独的身影与这些水母一起被定格在那一瞬间。

我这才回忆起来：“学长…我其实很讨厌水母…”

内海刚从被拽来拽去的氛围中回过神来，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诶？水母？为什么？”

“嗯…因为感觉自己和水母很像呢…”我看着眼前漂流着的水母，稍显失落地耷拉下眼皮：“学长知道吗，水母（クラゲ）如果写作海月（くらげ）的话，也是可以读作みつき（海月）的，和我的名字一样呢。”我在玻璃幕墙上随意地比划着「海月」二字，“所以美月呢，就像是这些水母一样，只能这样孤独地游来游去，没人会注意到、也没有人会在意最后会到哪去…而且你看，水母是透明的，就跟我一样…”

内海看着我的手指写完自己名字的最后划，随心地开玩笑：“而且靠近了还会被蜇呢！”

我将手指收到半空中，瘪了瘪嘴：“我…可没蜇过学长…”

内海看着我失落的神情，笑着说道：“但是我觉得雨宫说得不对哦。”

“哪里不对呢？”我没有回头，目光仍然在那些水母上，仿佛在坚守着自己的想法。

内海也别过头去，同样的视线看向在水中漂浮着的水母：“你看，即使是你觉得没人在意的水母，也有像我们、还有很多游客来观赏着。所以即使雨宫是水母，一



定也会有注视着你的人存在吧。”

“就算注视也只是讨厌的目光吧？就像我现在看着他们，讨厌的要命…心底里大声地咒骂着「不要再随波逐流了！快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我自嘲着，“就像是照着镜子，只有咒骂着水母，我才能听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呐喊…但是离开这里后，一切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无法改变…我仍是这样随波逐流着活到现在，我讨厌这样的自己…”

明明这些话从来没对别人说过，但不知为何，如果是内海学长的话，内心稍微愿意放下一些戒备。

“如果这真的称得上「讨厌」的话，那雨宫さん又为什么一直用着充满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她们呢？”

…我的目光？

我有些惊奇地看向学长，他的目光仍聚焦在那些水母身上。

“雨宫さん其实很喜欢水母吧，刚才就那么兴奋地一路跑过来！难道雨宫さん会对讨厌的东西有所期待吗？我不这么认为。「讨厌」的外表下，是发自内心对她们的「喜欢」才对吧？”内海微微低下头，像是在遣词造句又或像是触景生情般，最终转过头来视线锁定到我的眼眸，“而且你说水母是透明的，那换个角度讲，水母的心也是透明的。所以我觉得或许更确切地说，雨宫さん的心才是像水母一样，透明、清澈、又像这样发着美轮美奂的光。”

那些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的话悄悄地扎根在我的心里。

我低下头：“但是，就算这样…我也只是只不会发光的水母…”

“谁说的！？ ”内海的质问将我的目光拉回到眼前的男生身上，“在我眼里雨宫さん可是发着耀眼的光哦！雨宫さん只是还没发现自己身上发着光呢！…看！雨宫さんの眼睛现在就闪着光！”

果然学长的眼睛就像深海一样，又幽静又深情，真令人着迷呐…在那深海之中，仿佛能寻见一只飘荡着的水母，一只不会发光的水母…原来学长就是那个注视着我的人…而此刻的我，究竟用着什么样的目光注视着学长呢…？

那目光中的光逐渐凝聚成滴。…笨蛋学长…那才不是光吧…！

“雨宫…さん？”

我：“那个…呜…学长…能借你的衣服当纸巾吗…？”

内海看着我温柔地笑着：“可以哦～”

我扑在内海的怀里开始啜泣起来：“从来…呜…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内海安慰着抚摸我的头：“那雨宫さん从今天开始，一定会听到更多这样的话的。”

我将双手贴在学长的上腹，眼泪肆意地洒在学长的 T 恤上：“…呜呜…都是…学长的错…”

“嗯…对不起呢～”

“不要说对不起…呜…”

“嗯…抱歉～”

我轻轻地锤着学长，却被学长的手轻轻接住。想着挣脱，学长却没有松手。于是我便将手摊开，任由他抓在手心。

我睁开眼低头看着被学长抓住的手：“学长…”

内海轻柔地问道：“可以吗…？”

内海用拇指轻轻抚摸着我的手背。

我点点头，渐渐停下了啜泣，紧紧地回握住这只滚烫的手。

内海拍拍我的头，我才从内海的身上离开。

内海：“好啦～后面应该还有露天海豚，去看看吧？”

我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

在路过周边区时，内海撩了撩我的刘海：“你看，你这边的头发都掉下来啦！”

应该是刚才在学长的怀里蹭来蹭去的缘故吧，本来在耳朵后面夹得好好的刘海掉了下来，变回了原来的齐刘海。内海便顺势为我买了一个淡蓝色的水母发夹，将我的半边刘海别好，帮我整了整刚才乱掉的头发。发夹上的荧光在灯光下闪着光。

“嗯！水母ちゃん！”

“不准乱起外号！”

内海笑着转过身去，将右手掌摊开，像是在邀请着什么。我心领神会般，羞涩又明快地将手递了上去，仿佛一切本该如此。

 **这便是我们第一次牵手** 

“哇！学长！是海豚！好可爱！”

我坐在露天表演的观众席上，一边用手指着水池中央的海豚，一边朝着学长兴奋地叫喊着。等到表演结束，我便拽着不情不愿的学长来到水池边摸海豚。

“哇！学长！摸起来滑滑的！”

“看！学长！海豚在舔我的手！好痒～！”

“学长不来试试吗！？ ”

“诶？学长怎么这么胆小！海豚明明这么可爱！”

看着女孩天真期待的眼神，内海只能无奈地靠近身子，缓缓伸出手摸了摸海豚。

“学长！很好玩吧！”

内海回想着某人明明才大哭一场，现在又变得元气精神的模样，也忍不住眯着眼笑了起来。

我们终于从水族馆出来，内海牵着我的手，指着前方的大商城问道：“雨宫さん，接下来要去吃点什么吗？”

我笑着点点头：“嗯～学长带够钱了吗？”

内海：“嗯？要我请吗？”

我摇摇头：“我的意思是要是学长没钱的话我可以请客～”

内海：“啊～那不用担心。”

我们说说笑笑着走向大商城。在旁人的眼里，我们一定是一对恩爱的情侣吧。我这样想着。

“学长！那个毛绒玩具比你还大诶！”

“学长！这个冰激凌看着好好吃！好像是青苹果味诶！学长要不要一起试试？……哇！好好吃！”

“学长！这个耳环好好看！我要不要去打个耳洞呢？……诶？！学校禁止吗？”

“学长！这个毛绒发圈好可爱！像只小兔子一样！诶？买来试试？不会吧？学长喜欢双马尾吗？嘿嘿～那就没办法了呢～今天的双马尾是给学长的优待哦～诶？扎得再低一点吗？”

“学长！水母玩偶！看！这样抱着就是两只美月（クラゲ）了～嘿嘿～”

“学长！这个手帕有水母图案诶？！而且第二块半价！我们一起买吧！…对哦，这里有好多带着水母的周边，不愧是水族馆旁边的商城啊！”

“诶？学长喜欢制服鞋吗？但是学校的制服鞋是统一的嘛，其他款式的又不能在学校穿！”

“哇！学长不要再逛女区啦！要看到奇怪的东西啦！走啦！去看男生的衣服啦！”

“学长！这件外套很适合你诶！不适合吗？试试嘛！明明很帅！”

“学长！大头贴！要一起拍吗！诶？！为什么不嘛！”

我们就这样从一楼逛到顶楼，每一层都瞎溜达了一圈，随心所欲边走边聊。明明是被父母带来过好多次的商城，看着司空见惯的货品，说着毫无目的的对话，却也变得别有风味。托特包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袋子就挂在了学长手上。

我们从商城吃完晚餐出来，此时的温度正如天气预报所说得一样变得异常寒冷。

我不禁打了个哆嗦：“呜…好冷…”

内海：“不是说了要降温嘛！”

我狠狠捏了捏内海的手：“那我还说要降温前回去呐！”

内海笑笑，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披在我身上，自己则拿出刚才一起买的夏季外套披在身上。

我诧异地看着仿佛是活在另一个季节的学长：“学长…不冷吗？”

内海：“毕竟我是阴虚体质嘛～穿这件外套来就是以免某人穿少了，白天的时候我可是闷出来好多汗！所以现在只是把外套披到了更合适的人身上～”

我看着学长的 T 恤，似乎还能找到一丝汗渍，也才明白紧握着的手为何总是如此温暖。我怯怯地裹紧学长的外套。

内海抓着我的手抬起来：“所以雨宫さん的手握着很舒服哦！雨宫さん的手冰冰凉凉的～”

我：“哼～那学长可要让它好好暖起来哦～”

内海笑笑：“了解～”

内海：“那…接下来就该回去了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学长的外套暖烘烘的，还有学长的味道** 

内海牵着我来到车站，我们就这样挤在长椅的一边等车，我的身体几乎黏在了内海身上，可我们毫不在意。

我吩咐内海把托特包里的水母玩偶拿出来：“嘻嘻～水母～♪ 水母～♪”

我在内海面前摆弄着玩偶模仿着水母游泳的样子。

内海：“吼～大水母在玩小水母！”

我：“谁是大水母哦！”

内海笑笑：“会是谁呢？要不以后还是叫你水母ちゃん吧～就像你叫我草丛学长一样～”

我憋红了脸：“都说了不要乱起外号！而且那是因为学长在学校身上总是有杂草和落叶！”

内海：“那雨宫さん不也很像水母吗！而且在水族馆的时候还说自己是只水母呢！你看扎了双马尾后也很像是水母的触手呢～”

内海说着用手指绕着我的双马尾说道，我没有躲闪，反而是配合着甩了甩马尾。

“哇！原来学长让我扎低马尾就是为了这个吗！”似是埋怨，内心却雀跃着，“哼！那也不要叫水母（クラゲ），要叫海月（みつき）吧！”

内海坏笑着：“好～美月（みつき）～”

我还没回过神来，内海就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

“是海月（みつき）…不是美月（みつき）！…哇…不对！好像是一样的啊！…呜…”

“反正就是みつき，对吧～”

我羞着脸，拿着水母玩偶砸向内海：“你…！”

内海：“疼疼！”

内海假装被打疼的样子。

我吓得将水母玩偶收回来，用玩偶捂着自己的嘴巴：“没…没事吧…学长…”

内海一副毫发无伤的样子：“哈哈～美月真可爱呐～”

我生着闷气鼓起腮：“呜…只有今天…只有今天允许学长叫我美月！”

内海：“好好～美月～”

我：“嗯…学长！”

不知为何，心底里倒是期待起学长直呼我的名字。真是可恶啊！居然这么容易被学长得逞了！学长似乎总能看穿我扭捏的内心。

电车快到了，我便把水母玩偶收了起来。

我突然想到什么笑了起来：“说起来…和学长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学长就是这么叫我的呢…”

内海：“但是第二天就被美月禁止了呢～”

我：“因为学长那时候就像个笨蛋一样，随便叫着陌生人的名字！”

内海：“那美月才更像个笨蛋吧，社恐到连话都说不清楚～”

我：“那…今天就是两个笨蛋的约会呢～”

听完内海也笑了，两只手仍紧握在一起。

内海：“所以美月真的很像水母呢～初次见面的时候完全想不到，美月是这样可爱的女孩～”

我：“我才是，完全没想到学长这么坏～”

内海：“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咯～”

我：“才没有在夸你！”

内海笑笑。

内海突然意识到什么：“说起来，这就好像是水母用触手在保护自己一样呢～”

我：“什么？”

内海转过头来望穿我的眼眸：“美月的傲娇～”

我：“我…我才没有傲娇！”

说着，我掐了掐学长的手。

内海开始装模作样将手背伸得老高：“哇！我被水母蜇到啦！”

于是我变本加厉地用另一只手掐着内海完全没有防备的腰，但是内海却像是被挠痒痒般笑了起来，看这招对他没什么效果，我只好作罢，生着闷气停下了无用的反击。

内海回过气来，认认真真地做好，像是在酝酿着完结的情绪，不一会便微笑着叹道：“真不希望结束呢，今晚！”

学长说着我内心的想法。今天对我来说也一定是特殊的一天吧。第一次与男生约会，第一次与男生逛街，第一次牵男生的手，准确地说是他牵起我的手吧！？第一次与男生坐的这么近，第一次感觉到心跳不属于自己…好多第一次都塞进了这短短的一天里，让人应接不暇。以至于回过神来时，所有的第一次都已成了过去式。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内海突然侧着头看着我：“美月也喜欢的吧～？”

我受到惊吓般回望着学长的眼睛：“喜欢…什么？”

喜欢水族馆？喜欢今晚？还是喜欢…？

我的内心里开始期待着学长的下一句话。

微妙的氛围不允许内海再说些什么，他清秀的唇却在情愫地驱使下微微张开。

我盯着内海的眼睛，突然某种奇怪的氛围将我也慢慢地吸引过去，就仿佛坠入深海。我又一次在深海中发现了飘荡着的自己，随着学长微眯双眼，我也本能般地照了

做——

哐当～哐当～列车已到站。

再看时，两人已不知何时变回了正坐的姿势，仿佛无事发生。

“哈哈…电车到了哈！”不知道该露出什么表情，万般无奈之下，内海选择了一个似笑非笑的诡异表情。

“嗯…很准点呢！”很不巧，那也是我的表情。

我看向内海，内海也看向我，那表情好似鬼脸，逗得我们又痴痴地笑了起来。

真是两个笨蛋的约会！

在列车上，我回忆着刚才的遗憾，反而变得不知如何开口。我看向内海学长时，他似乎也有着同样的神情。他思考时的侧颜也很让人着迷，但我一定会在他将头转过来前将视线移开。看！我果真提前移开了！可是学长却因此偷笑着。看来还是不够熟练呐！直到学长牵起手带我回家，我才发现什么似的问道：“诶？学长的家也在这个方向吗？”

内海：“说来也是呢，美月来的时候也是从这边过来的！”

我：“对哦，因为学长是先到的，所以我完全没察觉呢～”

内海：“既然如此，那就先把美月送到家门口吧～”

我点点头，捏了捏学长的手：“正好也想多握着学长一会呢～”

这条习以为常的回家路上，多了一双紧握着手。前几天才坏的路灯如心跳般闪烁着，将连接着的一对影子不断地拉长，邻里的宁静之中某种情绪正在心中膨胀着。那是自下车站时起，就在心中酝酿着的情绪，随着回家路上的每个步伐，逐渐变得清晰、变得无法忽视。

到家门口之后，学长就要离开了，今天就要结束了。可是我们仍然不是情侣…这一事实让我感到难过。不是情侣的约会…所以才称得上笨蛋的约会。松开这只手后，一切都会回到原样吧。学长还是学生会长，我还是那个班级里的透明人。我和学长的关系也只是一起吃中饭的合作关系，一切都没有改变。原来，这才是我不想让这一天结束的原因啊…

不要…

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答应来约会啊…空荡荡的手掌中第一次感受到了能直通心灵的温暖…我手中抓住的，或许就是传说中如泡沫般的幸福吧…？

“诶？这就是美月的家吗～是一户建啊！那美月岂不是个大小姐！？”

“说起来美学家离我家还蛮近的诶～以前居然从没偶遇过！不过之前就算遇到也认不出来吧！啊哈哈～”

“那…我就送美月到这了？接下来我就要往那边走了…”

“哦对，我的外套！诺，你的包！”

“嗨呀，怎么哭了啊…？明天学校不就能见到面了吗？今天好好休息吧…！难得逛了一整天！”



“好啦，别哭啦～不然路人以为我在做什么坏事呢…”

“那么，明天见！美月！”

内海用食指指背轻轻擦了擦我的眼角，捏了捏我的脸颊后，便松开我的手转过身去，仿佛一切正在消失。

“不要…！”

我丢下手中的袋子，上前抓住内海的手，内海惊讶地又转回了身…我踮起脚尖，做出了自己都完全没法理解的行为…

顷刻间，内海的眼里只容得下一抹清凉的青风，神情逐渐从诧异变得柔情，最后也轻轻地闭上眼回敬了那位少女…

那是一股能让人融化却有转瞬即逝的温暖…随着那股温暖彻底消失，我双手仍搭在内海的肩上。两双清澈的瞳孔从未如此贴近过，可我的眼泪却怎么也停不住：“这…呜…这才是…水母（美月）的蜇刺…请学长…呜…好好记住…！”

我想要逃避现实般地抛下内海。内海清楚地知道眼前正在发生什么，却没有因为雨宫的主动而变得开心，眼神反而变得惆怅了起来。内海呆呆地望着眼前落下的托特包，自嘲般地笑着，将袋子放到雨宫家门口。

 **当我想起出门拿袋子时，学长已经不在了** 

我洗完澡后收拾着今天和学长一起买的东西，回忆着今天的约会。

“水母～♪发圈～♪耳钉～♪不过不能带呢…♪”

“诶？！”

在托特包的最底部，我发现了学长一开始就给我的那盒香蕉牛奶。我这才想起来约会期间完全没机会喝。于是我便插入吸管，一口一口地喝着。同时心里浮现出了刚才自己不理智的行为——

“哇！我怎么会做那种事情！学长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讨厌我啊！明天该不该跟他道歉啊…？”

“明明还不是情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那…可是我的初吻啊…！不过说起来应该也是学长的初吻吧？！”

“唔…那应该抵消了吧！嗯！应该是这样的！哼哼～或许还是我占了学长便宜呢～！”

我躺在沙发上像小孩一样摆着腿，手心还在擅自回味着残留的温暖。

“真想明天快点到来哇～”

香蕉牛奶很快就见底了。

 **好甜！** 

第二天，我戴着学长送我的发夹来到学校。如往常般的课间，内心的期待却非同寻常。

女生甲：“喂，你们听说了吗？昨天那个内海在水族馆那边和一个女生约会诶！”



女生乙：“嗨呀，这种重磅消息现在哪还有人不知道啊！”

女生丙：“唔，真为佐藤学姐感到不值呢，内海学长果然还是找了个女朋友哇！”

女生甲：“呵，我倒不觉得佐藤学姐就哪里做得好了。说到底这两人一直僵持着，把学生会的氛围都搞得怪怪的。两个人都有问题！”

女生丙：“说起来，内海的女朋友长什么样？几年级的？”

女生甲：“唔，听消息来源说，两人穿得便服，完全看不出是几年级的。而且是他完全不认识的学生，或许就是我们高一的？”

女生乙：“哇，内海学长对着啥都不懂的高一生下手…真有心机啊！但是如果说是完全不认识，或许也可能是其他学校的学生？像是青梅竹马之类的？”

女生丙：“唔，也确实有可能啊！”

女生乙：“不过我还听说，那个女生看着普普通通的，不管是衣服还是发型什么的。难道内海喜欢的是那种「普通」类型吗？这或许就是内海看不上佐藤学姐的原因？”

女生丙：“哇！那内海学长也太没追求了吧！”

女生乙：“没办法的吧，毕竟连学校第一的女生都看不上，那相比之下谁都变成「普通」了吧！”

我尽量无视着三人令人不悦的对话，一直到午休的铃声响起。

女生丁：“雨宫さん！外面有人找你！”

我惊讶地望向门外。平常除了老师聊成绩的时候，都不会有人找我。快要到见学长的时间了，希望不会花太长时间。

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到教室外，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袭乌黑长发，那长发的主人此时正亭亭玉立地朝楼外看着那乌云密布的天空，听见脚步声便像是自言自语道：“快要下雨了呢。”说完转过身来，与背影不同，她有着非常强势的眼神。

女生：“是雨宫ちゃん吧，能和我聊会天吗？”

我：“请问…你是？”

女生：“嗨呀，居然连我都不认识吗？我可是每天都在学校门口巡逻的哦？”

我：“唔…是佐藤副会长吗？”

佐藤点点头。因为我进学校都是低着头，完全不会留意周围的环境，所以哪怕是每天都在门口的老师也完全没有印象。

我：“但是…我等下还有点事…”

佐藤笑笑：“要是你说的是内海会长那边的事的话，不用着急，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

我似乎察觉到了佐藤来找我的目的。

佐藤：“那么…一起走走吧？”

佐藤领着我往学校里无人的角落走，当周围的学生显著变少后，佐藤便边走边说道：“我听说…昨天内海在和某个女生约会呢？”



我：“好像…是吧…”

佐藤冷笑一声：“雨宫ちゃん不要紧张，我知道是你。毕竟那个传闻就是我托人传出去的，我还特意帮你隐藏了身份呢！嘛，我也没必要和你撕破脸对吧～”

我：“你怎么知道是我…明明没几个人认识我…”

佐藤：“那个天天和内海会长在食堂吃午餐的女生——可是学生会的名人哦～所以看到你们照片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我：“你想说什么…”

佐藤停了下来，转过身撩了撩长发，盯着我，看来这里就是散步的终点。

佐藤：“我是来跟你做交易的。”

我：“什…什么交易…”

佐藤：“离内海会长远点。”

佐藤的话让我的心脏停了一瞬。

我：“为…为什么…如果我拒绝呢…！”

佐藤大笑着将双手交叉在胸前：“看来你还有点天真呢。你还记得内海抓的那个抽烟的男生吧。要是我把是谁泄密的这件事告诉那个男生呢？”

我：“那你就说吧…反正他抽烟…迟早会暴露的…”

佐藤：“好～那如果，我们在你的书包里也发现了烟呢？”

我：“我…我又不抽…”

佐藤又凑近了身子威胁道：“那大家会是信你…还是信我呢？”

我：“要是只是…这种程度的威胁的话…还是别费力气了吧…”

我尝试着强硬起来。就算被查到带烟又如何，轻则批评教育，重则停学处分，不痛不痒！

佐藤突然歪着头凑近我的耳朵，将声音压低一档冷冰冰地说道：“那要是内海的书包里被发现什么呢？大家或许不会相信你一个阴森的女生会抽烟，但是那个人就不好说了吧？学生会可是有很多人可以帮我做伪证哦～”

学长现在还正好是高三，要是停学处分被记录下来的话…我突然开始有些慌张。

佐藤接着抬起身子恢复趾高气昂的语调地说道：“学生会长…在校内抽烟…这应该会记过吧？内海会长的成绩也不错，要是因此影响了上重点大学…是不是不太好呢？”

我攥紧拳头，努力平息着心中的愤懑。

我：“学长不会抽烟的…”

“哇哦，你们的关系原来好到不用叫名字了吗？”佐藤假装吃惊，随后又冷笑着说道，“他有没有抽烟不取决于他…”

佐藤上前用手指按在我的胸口说道：“取决于你…”

佐藤看我一副惊恐万分的表情，开始奸笑起来：“安心～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你大可以告诉我你喜欢上了内海哪一点，相貌？成绩？情商？还是那方面？无论哪



个，我都能帮你在学校里找到一个比他更出色的！”

我低着头：“佐藤副会…那你又为什么要纠缠学长…？如果像你说的有那么多比他好的男生的话…”

佐藤大笑：“不缺比他好的男生～但是学生会长只有他一个！说回来，内海会长的追求者可不少，我可看过你的档案资料，成绩、社交圈、体育，你有哪个值得他费心？难道是样貌？难道是你的家庭背景？那学校可不缺比你能吸引男生的！或许他找你也只不过是一时兴起，拿你练手呢！过几天你就会被他踹到一边！”

我摇着头：“不…不可能！”

佐藤又换了个古怪的语气：“真可怜呢…多么纯情的孩子啊…真不想拆散你们～”

我回了她一个凶狠的眼神：“学生会长的身份…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佐藤咯咯地笑着：“嘛，我可不想有人站在我的头上。但又说回来，我可是在高一的时候就踩着一堆高年级坐上了副会的位置。要不是因为内海会长那时候在学生会和学生面前颇有威望，他现在也是我的部下。但是呢，因为我做事风格的问题，现在不少人对我有意见，所以为了确保下一届选举的万无一失，我需要和内海成为恋人来收割他那边的人脉。嘛，当然也不用真的当情侣，也可以像你们现在这样，当个假情侣哦～”

我猛地一惊：原来佐藤早就知道我们只是在假装了吗？！

佐藤看见我没有反驳，突然邪魅一笑，像是抓到了什么把柄。

“你看，内海会长找你做假情侣，不正是他拿你当练习品的证据吗？如果他真在乎你，他何不大方地和你交往呢？”

“他送了你一个发夹你就自以为是的沦陷了？这个发夹又值多少钱？就你会天真地以为他有多喜欢你了吧？”

“嗨呀，内海可真是罪孽深重呢！既把你当作自己的挡箭牌，又把你当做恋爱的练习对象…一举两得…最后你又得到了什么呢？”

“你只是个无人在乎的边缘人…只有学生会长在乎你…你不觉得很违和吗？你难道注意不到内海会长的内心在想些什么吗？”

“好好想想吧！雨宫ちゃん！不要天真了！赶紧从恋爱少女的天真想法中走出来吧！这个世界可没你想得这么简单！”

佐藤像只苍蝇一样，将学长的罪孽一遍遍地灌输到我的脑海里，动摇的种子悄悄在我的心里扎了根…

是啊…内海学长…为什么要找我…

佐藤朝通往食堂的大道望了望，似乎看见已经有学生吃完午餐往回走，于是便开口道：“唔，时间差不多了吧！你再不去找他说清楚的话，他或许就要吃完午餐走人了！好啦，快去吃饭吧～”

佐藤看着我仍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满意地笑着离开了。



我望着佐藤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又将视线望向学长所在的食堂。是啊…学长还在等着我吧…

我迈开了步子，原本该二人世界般的食堂，现在却让我望而却步。

佐藤的话在我的心中萦绕着，如果继续和学长这样下去，学长一定会被佐藤陷害的吧…若只是陷害我，那我一定不会反对什么…可是学长要是因此受到牵连，那才是我最无法原谅的…呵呵…明明我除了学长外别无所求…这根本就不是在交易吧！这只是单方面的掠夺！但是如果学长真如佐藤所说，只是和我随便玩玩的话…那我又何必坚持下去呢…嗯…毕竟到头来也只是假扮情侣…那样的话…至少让我知道学长的心意吧…知道后我就会退场…

雨开始一滴滴地下落，落在我愤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的心上。

“今天美月来的真慢呢…”内海看了看食堂正中央的大钟，又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空，“唔…好像已经开始下雨了啊…要不要出去找一下美月？”

内海早早地买好了午餐，还没吃一口，只是在等着一个女孩的出现。等了十多分钟后，终于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内海：“美月！”

内海朝我招招手，我在原来的位置上坐下。

“…”

“怎么啦，美月？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全身都湿透了啊！？”内海从口袋掏出昨天一起买的手帕递给我，而我接过它后却只是将它紧紧攥在手心里，任由雨滴从发丝间随意地滑落。

我：“学长…那个传闻你应该知道了吧…”

内海突然安静了下来。

内海：“那个传闻…嗯…我知道…但是，这不是我们约好的嘛？”

我：“约好什么…？”

内海：“就是那个啊…假情侣…？”

我突然阴沉下脸：“为什么要是假情侣…”

“诶？”内海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我站起来将学长的手帕摔在餐桌上喊道：“为什么只把我当假情侣！”

内海被惊呆了，我的声音招惹来了食堂里所剩无几的学生的目光。

内海想要解释，但又不知从何开口：“因为…那个…”

我用着异常冰冷的声音说着：“因为你从没有真心喜欢过我对吧…？”

“这…不是…美月你先冷静点…这毕竟还是吃饭的地方…”内海慌忙地站起身，将手伸过来想拉我坐下，可被我一把拍开。

承认吧学长，让我能够死心离开吧。

“学长的回答只能是「是」或「不是」。”

内海沉默了。

沉默了呢，学长…

那就是承认了吧，学长…

我为自己这些天的真心感到可笑，心灰意冷地沉下眼去：“连佐藤学姐都知道我们是在装情侣了…看来是内海学长早就告诉过别人了吧…告诉别人我只是个冒牌的女朋友…随时都会被踹开…！”

内海惊恐道：“不可能…这件事没有任何人知道！”

我：“呵…那佐藤学姐又是怎么知道的？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

已经将话说的这么绝，应该够了吧…接下来就是我的离场宣言了。

我尝试着平复心情，掷地有声地：“那好…内海学长…那我就告诉你……”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心中有什么裂开了。说出来就好了，结束吧，这份还没开始的初恋。

我转身便要走，内海赶紧大步过来抓着我的手：“美月！”

我没有回头：“内海学长，以后请叫我雨宫。”

我用力甩开内海的手。果然啊…学长现在连抓紧我都做不到了…真可笑。

当我如释重负般地冲出了食堂，谷雨此时已如倾盆般下着，将我的制服连同内心一并清洗。雨声阵阵，将撕心的哭声连同那美好的回忆一并掩埋。眼眶模糊不清，却无法再分辨那是泪水还是划过脸颊的雨滴。



看着雨宫离开后，佐藤从角落里走了过来，仿佛刚看完一场好戏。

我捂着额头愁眉苦脸：“是你做的好事吧…”

佐藤奸笑道：“看得出来你们是真心互相喜欢呢～说实话我当初真以为她是你用来对付我的假情侣呢～”

我没心思看佐藤一眼，内心只有一个疑问：“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是假情侣的…”

佐藤坐到我的对面，十指交叉搭着下巴说道：“雨宫ちゃんの内心想法都会写在脸上呢！明明一开始还在袒护你～可是一提到你们是假情侣，她就仿佛失了魂一样～于是我就趁机添油加醋了一把，她不一会就崩溃了！”

佐藤随后拿起我餐具里的苹果咬了一口后说道：“要不是雨宫ちゃん的出现，我还真难抓到你的把柄呢！所以啊，我建议你从现在起也老实点，毕竟搞她可比搞你容易多了～”

我虽然熟悉佐藤的手段，却从没想到她竟会做到这一地步：“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佐藤：“从一开始不就跟你说过了吗？跟我做情侣，直到下一届选举结束。”

确实，这就是佐藤一开始的目的。她只是想把学生会长变成自己的一枚棋子。

我只好用右手揉着太阳穴：“行…我可以答应你…但我有一个条件…”

佐藤：“你先说说看～？”

我最终用凶狠的眼神瞪着佐藤：“不准再对雨宫さん出手…”

佐藤诡计得逞地笑了起来：“没问题！作为回礼，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守口如瓶，我的诚意如何？”

我苦笑着：“真是万分感谢！”

雨声轻诉着别离。如初春般突然降临的恋情，也在春夏交替之际悄然落幕。我承诺与佐藤成为「情侣」，将雨宫的一切抛至脑后。谷雨过后，夏日将至，我们终究不再见。



第二篇 水母的反击

从那天起，已经过去好几天了。我没有再为学长准备过便当，也没有再去食堂吃过饭。一切只是回到了开始的地方，一段我早习以为常的生活。

女生甲：“会长和副会长现在可真是学校的模范情侣诶！”

女生乙：“佐藤学姐可真厉害啊，磨了这么久，终于把内海学长给磨软了。”

女生丙：“哈哈，所以说内海学长也还是抵不过佐藤学姐的诱惑啊～”

女生乙：“不过说起来，之前内海不是有一个绯闻女友吗？这样看的话，内海不会是个渣男吧…？”

女生甲：“唔，有道理。或许是内海的妹妹或是什么人？毕竟据说的不认识的人，如果是妹妹的话也解释得通。”

女生丙：“等下，他俩可是去的水族馆。兄妹去水族馆是不是问题更大了点？”

女生乙：“没有吧！早纪就会和她哥去水族馆啊！”

女生丙：“所以之前才说她是兄控啊？！”

“说的也是。”女生乙将笔记本卷成一个话筒，一脸正经地递到女生甲嘴边，“请问樱木早纪（さくらき さき）さん，你对此有什么解释？”

女生甲：“都说了兄妹去水族馆很正常啊！？…喂不对！怎么话题就转到我头上了？！…”

这就是我目前了解学长的唯一途径。但也只是听着消遣，毕竟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我收起了那天约会时与学长一起买的所有物品，放进衣柜的角落里。不去看不去想，就当那天的约会是一场梦。在学校路过隐蔽的草丛时，还是会下意识地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人。不过应该不会再有了吧，因为内海已经和佐藤成为了情侣。我的前发又开始变长，为了避免与人对视，我也不再按照学长告诉我的校规来修剪。毕竟像我这样的透明人，即使违反校规也不会有人在意。那位抽烟的同学也没有来找过我麻烦，看来佐藤学姐也遵守了约定。这样就好了，学长能顺利毕业，我也能安稳地度过自己的剩余高中生活。明明是早已习惯的孤独，内心却是越发地空荡。

百无聊赖的日常转瞬即逝，转眼来到了暑假。

一个烈日当头的午后，我正穿着居家睡裙少女坐（女の子座り）在地板上，张嘴对着小风扇吹气，发出一阵呼呼声。父母每年的这天都会给我留一笔钱，让我去买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大部分的时候，我也只是买些雪糕，其余的钱便会变成我的私房钱。最近吃雪糕吃得有些频繁，冰箱里的存货已经见了底，于是我便如往年一样，准备去采购一些雪糕。

我换了一身短袖短裤，裸足穿着凉鞋，顶着把遮阳伞便出门了。离家五百里就有一家雪糕专卖店，听说最近会有一些新品，我便打算去那看看。本想着今天应该不会出什么状况，刚到雪糕店门口，却是迎面撞见了最不想见到的人。

内海：“…”

我：“…”

我们两个人四目相对着，于是我才回想起来，我们家离得不远。

内海为了缓解尴尬似地摸摸后脑勺：“啊…雨宫さん…下午好…”

我装作没看到内海往里面走去，内海顺势抓着我的手。

我刻意用着低沉的声音说着：“内海学长，请问有什么事吗？”

内海：“只是想着好久不见，或许我们可以聊聊？”

我冷冷地哼了一声：“我们之间有什么可以聊的吗？还有你这样抓着我其他女生的手，你的女朋友不会有意见吗？”

内海：“雨宫さん…别人就算了，你应该知道我和佐藤さんの关系吧…”

我自嘲般地说着：“嗯，毕竟和某人曾经的关系一样呢。”

内海：“所以你生气就是因为这个吧？”

我：“我没有生气哦。毕竟我一直都没那个资格。”

正僵持着，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门口外：“喂，那边的情侣，不要挡在门口！”

我和内海都被吓了一跳，内海赶紧把手松开。我则是慌张地转过头去看新品雪糕。内海并没有作罢，悄悄跟在我后面。

我：“你不是刚要出去了吗？是忘东西了吗？”

内海：“嗯。我有必须要道歉的人在这。”

我：“我想那个人大概不需要道歉哦。”

内海：“只是我想向那个人道歉罢了，真心地。”

我：“道歉又能改变什么呢。毕竟也只是假情侣一场，你不欠她。”

内海：“因为我想要向她道歉的，就是这件事。”

我：“什么事？”

内海轻叹一声：“骗她做假情侣这件事。”

我转过头，大脑飞快地处理了一下这句话，缓缓说出一个字：“骗？”

内海点点头，吸了一口气后，如过往云烟般将为时已晚的话说出了口：“我曾经喜欢你，雨宫さん。”似乎是从我的表情中确认了自己已经将这句话切实地说出口后，内海才接着补充道：“这就是我想对那个女孩道的歉。”

我怔怔地看着内海。明明应该是能让我开心地跳起来的一句话，此刻却如同将心口的疤痕重新揭开般，心中开始滴着血。

我扭过头：“意义不明。”

“嗯。是已经没有了意义的道歉。”

内海说完这句话如释重负般转身便要走。我心里犹豫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已经没有关系了」。明明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朝着已经背过身的内海喊道：“那个！”

内海转过头来：“…？”

我有些扭捏地说道：“你知道青苹果味的雪糕在哪吗？一个人找起来很慢…如果你能帮我的话…等下就聊聊吧…？”

雪糕店门口有一张大遮阳伞，是特意为顾客驻足准备的。没想到新品雪糕中竟真的有青苹果味雪糕，我们俩便一人一支，坐在遮阳伞下面吃着。

我开心地晃着腿：“好酸～好甜～好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内海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的心情稍微舒畅了一些。

内海看着我浅浅地笑着：“你还是那么喜欢青苹果味呢～”

我狡辩着：“没…一般喜欢吧…”

内海不知道的是，我也是那次约会后才喜欢上青苹果口味的。

内海：“雨宫さんの头发又变得和初次见面一样长了呢？”

我：“要是有意愿的话最好在学校里亲自抓我哦～”

内海只回应了一个微笑，眼神就像是在说着「随便你吧」，随后便将雪糕的包装打开，开始啃起雪糕来。

我：“那个…内海学长。你刚才说曾经喜欢我对吧。”

内海点点头。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

内海咬着雪糕：“或许就是初次见面的时候吧。”

我赌气般地也咬了口雪糕：“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不回答「喜欢我」？”

内海也学我似地咬了口雪糕：“因为那时候的雨宫さん太有压迫感了，总感觉说不出口。”

我压低声音嘀咕道：“怎么说得好像我是坏人一样…”

内海摇摇头：“对不起，雨宫さん。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

我故作轻松地晃着腿：“那和我做假情侣躲佐藤学姐也是骗我的吗？”

“一开始确实是为了躲佐藤さん吧，不过同时也是希望找个理由和雨宫さん拉近距离。”内海苦笑一声，接着将头仰过去靠在塑料椅子上，“但是后来渐渐地发现，自己是真得喜欢上了雨宫さん，所以才会邀请雨宫さん去约会。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还是觉得很开心啊～”

我倒是舒了一口气：“所以到头来学长还是骗了我呢。要是当时学长能坦白地说出「喜欢我」的话，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了吧。可惜到最后，学长都是个笨蛋呢～”

内海无奈地笑着：“那时真的说不出口啊…如果想要表白的话，还是希望能找一个更合适的时机吧…如果是被雨宫さん逼着说出「喜欢」的话，总觉得也不是自己的真心话。本来约会那天就该认真表白的，可惜还是错过了时机…”

我试探着问了个在意的问題：“那学长会怪佐藤学姐吗？”

“要怪的话，也只能怪因为没处理好佐藤さん那边的关系而让雨宫さん受牵连的自己吧…”内海仰着头叹着气，一晌后歪过头来说道，“抱歉，雨宫さん。”

学长还是一如既往的包容，虽然有些时候令人觉得包容地过头了，但那时的我一定是连那份过头的包容也一并喜欢着的吧。一想到自己曾经喜欢着学长，学长也曾喜欢着我，而如今我们却只能这样坐在一起，彼此的内心却隔着一条银河，我便悲也似的叹了口气：“那…我也有骗了学长的地方…”

内海：“嗯？”

我：“就是…那时候说的话…”

内海仍是注视着前方的街道静静地听着。

我：“那句「从来没有喜欢过学长」…是骗学长的…”

嘴里说着自己曾经的恋情，仿佛是在说着别人的故事。或许也正是因为，我才能把当时的心情如实地告诉学长吧？真是令人讨厌的性格。

内海先是一愣，随后也害羞地笑了笑：“早知道了…”

我跟着也笑了：“也是呢…因为那时的我…也是个笨蛋呢！…”

薰风轻拂，在清凉之余反却让人更加牢记这盛夏的炎热，仿佛在试着拭去灼烧后的伤口，疼痛却更钻进心窝里。热浪随风飘荡着，那雪糕便如线香般一点点地融化着，香灰又如肌肤上的汗液般滑落。夏蝉们还在一旁不解风情地催促着，吃着雪糕的少男少女，终不得已，将最后的残香吞噬殆尽。如果可以的话，真想买一只永远吃不完、永远融不尽的雪糕，只为将这份遗憾延续。而这个盛夏没有诞生任何奇迹，在沉默之中，雪糕燃尽了。

我痴痴地看着手中的雪糕签，像是期待着从中变出「再来一根」似的，却终归是奢望。我释怀地笑了笑，紧接着一拍大腿站起了身：“好啦，雪糕吃完了，也聊完了，那差不多该回家了吧～？”

内海也站了起来：“也是，天气很热呢。”

两个人怕让对方发现似的将留恋之情埋藏心底。我进雪糕店多买了两打青苹果雪糕，学长说要帮忙便进去和店员一起封装，走出雪糕店时，他抱着雪糕，而我则在一旁帮他打着伞。只是顺路帮个忙而已，我心里这么想着。

内海：“那就送到这了。”

我点点头，抱过雪糕。

内海：“雨宫さん再见。”

我：“学长再见。”

告别学长后，我回到家打开雪糕盒子，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封信。我拿起来打开，里面夹着一支小巧精致的水母书签，而信上只写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雨宫さん。我呆呆地看着手中的书签，直到我想起雪糕还没放进冰箱。

原来学长进去帮店员就是为了这个吗…？真是笨蛋…！诶？他是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的…

我顺手拿起一根雪糕平躺在沙发上吃了起来，另一只手拿着书签举过头顶仔细地端详起来，书签用着蓝色为主调的梦幻配色，在灯光下散射下发着五彩斑斓的光。说



起来这是第一次有男生送我生日礼物呢！

但这反而让我无法理解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今天明明是偶然相遇，他却提前为我准备了生日礼物，还是说今天其实并不是偶然相遇吗？但是他又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出门呢？学长现在还喜欢我吗？但是无论喜不喜欢，他都已经都是别人的男朋友了。或许这份礼物只是为了减轻他内心的罪恶感吧…？

但是至少今天知道了，学长那时候是喜欢我的，当时遗留的困惑之情，也渐渐转变成错过的遗憾之情，正如口中的这根青苹果雪糕。

🌈🌈🌈 **这个暑假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学长** 🌈🌈🌈

自从暑假那天的偶遇后，我在开学前的某天又把当初约会时一起买的东西翻了出来。

“水母～♪ 水母～♪ 水母～♪”

我抱着水母玩偶摆弄了一会，虽然内心仍然像是缺失了一块，但是抱着水母总觉得能变得安心下来了。

暑假结束，高二的第二学期开始。从这一学期开始，我也转变了形象，又把前发修短，开始用着当时一起买的毛绒发圈扎起了低双马尾。大概是因为看上去清爽了很多，最近跟我打招呼的人也变多了。但这只是为了自己。我心里这样想着。

女生甲：“诶？原来是雨宫さん啊！变化好大！唔…其实应该也没有很大，但是给人的印象却很不一样。到底是为什么呢？”

“大概是…头发修短了？”我示意般地疏了疏额头前的发梢。

女生甲皱着眉头大量半天，终于发现答案般地喊道：“哦！是双马尾！这个发圈很可爱嘛！在哪里买的？”

我用浅浅的笑脸回应着，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后，我记住了这个扎着单马尾的女生甲叫樱木早纪。

而第二学期刚开始就是紧张的学生会换届竞选，不过自从与学长断了联系，这场竞选也就和我没了关系。学长因为已经到了高三的最后一学期，所以不能再参加竞选。但是高三仍然会参与投票，这也是佐藤为什么会缠着学长。但等到这次竞选结束，学长就对佐藤没有利用价值了吧。

等到了选举那天，虽说不是强制参加，但是我还是被什么驱使似地来到了竞选演讲现场。佐藤在台上义愤填膺地说着接下来一年的计划，虽说她讲的那些和她的实际做法有些出入，不过确实是能调动人心的演讲。

最后一个就是学长了，他要为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在正式卸职后，将自己的票投给其中一位竞选者。一般他们会把那一票称为「会长的玉玺」，因为有了玉玺的人就已经在气势上赢了一半。

那天的他将最上面的衬衫扣子扣紧，系着黑红相间的涤丝领带，比起平时那副不正经的模样秀气有加。



内海：“哇，真是厉害呢，佐藤さん！我相信大家这一年也看到佐藤さんの表现了。”

自从佐藤和内海在大众的面前成为情侣之后，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佐藤的行事风格就变得收敛了很多。看见内海在台上朝下环顾一周，我便悄悄把脸埋进人群之中。

内海：“佐藤さん很有魄力、很有行动力、很有远见。这些都是我这个前学生会长所没有的特质。我相信她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带领大家一起打造更完美的校园环境！所以…我愿意将我的这一票…投给佐藤さん！”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仿佛宣告着佐藤的胜利。演讲结束后，就是无聊的计票环节。毫无悬念地，佐藤以压倒性的票数当选了学生会长的位置。

内海：“让我们恭喜新任学生会长！”

在这一阵掌声之后，学生会竞选便告了一段落。

等我回到教室，八卦三人组已经带来了新的八卦。

早纪：“听说了吗？佐藤和内海已经分手了！”

女生乙：“虽说已经猜到了啊…毕竟之前两人的关系就很微妙嘛…”

女生丙：“你之前不是还挺支持他俩的吗？”

女生乙：“诶？是嘛？哎先别管那个啦！那你们还听说了吗？佐藤和内海分手似乎就是佐藤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早纪：“所以佐藤才是渣的那方？”

女生丙摇摇头：“先别急着下判断…我这里也有一个刚出炉的最新鲜的八卦…是选举结束后一个与内海很熟的学长透露的…”

早纪 & 女生丙：“什么！快说！”

女生丙：“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告诉别人…毕竟那位学长说了要保密。其实在我们来这所高中之前啊…内海还和上一届学生会长有过暧昧呢…”

早纪：“不可能吧…？这都一年了，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起过啊！？”

女生丙：“都说了是一个和内海很熟的学长刚透露的！说到底当时的内海也就是个低调的副学生会长，就连学生会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

女生乙拍了拍手：“哦！一切都串起来了！”

早纪：“你又想到什么了…？”

女生乙：“就是之前闹得那个「水族馆女友」啊！当事人说不认识…会不会就是因为是已经毕业的学生会长啊！？”

早纪：“不太可能吧…除非情报来源也是跟我们一样的高一，不然肯定会认识学生会长吧？”

女生乙摇摇头：“听说过女大十八变吗？万一那个学生会长进了大学后整个模样都变了呢？”

女生丙：“再怎么也不会连人都变了吧…？我也觉得可能性不大…”



女生乙叹了口气：“哎！等着瞧吧！真理总是难以被人接受的！”

早纪叹气道：“不过内海毕竟不再是学生会长了，大概之后也不会有什么有意思的八卦了吧…”

女生丙：“应该是吧。接下来应该就只能听到他去了哪所大学之类的消息了。”

女生乙托着腮：“接下来就是佐藤时代了，佐藤的瓜稍微不太感兴趣哇…”

也对呢，之后内海就不再是八卦中的主角了，却感觉和内海学长本就不存在的关系稍微变得更疏远了一些。但是今天至少能见学长一面，看到他还和以前一样稍微安心了些。而且还听说他和佐藤已经分手了，虽说也和我没什么关系，却是幸灾乐祸了起来。我拎着单肩手提书包在回家的路上轻飘飘地走着。

“小水母～♪ 飘呀飘～♪ (クラゲー～♪ 揺れ揺れ～♪)”

我踩着路边的交通标线，轻哼着不知道从哪想出来的调。走着走着，却突然发现前边似乎有个穿着同一个学校校服的男生，踉踉跄跄在前边走着。

啪得一声，那个男生就在我的眼前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上，我赶紧上前关心：“同学…？”我将他翻过身来，在反复确认了他的青鼻肿脸之后，终于发现自己认识这个人：“…学长？！”



“啊…伯母…那个内海学长好像出了点事…现在正在我家休息…”

“我…？我是…他的学妹…”

“…诶？约会的那个女孩？”

电话的那边：“因为来电就是那天孩子拨出去的那个电话，而且他也和我说是和一位学妹约会。那这样我就放心了。说起那天他心急得跟我说不要抢占电话线，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呢！那我能叫你美月ちゃん吗？”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脸颊：“伯母知道我的名字啊…”

电话的那边：“因为那孩子之前总是挂在嘴边，还总是在我旁边夸你的手作便当。不过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听他聊起了。说起来好久没见到孩子像那天那么开心了…”

我沉默着。

电话的那边：“…最近你们应该吵架了吧？”

我不知如何回复，只能支支吾吾道：“嗯…可能…算是稍微有点争吵吧…”

电话的那边：“…这孩子有很多缺点，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美月ちゃん能多多包容他。所以犬子今天就拜托你啦？”

我没告诉学长母亲学长满身是伤的消息便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后便从爸爸的衣柜里挑了件睡衣、端了盆热水过来，心理默念着「这是特殊情况」，便帮学长脱起上衣，正要脱长裤时，我不由得眯起眼睛，脱完后慌张地将一条干净的毛巾盖在学长的四角内裤上，假装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把沾了血的制服和袜子扔到洗衣机后，我便拿



起另一块毛巾，帮学长擦拭起身体来。学长的身体并不健硕，说实话反而是过于消瘦了些，与学长俊俏的脸相比总有些营养不良的感觉，与遍体的淤青结合着，给人一种可怜而悲伤的印象。擦拭时却能明显感觉到不符合身型的结实，以及同手心般非常的滚烫体温。轻拭某些大伤口时，学长会反射性地皱紧眉梢。一遍遍地拧干毛巾后，水盆也染成了殷红色。

“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擦拭完身体后，我又帮学长穿好爸爸的睡衣，在他的脖颈底下垫了块小枕头，额头上敷一块降温用的毛巾。我看着熟睡的内海，突然开启纠结一会要是学长醒了我该穿什么…顿时就觉得好麻烦，甚至想着是不是把他扔回去比较好？毕竟我们也已经没有关系了。

“嗨呀！好烦！只有今天是特殊情况！而且我都答应伯母了…！嗯…就这样吧！”

 **我撂下学长洗澡去了** 

“小水母～♪ 飘呀飘～♪”

我在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感中发出了呻吟声，而在强烈的日光灯照射下挣扎着睁开眼。

不知道是哪个方向传来逐渐靠近的女孩的声音：“学长？你醒啦？！”

我艰难地环顾着四周，发现一切都是不认识的家具…直到我将视线锁定在那位甜美声音的主人身上…

我惊慌道：“喂…雨宫さん…这是…？啊…好疼…”

而让我惊慌的理由是此时的雨宫正毫无防备地穿着睡裙！但是身体的疼痛感甚至让我无法遮住自己的眼睛，大脑传来的疼痛似乎是想让自己回想起自己刚被一群人揍了一顿。我强忍着疼痛，这才注意到自己头上敷着一块毛巾，而自己身上的制服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换上了没见过的睡衣。

我想爬起身，却被雨宫按回了沙发。

雨宫：“我现在正在做饭，学长请先在这里安静地呆着，好吗？”

我没有被揍后的记忆，身体也在告诉自己现在不该过多伸展。

当雨宫转过身去，我才注意到雨宫穿着一双居家的白色珊瑚绒过膝袜，而在袜子的根部有两只精致中又掺着笨拙的天蓝色水母刺绣，应该是她自己缝上去的吧？同样是浅蓝色的还有身上的花边棉织连衣睡裙，隐约能透过搭在肩上的米白色针织衫看到其是一字吊带款，或许是因为夏季刚过还没打算更换睡衣吧。雨宫的头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头上带着浅蓝色发箍，转身时残留的香味与当初约会时的一样。应该是刚洗完澡，才会是这身姿态吧。真有水母范啊…我这样想着。想翘起嘴角却又被伤痛感给制止。

雨宫家的厨房与客厅一体，所以能清楚地看到雨宫在厨房围着粉色围裙忙活的样子。

我收回目光，艰难地抬起手，发现手背上贴着医用创口贴。这么说来，额头和脸颊上似乎也有着类似的触感。

不一会，雨宫盛着一碗粥走出厨房，站到我的面前蹲下，与我视线交汇着。

雨宫：“还很烫哦，我来喂学长吧～”

白色创口贴下的淤青让我连握紧手掌都变得艰难，稍作尝试后我只好点点头。

雨宫：“呼～呼～呼～来～啊～”

我张嘴接下雨宫递过来勺子。

好烫！

我强忍着咽了下去，然后伸出舌头像哈士奇一样散着热气。

“很烫吗？”雨宫用同一根勺子也尝了一口粥：“不烫啊！哦，应该是学长的体质问题吧，果然更喜欢凉一点的东西吧？”

雨宫用自己冰凉的手心摸了摸我的额头：“乖～这样就不烫了吧～”

雨宫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妈妈。

“好啦～再来一口～呼～呼～呼～啊～”

我再次张嘴尝了一口。因为舌头已经被烫得没有知觉了，所以稍微好受一些了。但是我知道，这口粥还是烫的。

“真乖～那接着来～呼～呼～呼～啊～”

啪嗒。

我的下巴被勺子上滴落的粥给烫到：“沓…！”

“嗨呀！学长给我安稳点！”雨宫说着便毫无距离感地伸出指尖，将我下巴的残渣抹去，冰凉的感觉仿佛也将烫伤也一同拂去。雨宫只是专注地吹着勺里的粥，然后再将它递过来，如此重复着。我安静地看着雨宫，内心稍微宁静了些许。烫就烫吧。

雨宫帮我喂完粥后，便将碗勺拿到厨房，随后又走回来蹲下说道：“学长的伤我都看过了简单处理了一下，应该没什么大碍。不过等能动了，最好还是去医院看看，有后遗症什么的就不好了。还有学长今天就睡这吧，伯母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我艰难地点点头。雨宫原来还记得我家的电话啊。

雨宫：“现在能说话吗？”

我试着张了张嘴：“还…行…”

雨宫叹了口气：“那还是先别说话了…你还是先接着休息吧…”

说完，雨宫转身跑到楼梯发出咚咚咚的声响，再回来时，抱出一条毯子扔到我的身上。

雨宫抱着膝盖蹲下：“我等会再出来看你，我还得去复习下功课。”

她接着伸出左手，像摸小狗般地轻抚着我的额头，再将刚才从我额头滑落的毛巾重新折好放回了我的额头。

我只好眨眨眼示意，雨宫微微一笑，转身跑开，又发出一阵木质楼梯的咚咚声。

时针缓慢地移动着。随着身体消化着食物，感觉自己稍微恢复了一点元气，似乎能开口说话了。就这样过了大约两个小时，雨宫又进到客厅来。

雨宫再次蹲到我的面前：“学长能说话了吗？”

我点点头，没有底气地说着：“谢谢…雨宫さん…”

雨宫：“那好。那学长今天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什么…出了点…小矛盾…”

雨宫按了按我手上的淤青：“这可不是小矛盾吧…？”

“疼…”我忍着疼痛，还是坚持刚才说的，“真的…没什么…已经…过去了…”

雨宫看着我的眼睛：“是佐藤さん干的吧…”

我沉默了。

雨宫：“把学长最后的价值利用完，然后就像野狗一样踹到路边。这像是佐藤さんの作风呢。”

这是大家对佐藤的普遍看法。大概我被打这件事，也会成为明天学校的大八卦吧。

“学长稍等…”雨宫说着站起身，把我的头抬起来，自己靠到沙发的靠枕上坐下，再把我的头放到她的膝盖上，“蹲着聊太累了。”

能看到雨宫的双峰…

我害羞地别过眼神，脸颊也因此贴在了雨宫软乎乎的大腿上。套着珊瑚绒过膝袜的大腿比枕头还舒服，还有一丝能让人安心下来的气味。

雨宫看到我转过头去也意识到什么害羞地说道：“没…没办法啊…蹲着很累啊…而且你看…沙发就这么宽…”

雨宫朝我比划着沙发的宽度和被我占据的沙发比例。

雨宫：“那…明天我去跟老师说吧！是佐藤さん干的好事…”

我：“真的…不用了…没事的…”

雨宫：“那总不能让她一直这样嚣张下去吧？这已经违反校规了吧？！”

我：“因为…也不完全…是你想的那样…”

雨宫：“那是怎样…？！”

我闭着眼睛，若有所思：“雨宫さん…就当是帮我个忙了…别管这件事了…好吗…？”

雨宫娇嗔着：“行呗，反正学长的事情说到底也跟我没关系！对了！要不等下直接把学长扔到大街上吧？”

我没有反驳，只是笑了笑。雨宫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中藏着一些腹黑。

我：“话说…我的衣服…”

雨宫：“哦，校服的话，因为沾了泥土和血迹，所以就放洗衣机了。”

我：“那…这件…”



雨宫：“是我爸的…因为爸妈今晚又不回家，所以临时偷偷借用一下…明天熨好放回去就好了。”

我有些不知所措，纠结了一下后问道：“那…不就被雨宫さん看到了吗…？”

雨宫刷得一下红了脸：“没…没什么吧…？特…特殊情况嘛…！”

虽然雨宫羞地要命，手却仍然轻抚着我的发丝，气氛变得既躁热又安宁。

我微微扬起嘴角，疼痛却并不允许太大的幅度。随后我想起什么似地变得收起笑容：“所以…为什么…雨宫さん要帮我呢…？我们不是已经…？”

雨宫顿了一下，有些惆怅地说道：“…至少还是朋友吧…？只是朋友的话…这种程度还是可以帮忙的…”

“朋友啊…也是呢，即使失恋了…也还是朋友呢…”我想，我们现在的心情是一样的吧？

雨宫听着我的话，似乎也意识到什么将娇嫩的指腹停在了我脸颊的淤青上，冰凉的触感仿佛正在吸收着伤疼。沉默了片刻后感慨道：“说来也是呢…我怎么才发现呢…明明学长也失恋了呐～”

我闭上眼睛认真感受着雨宫手心的温度：“现在…才发现吗…？”

雨宫的语气变得有些伤感，埋怨着说道：“因为都是学长的错嘛…”

雨宫继续轻抚着，疲倦的身体渐渐有了困意。

“雨宫さん…能在你的腿上…靠一会吗…？”

雨宫柔情地说着：“可以哦，是仅限今日的优待哦～”

我浅笑着，在不知不觉间将疼痛与疲惫带入了梦乡——

“好重…”

有什么软乎乎的东西压在了我的胸口和右腿上…

我慢慢地睁开眼，发现灯已经关上，客厅里漆黑一片。我艰难地挪动着受伤的手，下意识地想去确认是什么东西——香香的…软乎乎的…冰冰凉凉的…又呼着热气…原来是只迷路的水母。

“学长…呜…不要走…”

水母说梦话的时候也会哭呢…

我浅笑着用手轻轻地将落单的水母搂在怀里：“我在哦…”

水母像是会意般，呼吸逐渐变得平稳起来。说起来，这或许是我们第一次拥抱吧…如果这不是一场梦的话…

身上的伤痕隐隐作痛，但水母冰凉的肌肤似乎又将这些疼痛吸走了些许。就这样，我痴痴地看着怀里蜷缩着的娇小生物，不知不觉间又陷入了睡眠…

当我再次睁眼时，雨宫家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回想着昨晚的记忆，无法分辨那到底是梦境还是现实。

我尝试着爬起身，便看到了雨宫给我留的字条：

「致学长：



冰箱里有昨天吃剩的菜，饿了就将就吃吧。

学校那边我去帮忙请假。

制服在阳台，有些血迹还没完全洗干净。

桌子上放着家里的备用钥匙，如果有需要的东西就自己出门买一下。

如果想回家也没关系，记得把钥匙留着。

雨宫 美月」

我站起身，到厨房打开冰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是炒胡萝卜丝

早纪：“诶？内海学长的班级？”

我点点头。

早纪：“好像 3A 吧？不过听说他今天没来啊。”

我向最近才开始变得熟络的女生鞠了一躬：“谢谢早纪同学。”

早纪一脸困惑地看着我离开。

女生乙用手肘顶了顶早纪：“喂，早纪，雨宫さん和内海学长是什么关系？”

早纪挠着后脖颈：“不要问我啊，我也纳闷着呢…”

女生丙：“可是我们仨就你跟雨宫さん最熟啊。”

早纪：“都说啦，我不知道啊…”

女生乙双手一拍：“诶…等下…好像有什么东西串起来了…”

早纪：“…想说什么快说！”

女生乙：“内海——不认识的绯闻女友——默默无闻的雨宫さん——”

女生丙恍然大悟般捂住嘴巴：“不…不会吧…”

早纪：“不可能吧，雨宫さん看着不像是会和内海去水族馆的人啊？”

女生乙：“我再跟你说一件你们可能都没注意到的事：还记得上学期那个被内海抓住的抽烟男生吗？”

早纪与女生丙点点头。

女生乙：“那个男生在被抓之前有纠缠过雨宫さん…我偶然间见到过！”

女生丙：“哇…这么说我也见到过…！”

早纪：“不可能…不可能…这算什么依据…！”

女生乙：“那你说她去找内海学长干嘛？”

早纪：“那…或许就是像你说的去找他道谢呢？”

女生丙：“早纪…那事都过去半年了…而且你不觉得这学期雨宫さんの变化也很突然吗…”

早纪：“怎么初花你也…？”

三个女生开始瞎猜起内海与雨宫的关系之际，我也赶到了三年 A 班的教师办公室。



老师：“哦，雨宫さん是吧？你说内海くん今天要请假吗？”

我点点头。

老师：“他是出了什么事？”

我：“唔…和别人发生了点口角，受了点伤…”

我按照学长的意思将这件事隐瞒了过去。

老师：“哎呀，多大的伤就不来学校！算了，看在他学生会也干了两年，从来没请过假的份上，就当给他休息一天了…不过这都是高三最后一学期，请假还是能不请就不请，以后有的是假！”

我正要走，却被老师叫住：“顺便一问，雨宫さん，你和内海くんの关系是？”

我眼神左右闪躲，想了半天才憋出一个词：“普通朋友…！”

我在办公室门口鞠了一躬，出来正撞见佐藤与我擦肩而过，往学生会办公室走去。我与她四目相对的瞬间，心虚般地低下头，心里却不知为何愤懑不乐。彼此越走越远，佐藤消失在拐角的楼梯口。经过三年 A 班时，正好走出几个学长。

同学甲：“诶，你们听说了吗？内海さん那家伙昨天被一群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人给揍了！”

同学乙：“听说被揍得可惨了！都全身淤青头破血流的…”

同学丙：“是那个被内海さん抓住的烟鬼吧，听说他也参与了。”

同学甲：“嘿呀，他只是个小喽啰，那群人的头才是关键…那可是学校领导都不敢管的家伙…”

同学丙：“你说的不会是那个家伙吧…”

同学甲点点头：“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烟草部的部长…听说那个烟鬼也是烟草部的，不然也轮不到他参加…”

同学乙：“所以就是趁内海さん退位伺机报复他多管闲事吗？”

同学甲又点点头：“而且啊…还有人看到昨天下午那个人去学生会找过佐藤ちゃん…估计…懂我意思吧…”

同学乙：“这…我不懂啊…”

同学丙：“不懂就别懂了！”

我听完他们的对话杵在原地。

佐藤…明明我都已经放弃学长了…为什么还要做到这个地步？！

我攥紧了拳头，朝着佐藤消失的方向奔去。三步并作两步跨上两层高的台阶，转角处便是学生会办公室。

“佐藤！你给我站住！”我被跟在佐藤身后的学生会干部拦住。

我试图挣脱两人的束缚：“放开我！…佐藤！你说过只要我离开学长就不会对他出手的！”

我发了疯地咆哮着，这层楼没有教室，安静的楼道中仿佛还能听到回声。

学生会干部 A：“这位同学，请你冷静一下…”

佐藤转过身用居高临下地眼神看着我：“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天真呢，雨宫ちゃん。”

“你这样公然违反校规！还有脸做学生会长吗！”我用手指指着佐藤，破口大骂。

佐藤冷笑一声：“我违反什么校规了？”

我：“是你怂恿的吧！把学长打成那样！”

佐藤：“你有证据吗？”

我：“根本不需要证据！就是你！大家都知道是你！”

我除了朝着学生会长失去理智般地嘶吼外，什么都做不了。我没有朋友，成绩也不行，性格也只是个阴森的社恐，更不可能像佐藤与学长一样去竞选学生会。啊，就像佐藤说的，我只是个无药可救的可怜人。我曾经拥有的明明就只剩下学长了，为什么佐藤要把我珍视的一切都夺走再随意地践踏…

眼泪又流下来了，是啊，我是个只会哭的废物。

“我…呜…不会原谅你的…佐藤！”

“所以…你跑到这来就是想宣泄一通，然后在这无能地流眼泪吗？”佐藤头疼似地将手抵在额头，冷笑一声后，俯下身冷冰冰地说道，“你是想演给谁看啊？你的眼泪到底能改变什么啊，雨宫ちゃん？”

佐藤直起身子，啧了一声后用冷漠地眼神盯着我：“你和你那个内海学长一样是个无药可救的家伙，我对你们早就没兴趣了！你们两个别整天在我面前转来转去的！看着就烦！赶紧消失吧！”

佐藤示意，两个学生会干部便架着我，把我摔在一块没人的墙角，从高处俯视道：“既不尊重学生会长，也不尊重校规。像个疯婆子一样，真是何等的失态啊，同学。”

两位干部又说了些垃圾话后便离开了。我完全无视了他们对我的攻击，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学长的事情，这反而让我更加怅然若失。我就这样坐在楼道里，抱住膝盖抽泣了起来。

“嗨呀！雨宫ちゃん不要哭了！”

不知哭了多久，突然一块手帕递了过来，是一位男生的手。

我接过手帕擦了擦眼泪，将手帕放在鼻梁上时，我不好意思地偷瞄了眼眼前的男生。他的头发有些长，不知为何，他的面容给我一种安心的感觉。

男生温柔地笑着点了点头，于是我使用他的手帕擤了擤鼻子。

“那…那个…你是…？”

“我是内海くんの朋友，你可以叫我樱木（さくらき）。”

原来是学长的朋友，难怪他会给我一种安心的感觉。

樱木扬起暖暖的笑容：“好了，快回去上课吧，马上就要响铃了。”



我颤巍巍地站起身，将手帕捏在手心：“那个…樱木学长…手帕我能带回去洗好明天还你吗？”

樱木摆摆手：“嘿呀，雨宫ちゃん好好看看这块手帕。”

樱木示意我打开手帕，一个明显的图案便映入眼帘——是一只水母。

樱木：“昨天内海くん托我今天看着点你，他昨天好像知道要被揍一样，所以才把这块手帕留在了课桌里。我只是顺手拿了过来而已。不过真没想到雨宫ちゃん会闹这么凶哇！真不愧是内海くん喜欢的人。”

樱木自顾自地开始侃大山起来，感觉是有些自来熟的人物。

樱木：“所以就这样咯！这块手帕你要还就直接还给内海くん吧！”

樱木说完就双手插兜地回了三年 A 班。

我盯着手中的手帕，心里却在意着那一句话：不是「内海くん曾经喜欢的人」，而是「内海くん喜欢的人」。



“喂！那边的家伙！吵到我睡觉了！”

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那个男生就这样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啊…不好！是内海，被那家伙盯上就麻烦了…”

纠缠着我的男生们突然被吓破了胆，急匆匆地跑开了。

那个男生抖了抖身上的杂草，走到我的面前。

“最好拒绝他们比较好哦。不然的话他们会一直这样死缠烂打的。”

“你想跟他们去唱 K 吗？”

“那不就好了～不想去就明确的说出来，不然最后麻烦的还是自己。”

“哦？我的名字？虽然他们说了，就是内海啦，现在是学校的副学生会会长来着。”

“那我就叫你佐藤ちゃん了～”



“诶～这不是当时的佐藤ちゃん吗？你也来参加竞选吗？”

“我？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想试着当学生会会长呢～毕竟我想成为四ノ宫会长一样的人！虽然那个人性格稍微有点问题…”

“佐藤ちゃん真厉害哇！居然当上了副会长！诶？想变得和我一样？那佐藤ちゃん肯定能变得比我更优秀吧。”

“诶？我喜欢的类型？唔…虽然没真得谈过恋爱…不过我想只要盯着她的眼睛，我就能知道会不会喜欢她…吧？”

“诶？不明白？你硬要我说我也解释不清楚啊…就是以前发生了一些事啊…！”

“诶？佐藤ちゃん的眼睛…？很漂亮嘛…好啦！别挨这么近啦！”



“佐藤ちゃん…我听同学说你最近做的好像有些过分了…或许收敛一些比较好…”

“佐藤ちゃん…学生会不是任你摆布的地方…！你知道我每天收到多少关于你的投诉吗！”

“条件？佐藤…ちゃん？这不太好吧…我对你没有那方面的意思…”

“为什么那时要帮你？因为你也是学校的一员啊…仅此而已…”

“四ノ宮？跟学姐有什么关系？佐藤ちゃん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如果不接受…你就要一直这样我行我素下去吗…？你说你已经变了？？什么意思…？”

“…”

“对不起，佐藤さん。我无法回应你的感情。”



我拿起手机，点开了隐藏相册里的一个视频：

“我听说你在佐藤会长之前还有个女朋友是吧？要不要把她借给我们玩玩？…噗呕！”

“喂，老大…这家伙怎么回事，怎么还能站起来？”

“你们这群废物的拳头…软绵绵地加在一起都打不到一个男生…所以只好去找更弱的女生吗…？呵呵…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你他妈的找死啊！给我接着嫩他！”

……

我看着视频里的男孩，他与刚才的女孩有着一样的眼神，是与我相处时从未展露过的眼神。

我知道，他的眼里从来都没有我，那我的眼里也将不会再有他。

我按下暂停键，停止了对他的执念。



我踩着上课铃回到教室，可当我进教室时，同学们都用着一副复杂的表情看着我，一些是惊讶，一些是惊悚，一些则是崇拜。而我当回到座位后，班主任也随之进来，他的目光第一个锁向了我，眼神仿佛就像在说“下课来找我”，我不敢对视低下头去。下课铃后，我不出所料的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

班主任：“雨宮さん啊…你上节课间的行为可谓是远近闻名啊。”

我：“对不起老师…”

班主任：“我帮你解释说是你和会长之间出了什么误会，才把高三那边的主任给



安抚下来。”

我：“老师费心了…”

班主任：“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女生，总感觉你会是最让老师省心的那个，没想到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我：“对不起老师…”

班主任：“你要知道在高三年级大吼大叫是很影响高三前辈们学习的，你知道高三年级主任对我发了多大的火吗！你要是下次再出这种事，我可保不了你了！”

我：“老师费心了…”

我不断向班主任承认着错误，在被班主任劈头盖脸批了一顿后，他终于把我放了回去。

等我从办公室回来，早纪三人最先围了上来。

早纪最先把我拉到一旁：“雨宫ちゃん…之前在学生会门口大骂学生会长那个人真是你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我突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女生乙：“没想到雨宫さん还有这种 Energy 啊！替我们臭骂了那人一顿！”

女生丙：“是啊是啊！我们早就看那个人不爽了。”

诶…？原来她们也是站在我这边的吗？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早纪：“但是重点好像还有别的吧！”

女生乙：“对啊！所以我就说啊！雨宫さん就是那个绯闻女友啊！”

我：“绯闻…女友…”

我仍然没有适应这个称呼。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绯闻女友。

三个女生突然像是猜中大奖似的开始东一句西一句。

早纪：“雨宫さん！内海学长是个什么样的人！？”

女生乙：“所以内海被打是真的？真是佐藤在背后指示吗？”

女生丙：“你和内海是谁先告得白？”

不知为何，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吸引了我的注意。或者说应该，只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能给出明确的回答。

我：“我…不是他女友…”

女生丙：“诶？但是你们去了水族馆对吧？如果你不是内海学长的女友，没有理由一起去吧？雨宫さん…你不会真是内海学长的义妹吧…”

初花也开始相信兄妹理论。

早纪：“哎呀，听雨宫ちゃん讲吧，你们问题太多了！”

但我却只是摇摇头：“我和内海学长…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女生乙：“「已经」…那就是以前真的有关系咯！”

我说的话反而激起了三人更多的兴趣。



女生乙：“哦…等下…一切都串起来了…”

我隐约想起来正说着话的女生叫铃木静羽（すずき しずは），喜欢看各种侦探小说，看，她现在已经摆出了经典的推理动作。

静羽：“佐藤纠缠内海…内海和雨宫さん去水族馆…内海和佐藤成为情侣…内海被佐藤甩然后报复…雨宫去找佐藤算账…这么一想…内海和雨宫さんの关系…不就是在水族馆之后结束的吗？！”

女生丙：“这都是什么跌宕起伏的小说剧情啊…”

第三位女生叫做高桥初花（たかはし いちか），是三人里的最高个，却有些天然呆，偶尔还会和两人的话题脱轨。三人平时谈起八卦，早纪负责整理讯息，静羽负责异想天开，把八卦变得更加离谱，而初花在一旁像捧哏一样时不时搭一句，不时也会从非常人的角度吐槽八卦。我平时就这样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偷听她们谈话取乐，这次话题的中心转移到我身上，反而有些不适应。

早纪：“不啊！你俩先别吵！雨宫さん，那你现在不更应该把握住机会挽回内海学长吗！你还喜欢着内海学长对吧！不然你为什么会去学生会闹呢？”

我连忙摆手否认：“那个！只是因为以前有点关系…所以有些气上头了…！”

初花一脸严肃：“雨宫さん，我理解你，如果内海是我前男友，我也不会放过佐藤的。”

静羽：“初花，你还是先别假设了…不过雨宫さん，比起佐藤，至少我们是会支持你的！”

早纪：“是啊，是啊！雨宫ちゃん！加油！”

虽然不太明白她们在折腾些什么，但所谓「朋友」，或许这就是这样的存在吧？



在回家的路上，我开始和自己打赌学长是否还在家里：要是学长能走路，之后就会回家吧？毕竟我们的关系…但是如果在的话，今晚又该怎么度过呢…？完全不知道有男生在家该怎么做啊！昨天…昨天是替伯母照顾学长，所以稍微大胆了点…但是今天我就只是普通的学妹了啊…虽说爸妈这一周都不在家…

内心反复纠结着，不由得步伐也变得急切了起来。等我打开家门，期待地喊了声“我回来啦”，偌大的家却无人回应，心情一下跌落到了谷底。果然…学长走了啊…备用钥匙没用上啊…

我失望地把制服鞋随意地丢在玄关，先来到阳台一看。嗯，确认制服已经不在阳台了…嘿嘿，厨房的胡萝卜丝被吃完啦～但是…备用钥匙呢？怎么也找不到备用钥匙，我怀疑是被学长误拿走了，一边想着下次见面找他要回来，一边打算先洗个澡，朝着浴室走去。

不一会，我便换好睡裙，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头顶着毛巾从浴室里走到客厅。打开冰箱发现好像没什么食材了，便顺手拿起一挂面条，正准备伴着酱油葱花将就一

下，门外却传来了开锁声——

“打扰了！…哟～雨宫さん已经回来了？”

不好！肯定是学长看到我的鞋子了！

我赶紧小跑到门口蹲下，把之前乱踢的制服鞋摆正，然后蹦直整了整不平整的睡裙，把头上的毛巾拽下来用双手攥在胸前：“学长？！你怎么回来了？”

我吃惊地望着学长，学长的脸上还贴着纱布，身上穿着的却不是制服，最外层套着的是当初约会为他挑的外套。玄关的高度让我正好可以平视学长的双眼，我们就这样有些尴尬地四目相觑着。

内海怔怔地看着眼前突然闯出来的出浴少女，发梢的水珠正划过娇嫩的锁骨，浸没在睡裙的领口，清纯的瞳孔却多添了几分妩媚。当他终于察觉到气氛有些微妙后，赶忙将手里的购物袋抬起慌张地说道：“诺…！这是给雨宫さんの谢礼…！”

学长告诉我说，他先去了趟医院看了看，确定了没什么大碍后，回到家跟伯母告了平安，也把昨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伯母。虽然伯母看着学长的伤势很担心，但是当聊起我一个人在家，伯母倒是放心地放学长过来了。而学长的谢礼，就是为我准备一顿晚餐。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是学长在厨房里忙活，而我则坐在沙发上抱着水母抱枕擦头发。

哇！刚才那副邋遢样被学长看到啦！不过怎么回事？学长今晚还要住这吗？不对！反正我们家离得很近…或许吃完饭就走了吧？我晃着腿开始胡思乱想。

我擦干头发侧倒在沙发上，用水母遮住脸：“要怎么办啊…今晚…？！”

我偷偷瞄了眼正在忙活的学长，俊秀的身形配上粉色的围裙正在那以一种诡异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学长熟练的切菜声让我有些坐立不安，心想着要不过去帮个忙吧。

我把水母放到沙发的一边，轻手轻脚地走到学长身边：“学长…调料什么的都找得到吗？”

内海用左手指了指调料罐：“当然！上面都写着字呢。这字应该是雨宫さん贴的吧？”

我嗯了一声。那是以前经常错把盐当糖导致成菜完全不能吃，在那之后便做了些便利贴贴在上面。

“那有没有我能帮忙的？”我从一旁的食材堆里拿起一根韭菜，下意识地悄悄靠近了些学长，看起来专心的学长并没有发现。

“不用啦！雨宫さん昨天忙里忙外的，今天就只由我来就行了。”

“那就让我在那坐着吗？好歹学长是我家的客人，让学长一个人准备总有些过意不去吧？”我甩了甩手中的韭菜，像是在抗议。

“好啦！那就把袋子里的那些菜都洗一下吧！”

我轻轻点点头，但洗菜并没有花太多时间，我紧接着又从学长那得到一份打鸡蛋的差事，随后我便无所事事地盯着学长忙活。看他正将猪里脊裹上油炸三件套（淀粉、鸡蛋液、面包糠），冷油下锅中小火慢炸十分钟至浅黄色，捞起后等定型，期间

捞出油中掉落的面包糠，再大火复炸至金黄色，冷却完切成方便入口的长条状装盘，旁边点缀些包菜丝与小番茄，最后淋上一层香郁酱汁。紧接着开始准备便捷的凉拌龙须菜，简单地改下刀，准备料汁时，问起我来：“雨宫さん能吃辣吗？”

我摇摇头：“吃不了，胃会不舒服。”

于是他便把料汁递到我面前，让我调些喜欢的口味，我便趁机多加了些白醋和蜂蜜。最后便是将一开始就已经小火蒸了半个多小时的南瓜蒸蛋取出，再盛些加了松茸提鲜的味增汤，一顿华丽的三菜一汤便准备好了。我把家里专门给客人用的勺筷递给学长，而我自己的则是特别地粉红色勺筷。

我们将晚餐端到餐桌上，金黄色的炸猪排配上点缀着枸杞的橘黄色南瓜，如同初秋的山水画令人垂涎。简单的礼仪后我们便开始了晚餐。

咔嚓一声，鲜嫩多汁的猪肉伴随着可口的酱汁便在口中弥漫开来。

我一边咀嚼一边由衷地赞叹道：“原来学长这么会做菜吗？！”

内海注意到我在桌子下开始不自觉地晃动着腿：“嘛，这个高二的家政课会教来着…”

“难怪！我们高一才教了怎么煎蛋什么的…我还以为都是些特别简单的东西…”

南瓜肉细腻清甜，与滑嫩的蒸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宛如一场味觉盛宴。如果觉得过于甜腻了，再尝一口酸爽的龙须菜或是抿一口鲜香浓郁的味增汤解腻。如果是一个人在家，我是绝对懒得做这样一顿晚餐的，之前母亲教我做的时候，我就因为嫌麻烦总是溜到一边去。

所以享用着这顿晚餐时，能从心底里感觉到学长的真心，那些真心一点点地在肚子里积攒起来，直到填满…但是干嘛做这么多啊，学长！已经吃不下了！

“诶？雨宫さん吃不下了吗？”内海注意到我已经停下了筷子。

“这完全是男生的量吧！我平时就吃这一份南瓜就饱了！现在当然吃不下去！”

内海摇摇头：“你还是多吃点吧！不知道你是怎么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还能长这么大的，真是奇迹。”

我嘟着嘴，毕竟是学长做的饭，只好再往嘴里扒拉了几口饭，将猪排吃到还剩两块：“真吃不下了…嗝…学长拿去吃吧…嗝…”

我将猪排推给学长，蒸南瓜因为担心间接亲吻，只好硬着头皮接着吃。不过好在我的胃对于素菜有更强的收纳能力。学长的胃口却很大，不仅迅速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份晚餐，还帮我解决了剩菜。或许是因为身上的伤需要营养来恢复吧，毕竟曾经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学长的饭量看起来也并不大。

内海放下筷子：“雨宫さん觉得晚餐如何？”

我扬起嘴角：“好吃！真没想到学长这么会做菜，为什么以前从来不带便当来让我尝尝？”

内海：“因为不太有时间做吧…今天也是为了感谢雨宫さん才难得下厨的。”

晚餐结束后，我们收拾收拾餐桌，两个人在水槽边一起洗着碗筷。

我忐忑地问道：“学长晚上有什么打算…？”

内海：“洗完碗就回家了吧…不好意思再打扰雨宫さん了…”

我假装轻松：“哦…是嘛…？”

又是这种感觉…

内海看着手中的碗筷，似乎是想起了什么，随后扬着嘴角舒缓地说道：“所以啊，我当时对雨宫さん的评价没有错吧？雨宫さん其实一直都发着光呐～”

我怔地看了眼内海，他察觉到目光也转过头来，而我在与他的眼睛对视之前又躲闪着将目光收了回来，低着头说道：“怎么突然…？”

内海也微笑将目光拉回自己手中的餐盘：“你看，雨宫さん照顾了受伤的我，喂我喝粥，帮我请假，我妈妈那边也是雨宫さん联系的对吧？我下午回去的时候妈妈还问起你的事情。而且…我也听说了哦…”

我稍稍转头，用余光撇了眼内海：“听说什么…？”

内海：“你去找佐藤对峙了吧…我的同学都说你很勇猛呢～”

我将目光收回，带着略微落寞的语气说道：“哪有…只是像笨蛋一样去丢人现眼罢了…”

内海：“那我们是一类人呢…”

“…才不是一类人…学长又不是笨蛋…”

“也有笨蛋的时候…”

我笑了笑：“那倒是呢…！”

盘子一个个地擦净，只剩三个…两个…一个…

内海：“不管怎么样…与雨宫さん相处得越久，雨宫さん身上的闪光点就越让我着迷…所以我不会认为我当时说错了什么…雨宫さん在我眼里一直都是发着光的水母…我很喜欢这样的雨宫さん…”

我的耳根略微泛红：“这算什么…告白吗…？”

内海摇摇头：“算是告别吧。之后我就要全力准备考大学了…应该不太有机会再像这样见面了吧？所以不想像之前一样留下什么遗憾…”

内海认真地洗着手中最后一个盘子：“虽然雨宫さん从一开始就是个让人放心不下的孩子，但是辞去学生会长之后…我就没有身份来关心雨宫さん了吧…？”

我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是啊…明明从那天起一直到昨天的四个多月间，我们都只见过一次面…我不会去找学长，学长也不会来找我…我们就只是这样萍水相逢，相遇然后永别…

内海将手中最后一个盘子递给我：“所以…我想如果今天的晚餐，能把自己一直以来的感谢传达给雨宫さん的话就好了。”说着伸出擦干了的手悬在我的头顶，犹豫了片刻后还是选择了收手转身，走到客厅收拾东西。内海将自己留在这的东西一件件的收拾好，再转身看向我的背影。而我并没有擦净最后一个盘子，只是将它呆呆地拿在手里，越攥越紧，就像是想要抓住这份时光一样。

“那…我差不多该走了…谢谢雨宫さん这段时间的照顾…”内海浅浅鞠了一躬，我没有回应。

又是这种感觉…

内海摸着口袋，将备用钥匙放在茶几上，随后朝着玄关走去，在离玄关口一公尺即将看不到彼此的地方站定，转过头来朝着我道了离别：“再见，雨宫さん。”

说点什么吧。最后向学长告别吧。如果这次就是最后一面的话，我又该说些什么呢…？学长再见…？学长一路走好…？学长保重…？哦对了…！学长的手帕我还没来得及洗，下次还给学长…！？学长和那位樱木学长的关系怎么样，还有没有其他好朋友，我想要认识…！？学长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还没回礼…？学长的暑假过得怎么样…？学长最近有没有生病…？学长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不对啊，一句话根本说不完啊…胸口全是想对学长说的话，如果学长就这样走了…这些话又有什么意义…？！我到底在期待着什么…？

内海将门关上，关门的响声将内心紧绷着的弦彻底绷断…

“你还喜欢着内海学长对吧！”

“等会…！”

随着盘子碎裂的声音，一声内心的呐喊传向逐步远去的背影。

“停下…！”

内海听见声响诧异地转过身来，手却已经被光着袜子的女孩紧紧抓住——

“我…我还没说让你走…”

“我还有很多的话想对学长说…”

“明明学长才是那个让人放心不下的人吧！伤痕累累地倒在街上…饭也不会做…所以才会去堂食对吧！”

“明明就是佐藤的错，却让我少管闲事…学长和佐藤一直装情侣才是让人气得要死吧！有女朋友的时候还给我送生日礼物，简直是莫名其妙！明明只要那时候说出喜欢我就万事大吉了！”

“还有用假情侣做借口骗我去约会，在水族馆对我说那些话…明明让我当一只孤单的水母就好了…！”

“明明从一开始…就不要从草丛里冒出来就好了…！为什么那时候要用那种眼神盯着我的眼睛，还擅自摸我的头，擅自叫我的名字…明明从来都没允许学长那么做过…！”

“明明不要在我的心里留下痕迹就好了…！”

“所以…呜呜…学长已经对我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呜呜…要是这么走了…我就永远不会再原谅学长…！”

我低着头看着学长宽厚而温暖的手，泪水滴落在他骨骼分明的手背上，指甲似乎要嵌进他的肉里。这些天来一直深藏在内心的想法像洪水般毫无保留地迸发着。这本该是我与学长的全部，本该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恋爱物语。而我却一直隐瞒着自

己是多么地期待着物语的后续…

“说喜欢我…呜呜…就不要只是停留在嘴上好吗…！”

“说放心不下我…呜呜…就不要从我的世界消失好吗…！”

“一顿晚饭根本填不满…呜呜…再给我一些学长的心意好吗…！”

“想要身份的话…呜呜…就来问我要啊…”

“我明明…呜呜…明明都会给你的…呜呜…为什么从来不来问我的想法啊…！”

模糊的视线之中，我的脸被一如往常温暖的手心轻轻地捧起，灵巧的拇指轻抚着揩去我眼角的泪痕，我的目光才得以注视到那双如初见般深邃的瞳孔。他的眼神中多了一丝柔情，似乎在诉说着歉意。而我又再一次透过那双瞳孔见到了那只水母，她在学长的眼眸中逐渐变大，直到占据他双眼的全部。

“对不起…美月…”

明明没有允许学长叫我的名字…

明明没有允许学长搂着我的腰…

明明没有允许学长将唇贴上来…

明明没有允许学长私自把我的心搞得一团糟…

学长总是这样不经过允许就擅自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才会喜欢上学长。

我的双手不安地悬在半空，学长便轻轻地把手倚在我的后背，将我缓缓地拉近。他用舌头轻轻撬开我的齿间，试探性地邀请着我，我的舌头本能般地知道了接下来的动作，配合着、触碰着、缠绵着，将长久以来的怨气全部灌进学长的嘴里…焦急的双手在他的身上不断地探索着，终于环过学长的后脖颈，休憩在最让我觉得舒服的位置。只在此刻，我将他贪婪地占为己有。学长嘴里残留的血腥味与咸涩的泪液混合在一起，逐渐融合成一种从未体会过的气味。在这怪异又无法自己的氛围之中，身体却渐渐变得轻飘飘起来，就像是要融化在空气中一样…

我们就这样在街道上忘情地接吻着。远处来往车辆熙熙攘攘，却都与我们无关。夜晚的路灯也像是领情般将光都聚集在这对主角身上，这街道就是舞台。而这舞台上，演员只有我与学长两个人，剧目也只有一个，那便是亲吻。若真是这样，那我们绝对会是最好的演员吧？因为你看，只练习了几次就已经能熟练地表演了哦！而且还远不够，仍然不断地循环往复地练习着、表演着，到底要多少次才算够呢？永远不够吧？！这便是最好的亲吻。

我们不知道像这样亲吻了多久，直到受伤的内心得到慰藉，我才不舍地离开学长的唇。

内海捏了捏我的脸颊，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说道：“美月，我喜欢你…请和我交往吧。”

…一瞬间心脏似乎要炸开来！我一蹦一跳地搂在学长身上，半干的鼻涕、哭花的双眼却又像花朵般绽放的笑颜，多么狼狈，多么喜悦！

学长被我折腾地只好轻轻拍拍我的后背，我才终于平复心情从学长的身上下来：“学长以后可要好好当美月的男朋友哦～！”

内海笑着嗯了一声：“那今后就请多多关照了～”（なら、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ね～）

“学长也请多多关照呐～！”（先輩もよろしくー！）

我抬起头，看向学长的眼睛。

学长的眼睛原来也会发光呢～

我们就这样注视着彼此，不知何时又忘情地闭上了眼睛，以吻起誓。

今晚，学长没有回家。在我的挽留下，我们就这样依偎在沙发上，感受着彼此的体温。

我轻轻触碰着学长仍未消散的伤痕：“还痛吗？”

内海笑着：“不碰的话就还好～”

我赶紧收回手指：“抱歉…”

内海宠溺道：“美月的手指很冰，所以没关系～”

我：“唔…这样啊～”

我轻轻地用手掌抚摸着伤痕，希望能缓解学长的疼痛。

内海回忆起什么颇有兴趣地问道：“刚才美月说那些话的时候不觉得害羞吗？我听了都有点社死了…”

“害…害羞啦！…啊够啦！快把刚才的场景忘记掉！”明明心头涌上一股害羞与悔恨，此刻的表情却洋溢着幸福的甜蜜，“唔…算了！反正都做过了，那请学长好好记住今天吧，忘掉的话就不原谅学长了！”

“到底要我记住还是忘掉啊？”

“记住！但最好不要再提起来了！要提就提亲吻的那部分！不要提哭的那部分！知道了吗！”看到学长笑着点头，我便舒了口气，“那…明天也能见到学长吗？”

内海轻轻地说着：“当然…这是男朋友的义务吧～？”

我将头靠在学长的胸膛上感叹着：“是呢…学长已经美月的男朋友了…总感觉没有什么实感啊！就像做梦一样～”

内海：“说起来，我昨天好像就做了个类似的梦～梦里美月也这样搂着我来着～”

我一听突然也想起了什么，羞得将脸埋进内海的胸膛。内海看着我的反应，似乎也明白了什么。

内海像是在自问自答：“到底是不是梦呢？”

我狡辩着：“应该…是梦吧…？美月再怎么样，也不会那样不矜持的…！”

内海笑着摸了摸我的头：“愿望实现了呢～学长没有走呢～”

“哼～！”看来学长没有相信我的辩解。我用鼻子蹭着学长的胸膛，学长身上淡淡的香味让我的心变得宁静下来。

“不过躺在沙发上会不会太挤呐～？”内海一开始就把我围在沙发内侧，防止睡觉时我会掉下去。

我：“诶？难道学长还想睡美月房间吗？这可不行！学长还没获得这个权限！”

内海邪恶地笑了笑：“难道房间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我瞪大瞳孔：“才第一天就想进女朋友房间？美月是那种随便的人吗？！学长可别得寸进尺！”

内海：“可是美月一点都不担心受伤的我掉下去吗？”

我没心没肺地说着：“昨天不就没掉下去？”说完我便看到学长正努力地憋着笑，“啊…！…那个意思是学长一个人睡觉也没掉下去…！不是说昨天偷偷抱着学长那件事…！”

完了，彻底无法让人相信了，算了，那就干脆耍赖吧：“哼！是又如何！这是美月家，不想被抱就请学长出去！”

这番话把学长逗得合不拢嘴，看着学长的笑脸，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我：“那以后学长能等美月一起放学回家吗？”

内海摸了摸我的柔发：“可以哦～不过有时候可能会要美月等我呢，毕竟最近会变忙～！”

我：“嗯，没关系～除此之外我只会占用学长的午餐时间，就像以前一样，其他时间就随学长自由地分配吧～！”

内海笑笑：“那还需要牛奶吗？”

我：“不要原味！换一个…听说有青苹果味的牛奶？”

内海：“我去找找看吧～美月真的很喜欢青苹果呢～！”

“也没有…只是因为那个味道会让美月想起学长～”我朝着学长撒娇着，“哦对了！学长的那块手帕在校裙里…还没来得及洗！”

内海：“哦！我听说了哦～美月用它来擦鼻涕了！”

“哇！是那个樱木学长泄密的吧！真过分！这么丢脸的事都要跟学长讲！”我嘟起小嘴。



内海噗嗤一声大笑了起来：“没关系啦，我刚刚才见过美月更丢脸的样子哦～”

“都说了不要再提啦！”我气得对准内海的腹部轻轻捏了一下，我知道那块地方还留着淤青，果然内海疼得大叫一声，“这是学长自找的！”

内海像是被抓着把柄般不敢再调侃女孩，平复了一下疼痛后轻柔地说道：“不过呢！美月能答应做我的女朋友真好呐～”

我靠得离学长更近了一些：“美月才是，想着能跟学长交往真好～”

即使我的胸隔着睡裙软乎乎地贴在学长身上，学长的下体隔着裤子顶着我的下体，此刻的我们却仍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它们，只知晓那是身体对彼此情感的回应。欲火在彼此的心中燃烧着，却误以为那只是相恋后的正常表现。此时笨拙的我们

 **晚安，学长** 

 晚安，美月





第三篇 双月

“诶诶诶!!!”

班级里几位女生如往常一样传来浮夸的震惊声。不过真说起来，也有些与往常不一样的地方…

早纪：“美月ちゃんと内海学长在一起了吗?!”

静羽：“唔，虽然昨天就觉得是迟早的事。但是不是太快了点?!”

初花：“确实。而且内海学长昨天都没来学校啊，雨宫さん难道和内海学长在放学后还见面了吗?”

静羽：“你别说，还真是!”

是的，不同的就是她们正在八卦的人是我。

我：“因为我离学长家还蛮近的…所以路上就碰到了…然后就不小心…?”

总之先随便糊弄过去吧，总不能告诉她们昨天抱着学长睡觉的事情吧…保不准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真好啊! 雨宫ちゃん总算是修成正果了吧? 毕竟离水族馆事件也过去好久了。”早纪一边自顾自地感叹，随后又一脸好奇地问道：“怎么样怎么样! 和内海学长谈恋爱的感觉!”

早纪一脸热情地盯着我，我连忙举手摆好架势怕她扑上来：“唔…很安心? 很舒服? 就像个小孩一样可以扑在他的怀里撒娇的感觉?”

“呃…”静羽此时一脸嫌弃地拉过旁边的初花，“美月ちゃん的表情好恶心…”

初花在一旁用能让我听到的声音窃窃私语：“恋爱的酸臭味…从她脸上溢出来了。”

我娇嗔着：“喂! 静羽さん，初花さん，我听得到啊!”

静羽：“不然呢? 不让本人听到还有什么吐槽的必要吗?”

我：“咯…”

当我把视线从那俩人身上移回来，却捕捉到了早纪脸上羡慕又惆怅、转瞬即逝的表情。当我一眨眼，早纪的表情又变回了温暖的笑脸：“那我们哪天一起回家替美月ちゃん庆祝一下吧?!”

静羽：“干嘛还哪天啊，要不就直接今天呗?”

早纪从我的桌前站起身，朝向另外两个家伙：“诶? 不行，今天部长说要安排一首新歌来着，不知道是什么来头，明明文化祭的歌单很早之前就定好了的。”

初花也把静羽推到一边：“抱歉静羽，今天篮球部要训练来着。”

我：“抱歉静羽さん，今天要跟学长一起回来来着。”

静羽一瞬间感觉到了背叛：“哦对! 我今天也要去漫研部来着! 看来大家都没空呢! 哈哈!”



早纪无奈地摇摇头：“所以说「哪天」啊…或者就是等大家都社团活动结束后。”

静羽：“所以说，主要还是初花的问题吧，篮球部天天训练。等你哪天不去了跟我们说一声呗？”

初花点点头。

早纪：“唔，那要是初花哪天有空，我也跟社团请假一天吧！”

我：“那我…？”

静羽：“美月さん，你不会想整天粘着学长吧？你的朋友会很伤心的哦！”

虽然我和早纪是更早些就开始打招呼了，但是与静羽和初花是昨天才开始熟悉起来啊？原来静羽已经把我当朋友了啊…

我：“好吧好吧…到时候我也跟学长说一声。”

早纪：“说起来，美月ちゃん没有社团吗？”

初花：“难道是归家部的？”

我：“唔，其实最近有在考虑加料理部…想给学长做好吃的。”

静羽伸出手掌阻止我：“美月さん，理由啥的不必特意告诉我们，特别是理由还和你的男朋友有关的时候。”

“喂，静羽，不要再打击美月ちゃんの恋爱积极性啦！”早纪一把拍掉静羽伸在半空的手，“对不起，美月ちゃん，静羽这个人不太看氛围。理由什么的都无所谓，开心就好。而且料理部我听说不是很忙，也不会太占用你们的私人时间。”

我点点头，笑着答谢早纪。



“学长！”

自从我们确定关系后过去了一周，大概就到了十月初。今天的午餐时候是我先过来占座。学长看到我正摆着手，便拿着餐盒坐过来。

这些天学长的伤渐渐地恢复完毕了，昨天帮他确认了伤势后才允许他摘掉创口贴，现在基本上已经看不出伤痕了。

“哎，测验好累…”内海边叹着气边吃着午餐。

“毕竟学长已经高三了嘛~”我说着便偷偷将胡萝卜丝夹给学长。

渐渐地，学长也习惯了这个自己曾经最讨厌的食物。

我：“学长，那之后要不要找个其他位置一起吃午餐？”

内海托着下巴开始思考：“我觉得，哪都一样吧…？反正也找不到没人的位置…”

我：“唔，可是学长从教室过来很远吧~”

内海有气无力地搭了句：“还好…就当是散步了吧…”

我：“嗯，也是。回去的路上还可以绕点远路！那就还是在食堂吧~”



内海点点头。

能看出学长并没有太多干劲，感觉就像是被每天的考卷给榨干了。

我：“好啦，那多吃点吧～看你愁眉苦脸的～”

内海这才注意到自己丧着一副脸。

内海：“抱歉美月，感觉最近有点亏待你了…”

我摇摇头：“没关系，理解～”

每天能见到学长，心里就已经很满足了。我这么想着。

内海嚼着胡萝卜丝，想起什么似的说道：“说起来美月不是参加料理部了吗？最近学到什么菜了吗？”

我：“唔…好像上次去的时候，她们在准备做曲奇来着？好像文化祭之前都会一直教一些文化祭上会准备的食物。”

“所以美月知道吗？料理部每年文化祭都会和食堂合作摆摊，在中午和晚上摆摊，会准备各种烤肉啊，小蛋糕啊，章鱼烧啊，或者就是平时里食堂会准备的午餐…”内海回过神来，眼前的女孩已经眼里放着光垂涎三尺了。

我：“真的吗？！好吃吗？！好期待！”

内海宠溺地把我按下来：“当然好吃咯，毕竟食堂那边的叔叔阿姨也会帮忙，到时候一起去吃吧？”

我：“诶！说起来，早纪さん好像也说了轻音社要排练歌曲诶，文化祭还有音乐会之类的吗？”

“有是有，每年体育馆那边会被借来表演节目。就说说去年的情况吧。因为我们学校是两天的文化祭，周六下午 2:00～4:00 演出，以预热节目为主，一般是写真部拍摄的短片开场，然后依次是合唱部、演剧部或者其他班级组织的小节目；周日下午则是 1:00～4:30，那天是以正式表演为主，同样也是写真部开场，之后依次是吹奏部、舞蹈部、演剧部的大型话剧和最后的轻音部，每个部门都给了 40 分钟左右，中间会有十分钟的小活动充当中场休息。等所有表演都结束后就到篝火晚会了，校长致辞、给最活跃的班级颁奖，最后亲自点燃篝火，在那之后每个班级找人收拾教室，其他人在操场上听着音乐跳舞，欢送夕阳下山，优哉游哉地文化祭就结束了。”

内海又啃了几口胡萝卜，“但是麻烦的是他们每年都会争周日最后一个时间段，毕竟这是文化祭最火热的时间段。去年吹奏部就就和轻音部在那争，学生会就被拉着去调停。去年的前学生会会长就教我直接去全校投票就行了，免得被斥责袒护某一边。结果就是轻音部获胜了。”

我托着腮帮子看着学长科普本校的文化祭：“唔，这样啊。硬要说的话，确实吹奏部的庄重氛围不太搭啊…话说学长去年要在学生会忙文化祭的事吗？”

内海一脸疲惫：“是啊…就像组织表演节目，然后还要分配场地，就像料理部那些，还有桌游部也会过来借场地。还会被找去帮各个班级的忙，帮忙装饰学校、装饰体育馆。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有新的事情找上门来。”

我：“哇…好恐怖…所以学长今年可以轻松一些了吧？”

内海一脸惆怅：“怎么说呢…虽然确实主力已经变成别人了，但是还是要去作指导工作帮帮忙。毕竟新任学生会长没什么经验嘛。”

“那…能不能不要去…？”

看出我的表情有些微妙，内海放下筷子，双手交叉认真地看着我：“美月，佐藤さん毕竟也是学生会长，作为前学生会长，我需要去指导她，不然文化祭就有可能出差错，到时候如果大家不能尽兴的话，这就得不偿失了对吧。”

“话是这么说…”我有些委屈，用筷子随意滑动着米饭。

内海叹了口气：“好啦，我会尽快忙完那边的事情，然后就来找美月好吗？”

“说话算话！”

“说话算话。”

吃完饭，内海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球状物体递给我。

我一脸疑惑：“这是…？”

内海微微一笑：“给美月的信物。”

我打开一看，惊喜道：“诶，青苹果？！学长从哪里搞来的？”

内海：“从樱木家附近搞来的。”

我将青苹果捧在手心：“樱木学长嘛？…但是吃掉的话就不是信物了啊？！”

内海：“怎么会呢？吃下去变成身体的一部分，这不也是一种信物的存在方式吗？”

“嘿诶～也有点道理！”我咬了一口青苹果，酸甜可口的汁水就在心中蔓延开来，“吼契！”

“嘴巴里有东西就别说话了，别咬到舌头。”

我把青苹果递到学长面前，咽下嘴里的苹果后说道：“学长也吃吧，毕竟是信物嘛！”

“这不太好吧…美月不是已经咬过了吗？”

“什么意思嘛！亲都亲过了，还在意这个嘛！”

“不啊，但是…我的意思是，就是…那个啦…”

“什么啦！听不懂！快拿着，手举着很酸诶！难道是想美月喂给学长嘛？”

内海有些不好意思地接过苹果，犹豫了片刻，终于挨着青苹果的齿印旁咬下了一口。

“嗯…！吼甜，吼酸。”内海将青苹果递回来，我顺势接过来。

“不行哦学长，不要在嘴里有食物的时候说话哦！”

内海有些吃了哑巴亏地盯着我，我则是用着故作高傲的眼神盯着他。在一阵沉默的对峙中，内海咽下了口中的苹果片，两个人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在一人一口地吃完青苹果后，我拉着内海在无人的小路上散步。这条路环绕在食堂之后，再加上我与学长本身来食堂比较迟，所以这时鲜有学生出没。这个时节秋风

正盛，清凉之余夹杂着一丝寒意。

我和学长已经换上了一身藏青的秋季制服，除了领口和袖口，裙边和他的裤腿上都带着白二本襟线，整体显得没有那么死板。他的西式外套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白衬衫，如往常一样没有扣上最上面的扣子，也没有带领带；而我因为怕冷，外套的三粒扣全部扣紧，衬衫最上方扣紧的扣子外是女生统一的水白黄格纹领结，与衬衫之间还套了一层浅蓝色针织开衫，萌袖和宽领口像小兔子一样从制服内探出头来。

学校规定女生的制服裙下面禁止套裤子，对袜子的长度也有很严格的要求，比如冬季最长的袜子只能是黑色的过膝袜。听早纪她们说，要是被男老师抓到，会被恶趣味般地强制要求当众脱下来，非常恶劣，似乎以前还有女生带头抗议过。现在还没有到能够穿长筒袜的季节，所以我只能踩着白色纯棉小腿袜，任凭风撩过大腿间，我只能挽着学长的臂膀直哆嗦。

秋风清扫着落叶，却将落叶洒落地更加肆意。红色的枫叶、金色的桦叶满布在石砖路上、散落在空中、或仍顽强地挂在梢头，在暖洋洋的秋旭照射下，更添一层秋意。不过总归是到了秋末，没走一会我就被秋风冷得完全地黏在了比阳光更暖和的学长身上。

内海：“这么冷的话，就把裙子放下来呀！你看看你都卷了两圈了！”

我：“诶？可是这样好看嘛！其他女生都是这样的哦！”

这在一些爱美的女生中非常流行：将制服裙在腰部绕着腰处的皮筋卷两层，更方便地露出半截大腿。校规里写的是裙边必须及膝，将整个大腿遮住，但遭不住学校大半的女生都在违反校规，所以除了正式场合根本没有人管。我是不久前才跟着早纪她们学的，但是确实更冷了！

内海摇摇头：“不过说起来，如果实在觉得冬天太冷的话，是可以向相关老师申请换成男生校裤的。”

我：“诶？还有这种事情？我在别的高中也没听说过诶？！”

内海：“嘛，毕竟是去年才开始征求意见的，校规手册里还没正式录入，所以作为高一新生的美月应该是不知道的吧！”

我：“那学长想看美月穿校裙还是校裤？！”

内海看着我，脸上写满了纠结：“美月不是很怕冷吗？那要不穿裤子？我去帮你交申请函？”

“诶？学长不想看美月穿裙子吗？真扫兴！”我撒娇着把脸埋进内海的臂膀，拒绝与他对视。

内海：“诶？怎么怪我啊？可是美月就是很怕冷吧？”

我：“哼！那学长就多抱一会嘛！而且初中其实就已经冻习惯了…这里至少还能穿过膝袜！”

“行行行，那美月到时候别感冒就好！”内海只好无奈道。

“那就是学长答应了会多抱一会咯～”我轻轻地推了推学长，学长顺势往一边跟



了几步，我被学长带着快要倒向同一边时，学长又将我推回来。我们就这样推搡着，像两个醉鬼似地随意踩着落叶，发出一阵沙沙声。打闹了一会，两人便又恬静地挤在一块。

内海：“美月还是一如既往地元气呐！”

“那还用说～！”我把学长的手拍得高高的，逗得他噗嗤笑了出来。

内海收了收笑脸：“谢谢，美月。”

我：“嗯？谢什么～？”

内海：“因为看着美月的样子，我稍微也恢复了些干劲。”

“或许是学长的青苹果在起作用哦～”

我挽着内海的手臂哼起歌来，希望能让他稍微放松下心情～



“学长！”

周六因为爸妈仍要上班，所以在我的邀请下，学长就会来我家和我一起吃中饭。虽说现在睡裙也收起来换成了睡衣睡裤，但平日休息在家起床第一件事倒是换身休闲的居家服。款式是妈妈挑的珊瑚绒质感的藏青居家服，蕾丝边的娃娃领显得整体没有那么死板，所以即使给他看也还算体面。因为平时都会清理地板，所以平常起床都会穿好厚袜子，更方便在家里乱跑也不至于弄脏脚和地板。

“材料都买来了吗～？”

内海拎起手中的购物袋：“当然，午餐，还有美月要做的曲奇的原材料。”

我拍拍手蹦了蹦：“好呀～！好呀～！今天午餐打算做什么？”

我接过内海手中的购物袋低着头往里探，学长则趁机偷偷理了理我头顶还没睡醒的呆毛说道：“煲鸡汤。”

我正要拿回厨房，又想起什么转过头来问道：“今天应该不是我做菜吧？！”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后来学长告诉我，他只会做家政课上教过的菜品，其他的他从来没去主动学过。结果就是好几次他来我家，都得我做菜然后他在一旁学。

内海噗嗤一笑：“今天我做！鸡汤我在家也会给妈妈煲，也不难。”

或许是因为知道我今天还想做曲奇，所以他就想着不能午餐和点心都让我一个人做吧？

我把他的食材放到岛台上，走到客厅拿着小水壶打算先浇会花。

学长拖鞋进屋后，将夹克挂在门口的衣架上，跟着我来到客厅。

“之前第一次（周六）来的时候，美月好像说自己一醒来就会浇花。”

学长跟在我身后如此问道。

“唔，是这样。怎么啦？”

妈妈教我一周浇两次，我一般都是周六和周三浇。

“但是好像每次我来的时候美月都在浇花？”

“因为学长来之前都一直在睡懒觉嘛～”

这些都是妈妈养在家的植物盆栽，它们散落在茶几、玄关、窗台、厕所还有二楼的卧室与阳台等。尤其是二楼的窗台，整齐地堆放着两排颜色各异的多肉盆栽。我正在浇的是摆放在电视机两边的两盆有着特别意义的花。

“噯，正在给「美月」浇花呢～”

学长指着电视机右边的那盆蓝色惊喜说道。他第一次周六来我家时问起花的名字，我便跟他介绍了一些。

“嗯哼～好看吧？”

“嗯，比姐姐的那盆可爱。”

在电视机左边的是黑法师，那是属于姐姐的多肉。

这两盆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妈妈为我们挑选的。听妈妈说，当初买来的时候也只有这么一小盆，如今老桩长得太茂盛已经被放到了二楼阳台，我和姐姐的房间以及这里放着的都是剪下来的侧株。妈妈以前教了我们养护的方法之后，就让我们自己打理自己的植株，姐姐上了高中之后因为学业问题也是我帮忙照顾她的那株。等妈妈也变忙了之后，家里的植株基本都是我一个人打理。好在妈妈买的植株都不需要频繁照顾。

浇完一层的植株，又丢下他去二楼浇了一圈后，我才回到一楼。这时他已经在厨房那清理鸡汤的食材，我则跑到他的身旁用打蛋机搅黄油和蛋黄。

他往锅里加着姜片大葱段焯水，完了跑到我身边来围观：“美月要帮忙吗？”

“哇！不准偷看，这是要给学长的惊喜！”我赶紧用身子挡住学长的视线，一边往里面加低筋面粉和杏仁粉。

内海摊摊手，转身去处理要加的辅料。鸡汤要加的东西不多，泡好的松茸去根切块，胡萝卜切段，玉米切大段，最后简单冲洗下枸杞。处理好辅料后，也差不多焯完水了，将鸡转入大锅，加水没过食材，接着便开始炖煮。炖煮期间无事可做，他便又一次跑到我的身边来，此时的我才把原料混合到一半。

察觉到那边没了动静，我就用眼角瞟了一眼，然后把身后某位男友的视线挡住：“学长不准偷看哦！”

内海：“好好好，我不偷看！”

当我终于完成原料的处理，才注意到旁边已经摆好了裱花袋和裱花嘴。看起来是刚才，学长去储物柜里翻出来的。

“诶？学长知道怎么做曲奇吗？”我一脸震惊地看着学长。

内海点点头：“料理部的部长姑且也欠我些人情，所以就顺便问了问她怎么教你们的。”

我一脸失落：“那不就没有惊喜了吗？”

内海：“没事啦，美月想给我一个惊喜就已经是一个惊喜了。”

“在说什么？绕口令吗？”

“在感谢美月哦！”

“切，搞得美月像笨蛋一样。”我一边将面糊装进裱花袋，一边埋怨着学长，可内心却有一丝愉悦。

内海：“嘛，只是想知道最近女朋友在忙些什么，不行吗？”

我：“哼，就不能让女朋友有一些隐私嘛？”

内海坏笑着：“唔，不能说不能吗？（だめじゃだめ？）”

“不能！”

好像在不经意之间，学长又说了个绕口令。

“好吧，那下次我就不去料理部那边打听了，原谅我好吗，美月？”内海双手合十，向明明没在生气，却摆出一张臭脸的女朋友道歉。

“哼～！”

我没有理会学长，专心地将面糊挤出曲奇的形状，共计十五个曲奇，随后将它们放进烤箱里。

我盯着烤箱说道：“那个，美月没在生气哦。所以学长也不用道歉。只是…下次要是偷偷来打听的话，也请装得不知道好吗？美月想让学长看到自己努力的一面。”

“努力的一面吗？…”内海盯着盯着烤箱的我，随后又看向烤箱，“虽然知道美月想说什么，但是美月努力的一面，不是一直都能看到吗？”

“所以才说请装作不知道好吗…美月也想让学长能对自己心动一下。”

内海柔和地说道：“我现在就在心动着哦～美月想让我心动这一点，就已经让我心动了。”

我边听着，边将烤盘换了个朝向：“哼，油嘴滑舌的。”

内海：“哪有，明明很真情实感好吗？”

我：“因为美月现在还在生气。”

内海：“诶？不是说没在生气吗？”

“要我把所有事情都教给学长吗？有没有生气不会自己判断吗？”

“啊…现在绝对是在生气！”

“没有在生气！”

“果然在生气吧？！你的自称都变了！”

“怎么了？**我**怎么了？要我一直自称**美月**吗？！我就**我**了！**我我我我**…！！”

但是我绝对没生气，就只是有一点点生气…但绝对不是真的生气。嗯，这对学长来说或许还太复杂了，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真麻烦…

“好好好，我投降，我要去煮饭了，就老样子？”

“嗯，老样子。”

老样子指的就是煮两人半份的量，我只吃半人份，学长吃一人半份，剩下半分就是应急用，一般是我们俩平分掉。学长绝对是找了个借口开溜了，算了，饶过他吧。

烤制曲奇的前期工作完成后，我也只需要等待就行了。这时我才把注意力集中到旁边的鸡汤上，此时学长正在往里加松茸、胡萝卜和玉米。

“好香啊～”

“还不错吧～想先尝下汤吗？”

“现在还没调味吧？”

内海点点头，用勺子舀了一勺递到我嘴边，另一只手挡在勺子的正下方：“嗯，就只有鸡汤味，不过应该还有点汤。”

我轻轻吹了吹，用嘴唇点了点勺中的鸡汤：“还好，不是很烫。”我慢慢品着鸡汤，学长则慢慢抬起勺子，将鸡汤灌进我的嘴里，“嗯，很鲜！”

内海用拇指摸了摸我的嘴角和下嘴唇残留的汤渣，然后送到自己嘴里尝了尝，看着这一幕，我的心情稍微有些悸动。

“学长也想尝尝鸡汤吗？”

“诶？不用啦，等调味的时候再…”

我懒得听学长说完，一下子堵住了他的嘴，然后又松开。

“这下尝到了吗？”

内海反应过来，就像是看着做了坏事的猫咪，立刻摆出一副宠溺的表情：“那我能再尝一口吗？”

“本来就是学长做的鸡汤…”

于是他用同样的方式，尝了第二口鸡汤。

我：“能尝出味道吗？”

内海：“可能得再好好尝一下…”

这次学长用手环在我的后腰，引导着我靠到他的身上。我双手不自觉地贴在他的胸膛，他突然的举动惊得我有些不知所措。我佯装着想要将他推开，却也没有阻止他将舌头伸进来…可是应该早就尝不出鸡汤味了才对！

“不…不准再说没尝到了…！心脏要受不了了…！”在学长的围剿中，我胆怯地提出异议。

内海挤着眉质疑：“不是美月先开始的吗？”

我：“但是本来就只想让学长尝一口的…”

内海嗤地笑出来：“那现在不生气了吧？”

我扁着嘴：“一直都没生气呀？！”

内海微笑着点点头，松开了在腰间的右手却没有抽离，这次我们应该是达成了共识吧！

我：“等下…曲奇，要夸哦…第一次做没什么把握。”

内海左手伸过来捏我的脸颊：“为什么要以「我不会夸」为前提呢？美月做的一定会很好吃的。”

我：“那是因为学长是男朋友吧，滤镜太重了。”

内海笑笑，随即烤箱的定时到了，我从学长的怀中挣开，将曲奇取出来，至少形状看起来没太大问题。

我：“最后就是等它们自然冷却，学长那边怎么样了？”

内海打开炖锅，往里加了一些盐调味，最后花了点时间调了碗鸡丝料汁。

内海：“快好了，米饭应该也快了吧？”

“学长多久前煮的？”

“大概就半小时前吧？”

“那就快好了。”

我从橱柜里取出餐具，学长也过来帮忙把一些果蔬盛好先端到餐桌上。期间米饭也好了，我盛米饭，学长则回来用一个大碗盛鸡汤和辅料。来到餐桌后，学长先让我坐下，顺带着帮我盛了一碗鸡汤。

“稍等一下，我再处理一下整鸡。美月先吃吧。”

我点点头，顺势夹了块玉米。

不一会，学长将撕好的鸡丝装在另外一个盘子里端过来。

内海：“怎么样，味道还行吗？”

“好喝！超好喝！”

内海看了看桌底下晃悠的双腿，看得出来女孩是真心觉得好喝。

我：“学长平时煲完鸡汤都会撕鸡丝吗？”

内海点点头坐到我对面的位子上：“不然吃起来很麻烦吧？而且煮透了很容易撕，不觉得很解压吗？”

我：“那学长辛苦啦！给学长夹点鸡丝！”

内海将自己的碗递给我，任我往里面乱夹食物。

“美月要酱汁吗？”内海接着从我这接回盛得满满当当的一碗鸡汤。

“不要，蘸着鸡汤吃就好了。”

简单餐前礼后（いただきます），我们共进了午餐。

“说起来，美月上旬去料理部，一直待了一个多小时哦。”内海尝着鸡丝，随口聊起一个话题。

“唔，好像是。怎么了？”

“我想之后美月去料理部的时候，我就在教室里等你吧，正好可以看会书。”

“哦，行呀～学长上次好像说是去轻音部有事情来着？”我顺口咬着玉米。

“嗯，那次正好有事，所以之后待在教室里也方便找到彼此。或者就是等差不多了，我来料理部找你。”

“不要！不准学长来偷窥！学长就待在教室吧，美月会带回些点心作补偿的！”

内海笑了笑。接着我又聊起班上的女生说要去庆祝我脱单的事情，内海只是在一旁傻笑着听我吐槽。

“哦，说起来，朔他们也想帮我搞个脱单派对，可能也就是去 KTV 唱个歌，美月要不要一起来？”

“朔…さん”

“对啊…？哦，樱木朔（さくらき さく），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樱木学长。”
原来樱木学长的名字就是姓氏的前两个音，突然感觉这个名字有种既视感。

“那…不太好吧？都是学长的同班同学吧？”

“嗯，如果美月不想来就拒绝好了，就只是顺口一提。也不是什么大事。”

“学长想让美月去吗？”

内海喝了口鸡汤后说道：“我当然想咯！那几个人天天缠着我说要见你，再说就我们几个熟人去也没啥意思。而且朔也在，应该不至于难为美月。”

“唔…那就去吧？反正料理部一周也只用去一两次，美月比较闲。”

“嗯，时间可能会是文化祭后的第一个周末吧？因为文化祭前大部分人都有些事要忙。”

“好，知道啦。”

闲聊着午餐时间转眼就结束了，所幸两个人终将整只鸡都清理得干净。虽说大部分都是学长吃的，我只能稍微帮他分担一些。清理好碗筷后，学长惯例在我家泡了杯咖啡，而我则把曲奇端到茶几，坐在沙发上边晃腿边品尝起来。我喝咖啡的话晚上会睡不着，所以学长只是递了杯热牛奶给我。

我：“学长真喜欢喝咖啡呢，每次都偷喝爸爸的咖啡！”

内海：“嘛，下次我会带同款咖啡过来的，让你爸发现就不好了…”

内海说着，就被我塞了块曲奇到嘴边。

我瞪大眼睛问道：“怎么样？！”

内海仔细地品尝后得出了结论：“好吃诶！这个形状也很正点，味道甜而不腻，这真的是美月第一次做吗？”

“呃…其实学长不用这样夸美月的…”

“啊？我说的是认真的呀？”

“好好好，就当学长是认真的吧！好吃就多吃点！”

内海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吃曲奇，看他享受的表情，看来第一次曲奇确实做的还不错？

我吃了一半的曲奇后，举着玻璃杯，脱掉拖鞋在沙发上屈起腿，侧靠在学长的肩上。

静谧的片刻后，内海突然问道：“所以美月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平时都不在家。”

我就这样靠着学长说道：“爸爸是专科医生，所以有时候急诊太多就会直接住在医院里。妈妈是护士，他俩工作时间基本上重合，爸爸睡在医院里的时候，妈妈担心他的身体，所以就想把精力放在他那边。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医院里认识的。”

正是因为父母都在医院工作，所以那天我才知道怎么处理跌打损伤，家里也总是备着各种医用物品。

内海：“可是这样谁来照顾美月呢？”

我叹了口气：“姐姐（お姉さん）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是她一边学习一边照顾美月，等她去上大学了，我也读初三了，生活也能自理了。回想起来，很多菜也是从姐姐那学来的。”

内海：“诶？美月还有姐姐吗？”

“诶？难道以前没说过吗？嗯…不过美月和姐姐的关系也不是很好，爸爸对我们都很严，但是他对姐姐是当作男生的严厉，所有成绩都要追求最好，对美月就是当作女生的严厉，像是宵禁啊，不给买手机之类的啊。姐姐倒是刚上高中就给她买手机了！”我突然又想起什么，把脸侧向学长那边，“说起来，学长也没有手机吧？为什么呢？”

内海抿了口咖啡：“感觉没必要吧，反正也没啥非要手机才能联系的事情。即使在学生会，也都是能在办公室或者教室找到我的。”

我又将头靠在学长肩上：“唔…那幸好美月现在也没有手机，不然的话肯定也希望在手机上和学长聊天吧！”

内海：“所以美月和姐姐的关系为什么不好呢？不是她一直照顾着你吗？”

“就是因为教育方式不一样啦！虽然是一个家里的姐妹，但是性格却因此差得越来越多，尤其是感觉到姐姐的性格越来越像爸爸后，就不知不觉和她疏远了。其实也不能说不好吧，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跟她相处。”我喝了口牛奶，将目光眺望出窗外，“所以和爸爸的关系就那样僵着，和姐姐虽说也没那么僵，但是她已经搬到大学那边去住了，和关系最好的妈妈见面次数却不多。像今天这样有学长在身边就感觉稍微能够安下心来。学长…之后的每个周六也能这样过来陪美月吗？”

内海：“之前就答应过美月了吧，之后都会过来的。”

“那就好！”

我笑了笑，突然想到什么，将玻璃杯放到茶几上，转身环抱住学长。

“说起来，学长是怎么知道美月的生日的？！好像都一直没想起来问。”

内海憨笑着：“问了下佐藤さん，她跟我说过她查过你的资料。”

“啊？！那个坏女人！怎么还泄露个人隐私？！”我使劲摇着内海的肩膀，晃得他急忙先把手中的杯子放下。

内海：“哎呀，其实佐藤さん也没你想的那么坏啦！”

“之前学长说要在文化祭帮佐藤さん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了！学长是不是还对她有留恋啊！”我气得更加卖力地摇晃着学长。

内海急得抓住我的手腕：“我和她一直都只是同事关系啦！那以后不提她了好吗？”

学长的力度并不大，感觉能轻易地挣开，但我就这样任由他抓着。

“哼…那把学长的生日也告诉美月，这事就算过去了。”

内海总感觉自己吃了个哑巴亏，不过也不是什么需要特别隐瞒的事情：“圣诞节，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这么冷的时候出生？难怪不怕冷诶！”

内海无奈地笑笑：“我倒是觉得和生日没太大的关系。”

冬天的生日，心中突然有了一个想法：“那学长就好好期待一下生日礼物吧！这次绝对不会让学长提前知道的！”

这本是一个恬静的午后，正热恋着的情侣随意打闹的秋旭时光，却因突如其来的开锁声，变得心惊胆战起来。

“我回来啦！…诶？家里有客人吗？…美月！在家吗？！”

进门的是一位穿着白衬衫和浅色牛仔裤，外面裹着棕色大衣的年轻女性。

女性：“美月你在家就打声招呼啊！…呃，你是谁？”

因为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我反而是躲在了学长的身后，完全不敢与姐姐对视。

内海像是被枪指着般举起双手：“我是…美（み）…雨宫さんの朋友！”

“美…？”雨宫姐姐仅从一个音便察觉到了一丝异样，“先不管你，美月，你能先出来解释一下情况吗？”

我急速揣摩着怎么才能不让姐姐起疑心，悄悄地从学长背后探出来，用着虚伪的笑容问道：“那个…姐姐大人，你怎么回来了？”

姐姐：“什么姐姐大人，你吃错药了吗？妈妈说我今年都没怎么回过家，所以今晚一起回家聚一聚，他们没跟你说吗？”

我委屈道：“没说啊！”

姐姐：“哦…虽然跟不跟你说都没啥关系，毕竟你一直在家来着。”

我：“那也要说一声啊！妹妹的人权呢！”

“妹妹的人权不就是趁家人都不在偷偷带男朋友回家卿卿我我吗？”姐姐随后用犀利的眼神看向内海，“我有说错吗？男友くん（彼氏くん）？”

内海：“那个…我是不是不该出现在这里？”

我一把环住学长的脖颈：“男友咋了？我就交男友了，比你这个单身姐姐有女人味多了！”

姐姐用手指绕过内海指着我，愤怒道：“不是，我单身？我单身是因为我想单着，想追我的男的都能从大学排到家门口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是吧，那要不要我把这事告诉爸爸啊？”

一听到姐姐要告状，我慌张地双手合十哀求道：“姐姐大人息怒，妹妹知错了，只求您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爸爸。”

内海一直夹在姐妹中间不知所措。

姐姐叹了口气：“好了，不跟你闹了。等下你出去买点晚餐要用的食材，我就帮你保密。”

“唔，好…”

随后她便转身找纸笔写购物清单。我从沙发上下来，拉着学长的袖子准备把他送走。

内海悄悄凑到我的耳边说道：“好尴尬…”

我：“别慌…一切都在美月的掌控之中。”

不一会，我们已经在玄关处穿好了鞋，姐姐写好清单后就走到玄关递到我的手上：“哦对了，购物美月你一个人去就行了，男友くん你给我留下。”

我在原地愣了一会，确认了自己没有听错后惊呼道：“哈啊？”

姐姐：“哈啊什么，我只说了让你一个人去啊？”

内海：“可是我留下不太好吧？”

姐姐转向内海问道：“男友くん想让美月被她爸爸关禁闭吗？不想的话现在你俩就得听我的，明白吗？”

内海看了看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也没办法，反正只要爸爸不知情就能从长计议。

我悄悄在内海的耳边轻语：“先帮忙稳住姐姐吧…等美月回来…”

内海听罢点了点头。

“不准对学长出手。”我最后像姐姐叮嘱了一句后，带着钥匙和购物袋出门了。

🌟🌀🌀🌀🌀 **走前学长把夹克披在我的睡衣外** 🌀🌀🌀🌀🌟

在一阵关门声后，雨宫姐姐捂着额头终于忍不住问了我一句：“男友くん，你不觉得美月有点呆吗？你是不是什么地方被她骗了？”

我一脸疑惑：“诶？这是雨宫さん可爱的地方吧？”

“我看你也有点问题。”雨宫姐姐转身走进屋，“你也进来吧，我有点事要问你。”我只好再次脱掉鞋子进屋。

“看来你应该不用泡茶了吧？我看你已经有一杯咖啡了。你就像刚才那样坐沙发那吧。”说着，雨宫姐姐到冰箱里拿了些牛奶倒进杯中喝了起来。

我走到沙发边跪坐着：“那个…雨宫姐姐喝冰牛奶不会肚子疼吗？”

雨宫姐姐呆呆地看了看手中的牛奶，又看了看我：“哦…美月好像是会肚子疼来着。不过确实最好先热一下…原来你连美月的这些都知道了吗？”雨宫姐姐转身将玻璃杯放入锅中水浴加热。

我：“嗯…就是感觉雨宫姐姐和雨宫さん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雨宫姐姐：“嘿诶？不一样的地方？那先说说有没有一样的地方吧，我对这个更感兴趣。”

我：“比如…都很强势？”

雨宫姐姐：“等等…强势？你确定你在说相同点吗？美月很强势？”

我：“嗯…她总是会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特别主动。”

“男友くん，你绝对是被她骗了。美月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雨宫姐姐热好牛奶后也来到茶几边跪坐下，“哦还有，忘记自我介绍了，我叫雨宫天月（あめみや あづき），是美月的姐姐。”

“内海侑（うつみ ゆう），雨宫さんの学长。”

“只是学长吗？”天月露出期待的表情喝了口牛奶。

“现在…姑且也是她的男友。”

天月咯咯地笑着：“在我面前不用拘束，你想叫她美月就叫吧，我毕竟是她的姐姐，不是她的爸爸，我又不是什么坏人。”天月顺手从茶几上的盘子里取出一片曲奇吃了起来，“哇，这曲奇真好吃，是你给美月做的吗？”

我摇摇头：“这是美月做的。”

天月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曲奇：“诶？她现在还会做曲奇了吗？天哪，明明我教她做菜的时候她都懒得学，这还是我认识的美月吗？…诶不对，这是她给你做的吧？天哪…看来你真是她男友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告诉她，呆或许也是她们的相同点。

天月：“哎呀，我开玩笑的啦！其实我就是有些震惊，她居然会因为谈恋爱而改变这么多。”

我腼腆地笑笑：“她是个很出色的女生，即使没有喜欢上我，她也会有主动去改变的一天的。”

“你也太迁就美月了，这对她可不好。”天月看着我，露出一副欣慰的笑容，“另外以后你就跟美月一样叫我姐姐（お姉さん）吧。”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天月。

天月：“难道不愿意吗？这可是认可你这个男友的意思哦！”

我：“会不会…不太好？”

“不叫的话我就把你的事告诉她爸爸了哦，你可能会被他打进医院哦？你要知道你的腿被打断了，他也能帮你治好，然后再打断一次…”天月的手上模拟着打断腿的动作。

“…她爸是骨科的吗？”

“那倒不是，所以才更恐怖啊！以后你的腿可能就不能走路了！”

“知…知道了…”我倒不是怕被打断腿，只是美月叮嘱了要我稳住她，“姐…姐姐？”

天月：“嗯，侑くん！…我可以这么叫你吗？”

我：“啊…一般我朋友都是叫我内海的，侑只有一个音稍微有点太亲昵了。”

天月不以为意：“哦，那就是我可以叫你侑くん吧！”

“姐姐的话…倒也无所谓。”

天月又喝了口牛奶，拿起最后一块曲奇，用着审视的语气问道：“侑くん，你喜欢美月哪点？”

“温柔的点，善解人意的点，主动的点，黏人的点。”说着，脑海里与美月的回忆就慢慢浮现在眼前，“哦，还有爱哭的点，吃醋的点，生气的点，霸道的点…”

天月看着少年时而会心一笑，时而宠溺地说着妹妹的坏毛病，无论好的点还是坏的点，他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好了，够了…太长了懒得听。”天月像是在吃狗粮般赶紧打断我，“但是你说她爱哭是吧，难道你经常把她弄哭吗？”

我：“唔…她有哭过几次…虽然也不能说跟我没有关系…”

“哦…那你听好了，要是以后再被我知道你弄哭她，你就别想再见到她了，明白吗？”天月的这句话冰冷地感觉不到一丝温度，用机械般的口吻划清了她对我的最终要求。说罢，她的眼神又变得如开始般友善起来：“嘛，毕竟她是我的妹妹，她的男朋友我可是要求很高的！”

“我…会努力的。”

天月：“好啦，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侑くん把联系方式给我吧，以后我会定期来找你问美月的近况的。”

我有些尴尬，因为：“我没有手机。”

天月一脸震惊：“啊？我还以为现在的高中生只有美月没有手机了…”

我：“那个…就是稍微有些情况吧，而且手机对我也确实没什么用。”

天月像是突然察觉到什么问道：“说起来，你们的学校周六不用上课呢。明明是以升学为主的高中？”

我：“嗯，因为前几年有有家长闹说周六的课上了也是浪费时间，不如空出来去上补习班。”

“那倒确实，课上教的那些补习班都会讲。”天月点点头，“所以说，你是美月的学长，那至少高二了吧？你不用去上补习班吗？”

“算是有在上吧？我有个朋友会把他补习班上每周的资料借给我，我抽些时间自己准备就好了。”

“诶？居然是自学吗？难不成侑くん成绩很好？”天月有些吃惊。

“没有，只是这种方式比较适合我。”我有些不知如何开口。说起来，这些事我也从来没和美月说过，也幸亏她从来没问起过。

天月看出我有些为难，也不再过问了：“好吧…每个人都有难处吧。说回来，你和美月都没有手机到底是怎么谈到一起的？你们活在上个世纪？”

“总归学校里还是能见到的嘛。”我喝了口咖啡，紧跟着毕恭毕敬地问道，“但是姐姐要问美月的近况…为什么要找我呢？”

天月叹了口气：“因为我跟那孩子关系有些微妙。感觉侑くん现在应该比我更了解美月了吧。”天月看了看手机：“唔，美月那边应该也快要结账了，侑くん，你去帮美月拎一下东西吧，她一个人估计够呛。其他的我们下次见面再聊。”

我应了一声，起身走到玄关，天月跟在后面也来到了玄关：“你只要把她送回来就行了，今天就别再进我们家，直接回家去吧，不然等会再被她爸撞见就麻烦了。”

我点点头，正转身握着门把手，想了想有些话还是应该告诉姐姐，于是又转回来看向姐姐：“姐姐，我觉得你也稍微体谅一下美月会比较好，我想美月她还是打心底里喜欢你的。”

天月被突如其来的话语震撼到：“诶？难道她还跟你说了她喜欢我吗？”

我摇摇头：“因为她每次提到和姐姐你关系不好的时候，都是唉声叹气的。所以我想，她还是想和姐姐变得要好的…就只是这样的猜测而已。”

天月的嘴角悠悠上扬：“这样啊？没想到有一天我作为姐姐还要被一个外人来教育哇？”

“没，只是一点个人的想法，可能有些失礼了…那我就告辞了，再见姐姐。”我最后向姐姐鞠了一躬，走出了雨宫的家。

“好，路上小心，男友くん。”



“诶！学长怎么跑出来了？姐姐放过学长了吗？”

我从雨宫的家里走出来后，一直来到旁边的小商场，果然在这里碰到了结完账的美月。

美月：“居然有这么多东西，学长帮忙拿一下吧！”

我顺手接过美月手上的一大袋购物袋，确实有些沉，美月一个人拎肯定会累得半死。因为我只穿着一件纯棉的长袖 T 恤，美月便想把夹克还给我，但是和我牵手比对了下温度后，她也明白或许她才是更需要这件夹克的人。

美月拉着我往回走，我趁机偷偷瞄了眼手中的袋子，里面除了食物还有几包卫生巾。这么说来，这三周的相处下来，她除了喝牛奶着凉拉肚子外，确实都没有出现过什么异样。

回家的路上美月便开始了抱怨：“怎么要买这么多东西，一晚上肯定吃不完！姐姐还要美月一个人来买，太坏了！所以她跟学长说了什么没？！”

我一只手拎着购物袋，另一只手被水母缠着：“其实也没什么，随便聊了聊，像是美月做的曲奇之类的。”

美月一副期待的样子：“诶？姐姐吃了曲奇吗？她怎么说？”

“她夸奖美月做的好吃呢！”

“嘿诶？一点也不高兴呢，她估计是当成是学长做的了吧，想要讨好一下学长。”虽然美月嘴上说着嫌弃，脚步却轻快了起来。

“哪有，我跟她说了是美月做的曲奇，她更加惊喜了。”

“哼哼～这样啊，那毕竟是美月做的曲奇！”

我也喜欢美月现在这样天真的样子。

“美月的姐姐看起来很喜欢美月呢。”我虽然也想抱抱美月，但是两只手实在腾不出空间。

“学长在说谁？是在说雨宫天月吗？这是怎么组成一句话的？”

“嗯，就是美月的姐姐。怎么说呢？跟美月的姐姐聊了一会后发现，你们姐妹都是傲娇呢。明明都关心对方，但都不想第一个向对方示弱。所以就只能通过外人来了解彼此。美月的姐姐对我说要我照顾好你，还威胁我不准欺负你，又一边关心你最近的变化。”

“姐姐…她真的跟学长说这些了吗？”美月有些不知所措，像是第一次了解到姐姐的另一面。

“嗯，这种感觉我也有体会。越是亲近的人，就越是会变得不坦诚，变得固执己见，渐渐地失去认真交流的耐心，最后或许会变得恶语相向。”

“那不是糟糕吗…？”美月低头思考着什么。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家人吧，正是因为你们是姐妹，所以才会有恃无恐，即使真的伤害过彼此，最后也会变成过往云烟一笑而过。因为美月一直都喜欢着姐姐不是吗？”

“美月…才不喜欢姐姐，姐姐最差劲了。”美月狡辩着。

“嗯，美月是那种「正是因为很喜欢才会开始讨厌」的类型对吧？就跟交往那天美月跟我说的话一样。”

“干嘛！学长是学长，姐姐是姐姐！…”

美月话音刚落，我便说出了我的结论：“但是心情是一样的对吧？”

秋日缓缓下落，两人的影子被越拉越长，将突然打断的惬意午后稍稍延续。或许也因此，女孩稍微变得坦诚了一些。

“可…可能吧…？”美月嘟起小嘴，“跟学长说话总是被带着跑。讨厌！”

我把美月送到家门口：“那我也该回去了，周一再见？”

美月转身抱着我，不舍得我的体温：“学长…美月有点怕见姐姐。”

“因为意识到自己喜欢姐姐吗？”

美月在我怀里点点头：“嗯，而且她要是也关心美月的话…感觉有点对不起姐姐…”

我用手摸着美月的后脑勺：“这份心情，美月的姐姐也是一样的吧？毕竟你们是姐妹嘛！”

美月从我的怀里抬起头来：“真的吗？”

“相信我，试着和姐姐和好吧？”

“那…给美月一点勇气吧…？”

我明白美月眼神的含义，稍微俯下身子，美月也情不自禁地轻踮脚尖。

我离开她的唇，浅笑着问道：“勇气传达到了吗？”

“嗯，快满出来了！（いっぱい！）”美月红着脸莞尔道。



美月将夹克还给我，我最后捏了捏她的脸转身离开。
如果她们能和好就好了。



从美月读幼儿园时起，我就开始每天小学放学后来接美月回家。偶尔她想吃棒棒糖，我就带她去路上的超市。她想和其他同龄人玩，我就带她去附近的公园。即使她只想和我玩，我也会陪她一起玩。她发烧我请假在家照顾她。有时爸妈不回家吃饭，我得为她做饭。我做的饭我自己都觉得难吃，她却总是夸我做的饭香。

“姐（ねえねえ）！看！城堡！”

某天她正在沙堆里堆着完全看不出是城堡模样的玩意朝我。

“美月，你觉得那是城堡吗？”

“是啊！不然还能是什么？”

“哎…”我叹着气，美月比我小五岁，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她太过幼稚，“城堡要这样，再这样…你看这样是不是更像城堡了？”

美月的双眼发着光看着我：“哇！姐是天才吧！姐什么都会！”

我无奈地向她露出微笑，看着妹妹天真无邪的样子，自己也会跟着幸福起来。

等她玩腻，我帮她洗手洗膝盖，帮她擦鼻子，然后领她回家。经常也会有其他家长说我比起她的姐姐，更像她的妈妈。

“美月晚上想吃什么？妈妈说我们可以买点自己想吃的回去她来做。”

“诶！胡萝卜！”

“然后呢？”

“唔！…叫不出来。”

“呃…那一起去超市看看吧。”

我牵着她的手，她总是一蹦一跳的。

走到半路上，她突然停下脚步，躲到我的身后：“姐…那里有只狗…”

她因为前段时间被狗追过，所以现在怕狗怕得要命。

“姐在，不要怕。”

它看到美月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便吼了起来。

“呜呜…姐！它在叫！”

我也凶狠地盯着那条狗：“哪来的野狗，狗叫什么！”

尽管那狗听不懂，但它还是被吼得安静了下来。

等我们经过它，它又开始狗叫起来。

美月害怕地抓紧我的手，我忍无可忍，捡起路边的树枝朝它追去：“本天月的妹妹你都敢吼，真当自己是个畜生了！”

我追着直到狗跑出十几米远，身后某个小生物才追上来抱住我。

“姐…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我扔掉树枝拍拍美月的头：“姐不就在这吗？狗已经赶跑了，我们回家吧。”

我再次牵起美月的手。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轻声问道：“姐以后能一直陪着美月吗？”

“当然，毕竟我们是姐妹啦。”

她露出幸福的笑容：“太好啦！最喜欢姐啦！”



美月：“姐！姐！能借你的 SWITCH 玩吗？！”

那是美月还在读小学二年级，我刚升上初一的时候，我如往常一样回到家，她如往常一样跑到玄关来扑到我身上，像一只惹人怜爱的小兔子。

我将美月抱下来：“直接送你了吧，我以后应该没什么时间玩了，等下还得去补习班。”

美月的手抓着我的袖口：“姐！那周末能一起玩吗？”

我：“周末要去练吉他。抱歉了美月，爸爸给我安排了很多课，爸妈不是说要带你去水族馆吗？有机会再陪你吧？”

“周六他们也只是把我丢在水族馆，要回家了才来找我…还有还有！”美月想起什么似的在我身上一蹦一跳的，“上周我遇到一个男孩！他好像也是孤零零的！而且他叫我姐姐！我现在也和姐一样是一个姐姐了哦！（**あたしは姉姉みたいなお姉さんになるよ！**）”

美月露出一个甜蜜的微笑，不久前掉的门牙槽里已经能看见新牙。

“嗯嗯，那不是挺好的吗？美月多找同龄人玩会有共同话题吧？”我将美月推开，往房间走去。

美月不依不挠，跟在我的身后一直进到我的房间：“姐…能不能抽空陪陪我，爸爸妈妈今天也都不在家。晚上能和姐一起睡嘛！？”

“算了吧，我回来的会有点晚，美月一个人早点睡吧。然后把 SWITCH 拿走吧，一个人的时候就打游戏打发时间吧。都一样的。”我指了指桌上的游戏机，然后开始准备补习班需要的课本，“好了，别待在我房间了，我等下就要出门了。”

“好…”美月拿起桌上的游戏机走出了我的房间。

我收拾完东西走出房间，美月已经赖在沙发上玩起了游戏。听声音，她应该在玩最近沉迷的海盗冒险游戏吧。

美月转头看过来大喊道：“姐！路上小心！”

我回头看着无忧无虑的她，却只能感觉到手中书包的重量。

一切或许就是从那天开始的吧？从那天起，我开始有些讨厌妹妹。



一直到她升入初一，那时我读高三。妹妹因为戴上牙套，在学校被同班女生霸

凌。本来计划等我毕业搬新家的爸爸，一怒之下选择让妹妹转校。在无视我的感受后，我们一家搬到了现在这个一户建。

那天，我如往常一样正在回家的路上，电车驶向的却不是往常的方向。

站台上，我百无聊赖地刷着手机，旁边的同学熙熙攘攘地谈论着等下去哪个咖啡厅，那对穿着同一套校服的兄妹，哥哥正在把撒娇的妹妹推得远远的。我已经不在意这些是否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这些都与现在的我无关。因为我的课余生活，随着升上高三变得只剩下了补习班。我戴上耳机，将聒噪隔离。

电车停了一站又一战，那些与我同一校服的人都渐渐不见了踪影。我看着车门窗上疲倦的自己，眼神中只剩下空洞，而空洞之下，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我回到家时，一听到我的声音，美月也如往常一样来到玄关接我，但是能看出她的神情与动作都因霸凌的事情，开始变得心惊胆战。

美月：“姐姐，欢迎回来。（お姉さん、お帰り。）”

我无视了她，径直往房间里走去。

美月则是跟在我的后面：“姐姐…晚饭做好了，等下一起吃吧？”

我摇摇头：“不了吧，我等下就要去补习班了，时间有点紧，路上买个三明治吃就行了。”

美月：“哦对，姐姐最近回来都变晚了呢…那就没办法了…”

我终于有些忍不住，在我的房间门口前停下：“哦…？哦什么哦？”

美月由于急停差点撞到我身上，赶紧在我的身后停下：“诶？什么？”

我突然觉得莫名地可笑：“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回来晚吗？你知道这个新家离我的学校有多远吗？我每天都要多花一个小时在通勤的路上，而这都是因为那个混蛋老爹为了你搬到这个鬼地方来。我跟他说这会对我的学业有影响，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他说：「你是姐姐要让着妹妹」。然后你现在就只是说一句「哦，那就没办法了呢。」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吗？”

美月连忙解释：“我…我没有那个意思…姐姐…”

我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盯着自己曾经宠爱的妹妹：“而你就只需要每天这样待着家里，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不是吗？你知道的吧，我从小学开始就上着各种各样的班，从来不能有怨言，只能被爸爸一直逼迫着去学那些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妹妹因为突然的嘶吼开始啜泣，而我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大声，“我初一也被别人霸凌，就因为我在课间看言情小说这种无聊的小事，而我回到家后，爸爸只是一个劲地骂我「没用，为什么不霸凌回去，就是因为我软弱，才会被别人欺负」！所以我第二天就朝那个人的鼻子揍了一拳，把她的鼻梁打断了，血不断地从她的鼻子里流出了，我至今都能记得那个场景。只有那个场景才能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人会帮我，即便是自己的父亲！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

“但是你呢？你小学去上钢琴课，上了一个月说没意思爸爸就帮你退了课。你说

没有想学的东西，爸爸就开始让着你，就连他抽烟都是因为你讨厌才戒的，明明我也很不喜欢他抽烟啊！现在你被别人欺负，爸爸就会来替你出头，爸爸可真是偏心啊！我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活，不能有自己的喜好，这些东西全部都被爸爸给夺走了，这些东西爸爸全部都让给了你！你明白吗？爸爸的偏心，我的爱好，我的自由，我的一切都已经被你夺走，就只是因为**你是妹妹，我是姐姐**！而你要做的，就只是在这哭哭啼啼的吗？哭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她的眼泪如珍珠般滚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失望地看着她，转身打算进入房间，却被她拉住手：“我…我只是想要姐姐陪…想要爸爸妈妈在家里…想和朋友一起玩…我做错什么了？我到底做错什么了啊！…我也想让姐姐开心！但是每天姐姐在家的时间就那么一点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关心我的感受！爸爸那种自以为是的偏爱，我根本不要啊！我想要你们陪在我身边啊！”

我明明也想陪在她身边，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女吧，因为率先浮现在我脑海的画面，就是父亲对着我恶语相向的画面：“**根本没人关心你，美月！**快点长大吧！”

我为自己感到可怜，我为自己说过的话感到恶心，它让我伤害了我最宠爱的人，它让我变成了我最讨厌的人。

半夜从补习班回到家，我敲响美月房间的门。她出来后，我为傍晚的冲动向她道歉。她微笑着原谅了我，她说理解我，说是她太幼稚了，她的眼神里充满着寂寞与无助。从那天起，美月封锁了自己的内心，她再也没有对我笑过。



某个春日的清晨，父亲把车后盖合上，朝着我们吆喝：“好了！都收拾完了，那天月该上车了，准备去东京大学了！”他看了看手表喃喃道，“要开蛮久的，希望能在半夜前回来。”

母亲：“我们一家都没去过东京大学呢！今天能蹭蹭天儿（**あっちゃん**）的面子呢！月儿（**みっちゃん**）也一起去吧？”

美月站在家门口，一只手抓着另一边的臂膀，有些不知所措：“不了吧，妈妈，我对大学也不感兴趣。”

“嗨呀，月儿不想去就算了吧，天月、孩子妈，上车！”父亲吆喝着坐进了主驾驶。

母亲看着美月，又看看我，叹了口气：“哎，那月儿，一个人在家乖点哦～”

母亲走到倚在副驾驶门前的我面前，轻声说道：“做姐姐的跟妹妹好好道别，别板着脸，看着我就难受。”

母亲拍拍我的后背，把我推到美月的前面，美月却低下头去，不与我对视。

“那个…美月…”我挠挠后脖颈处的头发，不知所措的不止美月一个人，“那个

…姐姐要去东京住了，以后家里就你一个人了…好好照顾自己，好吗？”

美月耻笑了一声，随后又恢复了无表情的状态：“姐姐才是，晚上不要再吃三明治了。”

“嗯…我会记住的。”

话音刚落，空气便陷入了沉默。或许这样的对话就算是告别了吧，或许这样就够了吧？

我转过身，再一次从美月的眼神中逃开。我打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

母亲坐在我的身后一副头疼的模样：“真没个姐姐样。”

我：“我…只是不习惯煽情而已！”

父亲：“哎呀，天月考上东大就已经是「姐姐样」了！孩子妈在担心什么啊？那我们出发了，孩子妈，跟月儿说一声。”

汽车的引擎声响起，母亲伸出车窗外，向美月挥挥手，美月将手微微举起，有些不甘愿地与我们告别。

我没有挥手，因为我没有资格。

汽车渐行渐远，慢慢将破碎的过往一点点剥离出自己的身体。

突然，后视镜里的那个身影跑到了街道上，用着夸张的幅度挥着手。她没有说一句话，像是无声的告别。

我仿佛突然间意识到什么，她天真幼稚并不是向来如此，她天真幼稚只因为她是我的妹妹。所以即使被我狠狠伤害过，她仍然不舍得我离开。

直到我注意到自己流下了眼泪，我才明白：我并不讨厌她，我讨厌的是她眼中的自己。



美月铆足了劲把购物袋挪到玄关，我走到玄关处：“欢迎回来，美月。把袋子先放玄关吧，先拿点东西出来。”

美月点点头：“晚餐要做什么？”

我：“咖喱，打算炖的久一点，美月来帮忙吧？”

美月跟着我来到厨房处理食材。

我想起刚才在窗口偷窥到的场景：“啊啊～真是便宜那小子了啊，随随便便就能亲我的妹妹！”

美月呛了一口水诧异地看向我：“噗，什…什么？姐姐在说什么啊！”

我朝着美月笑了笑：“侑くん，是个好孩子呢。”

美月害羞地低下头去：“其实最开始是我先亲他的…”

“哦！难道这就是侑くん说的霸道的地方？”

“啊？！什么霸道啦！一点都不淑女！学长还跟姐姐说什么了？！”

“夸了美月很多哦，我都没想到美月有这么多优点。”

“他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了！”美月冲到我面前急不可耐地想知道答案。

我轻轻挡着她以免她又粘人：“自己去问他啦！这种事情还要姐姐来转述吗？！”

“怎么好意思问啦！真是的，姐姐老是这样！还有，不要叫他侑くん，我不喜欢姐姐那样叫他。”

我看着美月着急的模样，忍不住调戏她：“那要不我也像美月一样叫他学长？”

美月：“不行！学长只有美月才能叫的！姐姐都比学长大三岁，叫他学长是想显得自己年轻吗？”

我：“呃…我觉得有必要把你现在的样子拍下来，下次给你的男朋友看。”

我假装着拿出手机拍下美月现在的表情。

美月：“什么样子？说真话的样子？”

我按下拍摄键，不怀好意地笑着：“美月吃醋的样子～”

美月瞬间红通了脸，蹦着想要抢过我的手机：“什么啊！姐姐要干嘛啊！不要给他看！”

我举起双手表示投降：“好好好，不给他看。让姐姐拍几张妹妹的照片留着自己看可以吗？”

美月这才停下来：“怎么突然要拍我？我有什么好拍的？”

“因为以前都没注意到自己妹妹变得这么可爱了～”

“呃…姐姐倒是一如既往的烦人。”美月露出一副嫌弃的模样，说完便侧过身继续洗着菜。

我自嘲般笑笑，继续切着胡萝卜：“但我还挺喜欢的，美月现在的样子。”

美月低着头洗着菜，看不清她的表情。不一会，她将洗好并削皮的土豆递给我：“干嘛，突然这么肉麻。”

我接过土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痒痒的。听了侑くん的话后，我突然在意起美月的真实想法。

“因为美月那时候说了吧，我从没了解过美月的感受。”

“所以呢？”

“因为以前做了一些与姐姐不相称的事情…所以…所以说啊…美月现在是怎么看待我的呢…？”

“嘿诶～姐姐原来在意这个吗？”水槽那边传来撩拨的声音，“但是姐姐真的想听吗？”

“想听…就算是骂我也行。只要是美月真实的想法，请告诉姐姐吧。”

“嗯…姐姐刚才说了喜欢美月吧。那我的感受…”她的声音变得轻松愉悦。

我嗯了一声，朝她看去，她也满心欢喜地望向我，如同当初跑到玄关接我时的小孩模样。

🌈💧💧💧 “当然是最喜欢姐姐啦！” 💧💧💧🌈

第四篇 祭典前夕

🌟🌀🌊🌊🌊 “学长！” 🌊🌀🌟

下课后，我喘着气急匆匆地跑向学校门口，瞧见学长一下扑进学长怀里，尽情地享受着肩膀上只属于他的味道。

内海红着脸：“不用跑这么快吧！再说…还有其他学生呢…”

不知在他怀里蹭了多久，他才拍拍我的背，把我从身上拽下来。

“抱歉～老师班会聊了点文化祭的事情。”

清水高校（しみずこうこう，也就是我们所在的高校）的班会是在每周一的最后一节课之后，所以每周一的放学时间都比其他日子晚一些。而距今天起两周后的周六，就是正式的文化祭了，于是班上商量着文化祭要准备的活动。这将是我高中生活的第一次文化祭，却也是学长的最后一次文化祭。

内海挠挠头：“没关系…毕竟今天有班会嘛。”

我：“再说被别人看到又没关系！反正学长和佐藤さん当时肯定也是这样卿卿我我的吧？！”

“我…我哪有和佐藤さん卿卿我我？”内海慌张地辩解，看我仍然一副半信半疑的表情，只能继续辩解着，“真没有啊…！美月是知道的吧？！我和佐藤さん就不是那种关系…！”

我当然知道学长和佐藤的真实关系，不然当初或许就不会答应和他交往。只是对佐藤的怨气，总得找个地方发泄，而我的初恋男友正好被我选中了而已。

我挤弄着眉头：“所以在学长心里，美月还是初恋女友吗？”

内海用手摸着后脖颈，支支吾吾着点点头：“嗯，肯定美月才是我名正言顺的初恋女友啊…！”

“那就好！”听到这话，我才打算放过学长，奖励了他一个微笑。

“哟！小情侣真恩爱哇！”内海身后突然路过一位男生，用力地拍了拍内海的后背。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位男生，兴奋地喊道：“樱木学长！好久不见！”

内海用手捂着后背，咬牙切齿道：“朔，你啊！很痛诶！”

樱木无视了内海的怨气，朝我比了个 YES：“雨宫ちゃん，好久不见！”

内海：“不要无视我啊！”

“呐！雨宫ちゃん，你们文本祭打算举办什么活动？！”樱木依旧无视了内海，顺便还跟我们一路走了起来。

“诶？”说起来樱木学长是有些自来熟，不过也有可能是学长经常在他那谈起我？无法确定是哪一边，樱木就这样自然地开启了话题，“他们商量的结果好像是办一个印章收集活动，找几个人穿指定的服饰散落在校园里，然后让顾客去满学校的



跑。他们说这样就可以一边逛文化祭一边帮班级干活了。”

“诶?! 听起来还挺有趣的诶!” 樱木抬起热情的视线, 重新聚焦到我旁边那位一直被无视的男生上, “内海, 我们这三年好像还没见过哪个班级搞这个吧!”

“唔…” 内海在脑海中努力地搜索着, “好像确实没有。”

樱木: “我就说吧! 我们到时候比谁收集地快吧!”

内海: “这有什么好比的…? 真是奇怪的胜负欲。”

“可是这可是雨宫ちゃん班级的活动诶! 你不想表现一下吗?” 樱木示意地朝我皱了皱眉。

内海这才回过头来, 发现我正瞪着大眼睛看他: “哎, 行吧行吧, 至少我会去玩一下的。但是我可不想跟你比谁快, 我还没那么闲!”

樱木用左手锤着右手手心: “哦! 对吼! 内海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来着!”

虽然我知道学长要去帮佐藤帮忙, 但这应该都会在文化祭之前就完成才对, 樱木学长指的应该不是这件事。

“诶? 所以学长的班级是准备办什么活动?”

还没等内海开口, 樱木已经抢过了话茬: “我们班啊! 一开始要说办什么电影主题, 也就是放一块投屏然后一直放选定的电影直到文化祭结束! 直接被半票否决了, 超搞笑的!”

“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来的这么偷懒的活动! 仔细想想的话, 这完全只需要一个工作人员就够了吧!” 樱木正说着, 内海插进话题, “现在这个桌游主题还算是能让同学有点参与度。”

樱木: “内海, 你快点把你的会长思维扔掉吧! 文化祭不就是来偷懒玩闹的吗! 尤其是我们都高三了, 工作人员越少不就越好吗! 大家都能腾出更多的自由时间! 你现在可是有女朋友的人, 不应该大力赞扬这种偷懒行为吗!”

内海被怼得哑口无言, 身旁还传来女孩银铃般的笑声。

内海: “也不能是这种偷懒法吧! 搞得像美月她们班一样轻松一点不就好了?”

我: “对呀对呀! 我们班的超轻松的!”

学长趁机揉揉我的头发, 惹得心里痒痒的。

内海: “但是我比较担心常见的桌游他们不一定想玩, 不常见的桌游教起来又没耐心。”

樱木嬉笑着说道: “内海又在杞人忧天了!”

我: “但我觉得学长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平常就不太玩桌游, 也不想听那么长的规则。”

樱木突然想到什么: “那! 内海, 你还记得 3B 班是什么活动吗?”

内海: “奶茶咖啡厅?”

樱木双掌一拍: “对啊对啊! 他们班的客人要是光吃吃喝喝不是也很无聊吗?! 为什么不直接把点了餐的顾客拉过来? 这样他们又有吃喝又有得玩, 吃着喝着耐心不



就有了吗？”

“唔，朔，你这个想法还不错嘛？！”内海摩挲着下巴，“要不这样吧？我明天直接去找他们班，问问能不能把两个半的活动合并了，这样也省得他们埋怨我们抢走客人。”

樱木突然垂下个脸：“但是说起来，奶茶咖啡厅我们高一就办过了，没想到他们高三又来了一遍！而且都是没有女仆装的，这也太遗憾了吧！”

内海摇摇头：“那你还是别想了，他们班女生占比可是 55%，只要女生全体反对，根本不可能成功。”

“所以这不完蛋了嘛！？高中三年的文化祭没见到女仆装！这只能用灾难来形容了吧！这可是高中生涯的大污点啊！”樱木抓着头发，誓要把它们拔光的气势，随后灵光一现，朝我这边望来，“雨宫ちゃん班里的活动是穿着各种衣服在学校里游荡对吧！要不要考虑一下女仆装？！就当是我这位学长的一生的请求了！”

我满脸问号地看着樱木学长口里冒出来的、如此廉价的「一生的请求」，不过我倒是在更在意某位学长的看法。

我将身体微微前倾，歪着头让发丝自然地垂下，呈现出一副人畜无害的俏皮模样：“学长想看吗？美月的女仆装？”

内海眼神游离着，唯独不敢看向我：“如果美月想穿的话…我也不反对就是了…？”

樱木捂着鼻子撤退了几步：“唔…恋爱的酸臭味…”

内海：“喂！这不是你先提出来的话题吗！”

我：“那学长就是想看咯？”

内海：“毕竟…是女朋友的话…这么想会很正常吧？！”

樱木：“哇…恋爱的酸臭味啊…！”

内海：“喂！朔！你是不是有点太吵了？！”

“对不起！打扰了两位的私人世界！”樱木用着完全不知错的语调捉弄着内海。没走几步，樱木朝左侧指了指说道，“内海！雨宫ちゃん！我要走这边了，再见！”

看起来樱木就是快要跟我们分开，所以才故意气一气内海。

内海这才消气似地跟他挥挥手。我被学长挡住，只好从他的背后探出头挥了挥手。

目送了一段樱木后，我和学长朝着另一个方向，也就是车站的方向走去。因为有了多余的家伙，学长偷偷地牵起了我的手，而我也紧紧地回握着，将手指扣进他的指间里。唔，毕竟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毕竟，我现在已经完全不会脸红了哦！…应该吧？！

最初他的步调总是比我快出许多，后来发现我总是没跟上，他便总是照顾着我悠悠地走着，就如刚才樱木学长在时一样。如今牵着手，他想走也走不快。我们就如此默契地走在回家的道路上。



学长想起时便会跟我聊起他高一高二时，这些店铺是什么样的。哪些店家换了人，哪些餐店口味变了，之前是什么装潢，现在是什么氛围。有时候他带着我绕一下远路，也会顺便带我去吃一些甜点，或者爸妈晚餐不回来吃的晚上，会带我去家庭餐厅吃饭。他对这条街的熟悉程度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他是我的学长这一事实，而我也为我们此刻能看见同一光景而庆幸。

这到底该怎么说呢？对了！就是和第一次约会的感觉一样！嗯…所以我们一起回家的时光，也能算是约会吧！？不过，我能比学长多欣赏一样东西，那就是学长在夕阳下的侧颜。这是学长看不到的，只有我能欣赏到的风景，这让我觉得自己一定比学长还要幸福那么一点点！——

“美月？你又在傻笑什么呢？”

“…啊！那个…！学长头上有一片落叶！”我拍拍学长的头，假装上面真有一片落叶——但不幸的是总是会被他抓住把柄。

站台上，一眼望去成片的藏青色，这时我才会稍微允许学长的手闲置一会——虽说我是在校门口扑到学长身上的那一方。但是容我解释一番的话，在校门口那样是因为半天都没见到学长了，难免会有些激动！但现在我们已经牵了一路了，学长能量已经补充完毕了，所以…！嗯，很合理。

内海从书包里拿出一根球形棒棒糖：“诺！老师给我们发的，好像是他朋友婚礼上顺回来的。”

“诶？！那学长自己吃啊！美月又不是小孩子了！”但是即使是大人也可以吃棒棒糖！这也是为什么我说着这些话，还是自然地接过了棒棒糖含了起来，是草莓味的，“说起来，樱木学长刚才说的，学长文化祭要忙什么呢？听你们聊起来，怎么感觉也没什么事呢？”

正好列车进站了，我们上了中间的一节车厢后，内海才接着说道：“唔，就是那些吧…你想要是真的要和隔壁班合作的话，我作为代表还是得去帮他们一些忙的…”

我：“啊！对了！学长班级高一的时候是奶茶咖啡厅吧？所以学长也会做奶茶吗？”

内海：“那个很简单的啦！就是记住配方然后混合在一起就行了。反正比起做饭来是简单不少的。”

我：“唔，那学长怎么也不想着来家里的时候给美月做一杯！”

“因为我没准备过原料，所以不知道怎么买…而且奶茶挺容易胖的…”一旁的水母开始嘟着嘴一脸怨气，显然这番话并没什么让她满意，内海只好摸摸后脑勺投降，“好啦！我到时候去问问吧。下次给你做…”

“这才对嘛！”

电车到站，走出检票口后，我们又自然地牵起手来。

“学长想吃青苹果雪糕吗？”

“上周不是才吃过吗？”

“有意见吗？”



学长没辙，只好牵着我往雪糕店走去。

“老板！要一根那个青苹果味的雪糕！”内海把我晾在门口的公椅上，自己进去买雪糕，出来后把雪糕递给我，“给。”

“只有一根吗？学长不吃吗？”我接过雪糕含进嘴里。

内海像那个夏天一样坐在旁边的公椅上：“你那个日子快来了吧，只能让你吃半根，剩下的归我。”

我停下摆动的双脚，一脸震惊地问道：“啊！学长怎么知道？！”

“猜的。”内海笑笑，一脸不想告诉我的模样。

“这已经是侵犯隐私了吧！会被逮捕的！”

“抱歉，请美月警察原谅我的过错！”

“那学长先说从哪知道的？”我想起前天发生的事，像是抓住了线索般质问，“不会是姐姐泄密的吧？！”

“没啦。”内海稍稍停顿，害羞着说道，“就是前天看到你买卫生巾了。”

“那也不一定就是这几天啊？”我据理力争。

“所以才说是猜的呀！毕竟细想一下的话，这三周美月好像确实还没来过。”内海双手合十一副忏悔的样子，“好啦，美月大人不要生气啦～”

“嘛，我也没生气来着。”想着之前也有过贪吃而痛不欲生的经历，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半根雪糕递向学长，“既然知道了就好好记住这个日子吧！”

内海凑过嘴来叼住我手中的雪糕，然后才抬起另一只手握住木签：“唔，美月咬过都不凉了。”

“那请吐出来。”

内海笑了笑继续啃着雪糕，不过因为已经快化了，所以几乎是狼吞虎咽似地吃完的。

内海看着手中的木签：“唔，这种雪糕好像没有再来一根的活动吧？从来没中过！”

我：“绝对没有！暑假吃的那两箱也一根都没中过！”

说着，内海站起身将木签扔进店门口的垃圾桶，回来牵起我的手继续往家的方向走。

内海：“那就送美月到这了？”

“嗯。”我们在牵手的终点站前面对面站好，“学长明天想吃什么？周六买了挺多菜的，要找个人分担一下。”

内海：“唔，都有什么呢呢？”

“土豆、茄子、胡萝卜、洋葱、鸡肉、猪肉、西红柿…”

“好了别念了…都行吧！就做美月想吃的吧！我跟着清盘就行了！”

我坏笑着：“那炒胡萝卜！？ ”

内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喂！那么多食材啊！就炒个胡萝卜吗！”



“开玩笑的啦！给你做青椒肉丝和章鱼香肠啦！”

学长也跟着我笑了起来。但其实我还有要对学长说的话，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找机会说，就连刚才也是刚想提起又被其他话题打断了。此刻不知如何开口，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尴尬。

内海挑了挑眉：“好啦！那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他摸摸我的头发，准备转身离开。

“嗯…等下！”

我拉住他的手，他回过身来看着我。

“有一样东西还没还给学长。”

随着地上传来制服包落地的声响，我搭在了他的肩上。

再次睁开双眼时，我的鞋跟又踩回地上，低下头说道：“勇气…还给学长了。托学长的福，和姐姐关系变好了。”

内海缓过神来，温柔地捏捏我的脸颊：“美月是靠自己才和姐姐和好的吧？我什么都没做哦。”

“虽然姐姐也不告诉我学长到底说了什么，但是学长跟姐姐说了美月的好话吧？”

“都是一些简单的事实而已。”

“像是说美月霸道之类的？”我一脸怀疑地笑着。

“那也是事实吧？！”

“才不是事实！”我嘟着嘴撒着娇，心里却笑吟吟的。

我松开学长的肩，捡起制服包用双手庄重地拎在裙子前，扬起一副满足的笑颜：“那学长再见！”

“美月明天见！”



那是个青苹果味的吻

隔天早晨，第一节国语课后，早纪她们一如往常地凑到我的身边。

“真好啊…美月ちゃん最近和内海学长关系越来越好了呢～！”早纪先是摆出一副生无可恋地模样当着我的面跟静羽和初花抱怨着，紧接着又摆出一副遭了晴天霹雳的惨样，“昨天放学…我！又！又！又！撞见美月ちゃん和内海学长在校门口秀恩爱了！哇！杀了我吧！”

静羽拍拍早纪的肩，跟着摆出一副「没事，我懂」的复杂神态。

我摆摆手：“那个…我…下次注意…？”

初花掺和进来：“我好像没怎么遇到过诶？”

“谁让你每天都去篮球部练到那么晚才回家啊！”早纪叹叹气。

初花：“怎么说我？早纪你不也平常很晚才回去吗？”

早纪：“没有啊？轻音部一周就两三次团体排练，平时都是回家单独练习的。”



静羽：“哎，哪像我们写真部啊，没有任何强制措施，不想去就回家接我弟。我应该是撞见他俩最多的人了吧！”

早纪贴近抱住静羽一副同甘共苦、欲哭无泪的样子。

我：“诶？静羽さん还有弟弟吗？”

静羽叹了口气：“嗯，不过是继母的孩子。”

不知道早纪为什么突然插进话题：“我有个哥哥诶！说起来，美月ちゃん是不是有个姐姐来着？”

我瞪大眼睛：“啊？早纪さん怎么知道的？”

早纪一副说漏嘴了的样子：“嘛…那个…就碰巧知道的，毕竟你也知道，我的消息比较灵通。”

初花在背后戳穿道：“早纪的唯一消息源就是轻音部的那群家伙。”

早纪立刻回击：“怎么啦！初花的八卦源不也是篮球部？”

“不，等下…”我急忙打断，以免她们又科插打诨，“轻音部又有谁知道我有姐姐啊？”

早纪：“这个很复杂啦！”

最后，早纪就靠着很复杂之类的话，终究不肯说出信息源。我记得校园档案上好像也写着我有一个姐姐，但是应该不可能是佐藤泄露的吧？

初花看着早纪无奈地摇摇头：“话说回来，美月さん，内海学长他们准备文化祭办什么活动？”

早纪：“对啊！肯定比我们的活动强吧！”

我托着腮回想着昨天傍晚的记忆：“好像是玩桌游？外加奶茶咖啡厅？”

静羽：“诶？居然是两个活动吗？！”

我摇摇头：“不，学长说他们打算和隔壁班一起合作。他们本来是只玩桌游的。”

早纪：“呃啊…怎么感觉比我们班的还无聊…？”

我：“大概是早纪さん也不爱玩桌游的原因吧？”

静羽：“我倒还蛮有兴趣的！呐，我们到时候一起去玩吧？”

早纪：“到时候再看吧，轻音社那里可能还要彩排…歌曲太多了…”

想着到时候我会直接出现在他们班，我不知该点头还是摇头。

早纪突然微笑着朝我使了个眼色：“不过等我忙完我一定会去蹭奶茶的！”

我：“蹭奶茶…？！”

早纪：“诶？难道美月ちゃん没有特权吗？”

我：“但奶茶不是学长班级的活动啊…！”

静羽：“哎呀！让学长请客呗！我们可是去捧场呢！”

我：“啊…算啦！我会请你们喝的啦…！学长应该会挺忙的，就不要麻烦他啦…！”

三个人听完突然离我疏远了一些，毕竟有两个人还残留着心理创伤。

我：“哇！干嘛啦！”

早纪 & 静羽 & 初花：“干～嘛～啦～”

真让人火大！

“烦！”

一众人终于停下笑声后，我收起嫌弃脸问起早纪：“那个早纪さん，我们班级的活动会用到女仆装吗？”

早纪摆摆手：“完全不可能！这个我们肯定会全票否决的！对吧，静羽初花！”

初花：“那帮男生真是烦人！满脑子都是黄色废料！”

“诶？但我觉得还好啦，毕竟我们学校的制服不就这个长度？”静羽用手比划了一下自己的裙子，“女仆装的裙摆不是差不多到这吗？”

早纪：“哇，静羽！？你又来叛变了吗？不一样好吧！这就像是你在班级里穿泳装和去沙滩穿泳装的区别！大家都穿就等于大家都没穿！只有我们班穿，那肯定就是吸引来一堆色色的目光！”

“原来还有这种理论吗？原来如此，是吸引力的问题啊。”静羽又开始了思考，“那样想的话，如果大家都没穿衣服…”

“我建议你立刻闭嘴。”早纪用手一把堵住静羽的嘴，然后转头用着一副令人发怵的笑脸问道，“所以美月ちゃん怎么想问女仆装？不会也要投赞成票吧？”

“没，不会…只是顺便问一下。我一定会投反对票的！”我疯狂摆着手，心里打消了投赞成票的念头。

午餐时学长告诉我，他已经和隔壁班的文化祭执行委员谈拢了，通过看电影的方式吸引旅客，顺便提高奶茶和咖啡的销量。他一边说，我一边把多出来的章鱼香肠和青椒肉丝夹到他的套餐饭盒里。

内海嚼着香肠：“真想不到啊，3B 班一同意合作，第一件事情居然是重新投票决定要不要办女仆咖啡厅。”

我：“为什么？”

“因为我们班男生多，他们班女生多。昨天有说吧？他们班昨天女仆咖啡厅没通过就是因为女生基本都投了反对。”内海一边在饭盒里划着米饭，一边解释道，“但是现在的话，像我们班，就比如朔那家伙，做梦都想搞一次女仆咖啡厅，双手双脚都能投票的话，他绝对会四票赞成的。”

我把口中的香肠咽下去问道：“但是学长高一不是也没办成吗？不是说男生多吗？”

内海摇摇头：“因为那时候女生多，后来有几个女生调到 B 班去了。”

“那为什么今年不趁机再办一次女仆咖啡厅呢？”

“我们高二的时候，女仆咖啡厅就有 70% 的投票率！但是被班主任一票否决了！说我们高一办过了，高三就更不可能了！”内海义愤填膺，但是很快冷静下来咳了咳，“哦，当然我没有任何倾向。”



“呃…不用特意强调最后一句。”我突然有点理解了初花的想法，“所以你们两班投票结果怎么样？”

“最终就是 51% 的支持率通过了女仆咖啡厅。”内海像是看热闹不嫌事大般地点点头，“不过女生那边抗议说也要让男的穿女仆装，或者就是一半的女生穿执事服，一半的男生穿女仆装。总之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了。”

“所以就是 41:80？”

内海点点头。

我突然开始在意一个问题：“所以…学长投了什么？”

内海下意识地变得慌张：“美月，这个其实还有中立票的，所以就算 41 票少了我，女仆咖啡厅还是会进行下去的。”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哦，所以学长就是 41 票中的一个吗？”

内海一语塞，无奈地捂着额头叹道：“美月怎么总是这种时候这么敏锐。”

“因为我听说男生脑子里都有些黄色废料。”

“咯…”内海皱紧眉头，像是在忏悔，“说实话，我这是怕被他们报复，你也知道，朔他们对高一的事情耿耿于怀。”

“好啦，不用解释了，我又没说学长什么。”学长慌张狡辩的表情并不常见，所以不禁觉得有趣。

“而且也说了，那帮女生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的，最后肯定男生那边也会出什么幺蛾子吧？”

学长又开始喋喋不休起来，我随意地应声附和着，把吃不掉的菜都丢到他餐盒里。他倒也一边说，一边若无其事地夹着我递给他的菜。

放学后，一道穿著白色室内鞋的身影穿梭在连接高一与高三的楼梯上，此时学长已经不在 3A 的教室里了。

“初次见面，我是 1B 班的雨宫美月，请问我能在文化祭的时候过来帮忙吗？”

“什么，要来帮忙？”

与我交谈的人是 3B 班的文化祭执行委员，他双手插兜倚着教室门，右脚交叉着脚尖点地，一副惬意的样子：“姑且提一嘴，我们计划是和隔壁班一起办女仆咖啡厅加陪玩桌游来着。雨宫さん应该知道吧？”

我点点头。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所以…女生是要穿女仆装的，知道吧？而且其实工作人员还挺多的，所以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帮手。”

“唔，是嘛。”

我耷拉着眼睛不知所措。

他叹道：“真没想到她们之前投的都是反对，但是一通过了反倒积极起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说着什么「既然事已至此，就好好享受最后一次文化祭吧」之类的，真不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



此时他的身后冒出一个女生：“你要是能知道就见鬼了！”

“部长！？ ”

这个学姐我认识，她是现任料理部的部长。

女生把男生挤到身后，笑眯眯地点点头：“美月ちゃん，你怎么跑过来了？”

委员：“喂，现在是在我跟学妹聊天好吗？真没礼貌诶！”

“那我们先来聊聊你和内海くん私下勾结的事情怎么样？”部长握紧拳头冒着青筋，一副想杀之而后快地威胁道。

委员不自觉地想要后退一步：“等下，你不是也说要穿女仆装吗？”

部长：“谁让你们已经决定要穿女仆装了！想帮忙不就只能这样了吗？而且不是说好了男生也要穿执事服吗？你别反悔就行。”

委员：“我真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会对执事服感兴趣，那个穿着很羞耻好吗？！”

部长指着他的鼻子咆哮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穿女仆装啊！你们男生就只想着躲在后面享受是吧？所以才说不要办女仆咖啡厅啊，都是你们这群男生不行啊！”

委员举起双手：“好好好，我投降，反正这事目前就这么定了。执事服和女仆装我都会去准备的。”

不知道怎的，他们就这样在我面前吵起架来。

部长啧了一声，换回笑脸看向我：“所以美月ちゃん也打算来帮忙吗？我倒觉得可以帮你插进去哦。”

我喜出望外：“真的吗？”

委员：“等等，这是学妹诶？不是我们班的来帮忙，有点怪吧？”

部长：“所以才说你不行啊，她是内海くんの女朋友，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啊？！”委员后知后觉，敲击着掌心惊呼，“哦，原来你是那个雨宫美月啊！那就没问题了！”

我：“我好像有自我介绍来着…”

但是我对他们「为我是学长的女朋友」而改变态度这一点，稍微有些不悦。

部长生无可恋叹了口气，又转向我，模仿着委员靠在门沿上：“内海くん说他周日下午要去忙别的事，所以美月ちゃん，我把你和内海くん都排班到早上怎么样？下午美月ちゃん就去玩就好了，反正内海くん也不在这。”

我：“嗯？学长他有什么事？”

部长诧异道：“嗯？我还以为美月ちゃん会知道来着，他也没跟我说。”

我：“是学生会那里的事吗？”

委员堵到另一侧门沿摇摇头：“不可能，他看到佐藤さん就头疼。而且那家伙一副守口如瓶的样子，原来连自己的女朋友都没说啊。”

部长食指抵着下巴仰面猜测着：“但我想应该是跟美月ちゃん有关的吧？感觉他最近来找我都是来问你的事情。”

我腼腆地笑笑：“诶嘿嘿～”



委员：“我只知道他最近经常和朔在商量着什么。”

部长：“那就是轻音部的事情咯？”

委员摊摊手，表示不知道进一步的消息：“或许吧？他们也没告诉我，毕竟高一之后我们就不在一个班了。”

我：“唔，樱木学长也是轻音部的吗？”

部长：“「也」是指？”

我摆摆手：“我的意思是我也有个朋友在轻音部。”

“这样啊，是哦，樱木くん高一就一直在轻音部了，可能会认识你那个朋友哦。”部长突然留意到墙上的看了看手表，“不过时间也不早了，内海くん应该等挺久的了吧？”

我朝着部长的视线望向他们教室的大钟：“哇！那个，今天谢谢学长和部长了，我要走了，再见！”

匆匆鞠躬后，我刚跑出一步，又想起什么转过头来求道：“那个！今天我来过的事情不要告诉学长好吗，拜托了！”

他俩点点头，我笑着回应后赶紧跑回教室取书包，而身后的两人仍然闲聊着什么。

“那孩子和内海くんの关系真好呢～”

“我说，香织（**かおり**），不要在学妹面前那么损我吧？”

“不满意吗？你先看看自己和内海くん做了什么吧。”

“你不是也带头提议要男生穿执事服了吗？绝对是想看我穿吧？！”

“你可太臭美了，只是看不惯你们的做法罢了。”

“那你怎么不对内海くん发火啊？真不公平。”

“哦，那我干脆去跟他谈恋爱好了？”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再还嘴？”


“呃…好了，不跟你吵了。说起来，1B 班，朔的妹妹也在那吧？”

“是嘛？我和樱木くん又不熟。”

“唔，总感觉世界真小啊。”

“你又在瞎感叹什么。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也回家吧，还要去补习班。”

“哦，等我下。”

 “学长！” 

我如昨天一样扑到学长身上，他的肩上仍是我熟悉的味道。

过了一会，内海把我拽下来：“美月今天也好迟。”

“嗯…班主任又开了个班会聊文化祭的事情。”我撒了谎。



“唔，那你们班主任可得小心点了，在课表外占用学生时间曾经是被家长投诉过的。”

内海聊起曾经某个班的任课老师因为拖堂被学校批评的往事。

我：“这…这么严重吗？”

内海：“当然。大家本来都是有各自的事的，要是因为突然的拖堂耽误了，那麻烦就不小了。”

看来下次不好用拖堂扯谎了。

内海牵着我的手回家：“所以呢？你们班今天聊了什么？”

我突然有些慌了神：“啊！就比如像是服装要准备什么之类的？”

内海：“哦…这种事直接放下周讨论不就好了？还专门过来占用时间。你们班主任真怪。”

我：“就是说啊！好怪啊！”

对不起班主任。

为此，我必须快速把话题混过去：“所以！那个！樱木学长今天没和学长在一块吗？”

“哦，那家伙今天要去社团。”内海回过头好奇地看着我，“怎么聊起他了？”

“因为！哦！说起来，最近学长和樱木学长是不是在偷偷地商量什么？”

“啊？我和朔？谁说的？”内海惊慌地用手指着自己问着，“不会是朔找你说了什么吧？？？”

我倒是好奇起学长的这幅神情：“没！就听料理部的部长八卦起来的！”

内海好像松了一口气：“那没什么吧？我和朔本来就一个班啊，有些事情要聊不也很正常？”

我突然发现用部长作借口是个不错的主意，既可以隐瞒我去找 3B 班执行委员的事，又不至于被学长怀疑。

我：“哦！说起来，部长还说学长文化祭下午有事要去忙？是要去干嘛？”

内海的表情泰然自若：“还能干嘛？难道美月不用我陪吗？”

我心里又欣喜又遗憾：“诶？就这吗？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不过因为被 3B 班报复，所以文化祭的上午不得不去帮忙。”内海突然想起什么不好的回忆，“说起来，今天下午的时候，3B 班的执行委员跑过来跟我说已经决定了男生要穿执事服，真是恶趣味啊！”

“明明是男生先强迫女生要穿女仆装来着？”

“话是这么说啦！”内海低头叹着气，“早知道这样就不去找 3B 他们班了。”

我亲昵地贴到学长的臂膀上：“好啦！能者多劳嘛！到时候美月也会来看学长的！”

内海眼神充满着抗拒：“不要啦！等我忙完去找美月就行了！”



我如昨天一般撒起娇：“诶？难道不想让美月看嘛？明明昨天还说要看美月的女仆装来着？”

内海慌忙狡辩：“昨天是美月先问我想不想看的吧？我又没主动说想看？”

“又在转移话题！反正只要学长穿执事服，美月必须看到！”

“不要！那我到时候看到你来就躲起来！”

“哼！以为美月会找不到学长吗？部长可是站在美月这边的，问问她就知道了！”

“哦？真的吗？你的部长可还欠我人情呢！”

“哦！说起来还没算学长私底下找部长的账呢！”

“怎么说的像我在干什么坏事一样？”

我们一路吵吵闹闹一直拌嘴到上了电车。

与周日的晚霞不同，今天的夕阳还未染上黄色，天空仍是晴朗的一片。还未到高峰期的电车上，我们很轻松地找了一节无人的车厢。他望着窗外，我轻轻地靠在他的肩膀上。回过神时，已经没人在意刚才的吵闹是如何收场的。

我们家到学校途径五站，只消约十分钟的时间，靠在学长肩上更觉得是一睁眼的功夫。小憩之中，腹部突然传来一阵不适感。

他拍拍我的肩，示意我到站了。他牵着我的手拉我起来，身体却只觉得疲倦。

内海在前面领着我：“唔，时间过得真快啊，等到下周，学校里大概就会到处都是准备文化祭的匆忙身影了。美月到时候可得好好体验一下，真是青春的感觉啊。”

“嗯…”我没什么力气，只是更紧地握住他的手。

内海：“回想起去年在各个社团间跑来跑去，被其他班的干部吆喝来吆喝去的，真是够累的。今年总算可以稍微享受享受了。”

“呜…”

内海转过头来：“怎么了美月，无精打采的…”

随着内海突然转身，我也终于失去了力气，抓着他的手倏地蹲在地上。

他蹲下来焦急地问道：“美月？怎么了？身体不舒服？”

“呜…”我说不出话，只是一只手捂着肚子，另一只手紧紧抓着他的手。

“…还能走路吗？”

我铆足了劲摇摇头，肚子撕裂般地搅动着，眼泪不助地滚落下来。

他看了看四周，一片空旷，离家也还有五六分钟的路程，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案了。

他把我手中的制服包夺去背到他的另一个肩上，将背呈现给我：“上来，我背你。”

我忍着剧痛从后方环抱住他。

学长抓着我的大腿站起身，小心地抬了抬姿势：“帮我看一下包，不要让它们滑下来。”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给了他回复，但他说完便迈出了步伐。他走得连贯而沉稳，并没有太多的颠簸感。他的背宽厚温暖，就像一床软绵绵的被子。后脖颈发出的味道也是如此令人安心。分散注意力后，仿佛缓解了一些疼痛。

脑子空空的不知过了多久，再睁眼时，学长已经把我背到了家门口。

他把我轻轻放到门口的台阶上，失去他的背后，我又蜷缩成一团。

“美月的钥匙我记得是放在最外层吧？”他放下我的包问道。

我无力地点点头，不过在我点头前他就已经找到了我家的钥匙。

开门后，他直接架着我的双腿把我抱了起来。明明是第一次被公主抱，可我却本能地知道要把手搭到他的脖子上。

他把鞋子随意地踩开丢在玄关，进门把我放到沙发上，把我左脚的鞋子摘下，顺手拿起几个抱枕给我抱着。

我的双手死死地抓紧枕头，像是要把它给撕碎。

他消失了一会，回来时跟我说着：“你有一只鞋子掉半路了，我去帮你捡，稍微等我一下。”

好想说「不要走」，但是却没有力气说出口。听着一串钥匙的叮铃声，学长飞快地跑到玄关，再是包被扔到玄关的声音，随后一声重重的关门声，最终家里安静地只剩下烧水壶的声音。

渐渐地，我除了肚子的疼痛外，失去了其他知觉，就连烧水壶的声音似乎也消失不见了。直到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才缓缓睁开眼。

内海搂着我的肩，把一杯茶递给我：“来，把这个喝了。”

我缓缓伸出双手接过有些滚烫的茶，里面是殷红的一片，浅浅撮一口，红糖的甜味盖住了生姜的火辣，似乎还有一丝蜂蜜的回甘。囫圇地饮尽，肚子里暖暖的。不知是否是心理作用，疼痛似乎减轻了一些。

他把我捧着的杯子取走，摸摸我的头：“真乖～好点了吗？”

我点点头。

“那我再帮你接杯热水。”

他正起身要走，我急忙伸手拽住他的袖口，他见状又坐了下来，侧身看着我搞不清状况。

我丢掉抱枕紧紧地抱着他，把脸埋进他的胸口，他失去重心倒向沙发的另一边，我顺势把他压在身下，不准他离开。

“…美月？”

不想说话，就只想这样抱着他。鼻尖抵在他的衬衫上，隐约能闻到他掺杂着些许汗液的体味，此刻只想用他的气息覆盖掉疼痛感。

他见女孩不愿理他，只好把手搭在我的背上轻轻地抚摸着。

为什么我愿意把自己的软弱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他呢？或许是因为他从来都不会拒绝我的软弱吧。他总是回应着我的软弱，总是接受着我的任性。但是他从来不向我索



求什么，所以只好我去向他索求，牵手也好，拥抱也好，接吻也好，明明我也希望他多主动一些，讨厌他总是这样保持距离，再多把我当女朋友一些啊！偷偷去找部长，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和佐藤待在一起，为什么我比学长小两岁呢？想要和学长一个班级，想要在下课后偷偷看着学长，就算跟樱木学长说话也要跟我报备才行！好想再多一些相处的时间。所以只有这个可以尽情任性的时刻，绝对不会让你逃走的。

满脑子想着他，像是要把恼人的经痛从脑海里排挤出去。在内心不断的埋怨声中我昏睡了过去。



直到不适感侵入我的梦境，我才疲惫地醒过来。此时窗外已经染上了金色余晖。他胸口处的衬衫有些湿润，他就这样抱着我不敢轻举妄动地睡着了。

我从他的双手中挣脱开来，他也顺势被我惊醒，有气无力地问道：“哦…美月，醒了？”

我看着他点点头。

学长双手撑着沙发上起身，肩松垮垮的，一副刚睡醒的样子。

“肚子好点了吗？”

“嗯…谢谢学长。”我点点头答谢他。

下体稍感闷热，不好意思地压低声音问道：“学长…能帮忙拿一下包吗？”

“嗯，知道了。”

他笑着起身走到门口，把我的包拎到我面前，我从内部的夹层里拿出一叠日用卫生巾。

“那个…去下卫生间可以吗？”

“要我抱你过去吗？”

“…”

他浅浅笑着，无心的一问竟让我慌张地不知如何作答。正思考着要不要厚着脸皮答应他，他倒已经脱下外套站起了身，把我横抱了起来。

“等等…还没答应呢！”

心跳瞬间加速，比起刚才更能意识到在他怀里那种安心感，夹杂着害怕掉下去而抱得更紧的依赖感，与不想过分依赖而产生的抗拒感。各种心情瞬间打翻在小小的心脏里，吵闹个不停。

他站稳身：“毕竟美月不拒绝就是想要吧？”

“才没说想要…”

我将他温暖的颈部搂得更紧些，脸埋进他的锁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害怕掉下去。

他平稳地走着，在他臂弯里，就像是漂浮在救生圈上。卫生间在客厅直往里走左拐的不远处，漂着漂着，救生圈便漂到了目的地。



他缓缓地放我下来，待我双脚触地，他才慢慢地将手从我的膝窝抽离。他扶我站稳，我才舍得松开他的脖子。

“稍等一下…很快就出来。”

我让他在门口等我，锁好门，蹲到马桶上一检查，满满当当的一片红，近乎溢出…

从厕所出来，见他正双手背在身后，倚在墙边一脸担忧的样子，见到我又摆出微笑走过来扶我。我来不及多想，上前一把抱住他，再次把他推到墙边。

他呆了一会，将一手抚在我的背中央，另一手温柔地顺着我的脑袋。埋在他的胸口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总觉得是一张宠爱的脸，看了只会让人更加心痒痒。只是紧贴着抱着，仿佛已抚平了腹部的疼痛。

“肚子还疼吗？”

“疼…还有一点点疼。”

“只是一点点吗？”学长紧紧把我抱在怀里继续安抚着，“美月一直都在揪我的肉呐。”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本能的行为，带着歉意地松开他的肉，在同样的位置用指腹轻轻揉了揉：“唔…对不起，疼吗？”

“肯定没有美月疼～”

我或许是下意识地把学长当成枕头了吧？过去也经常用蹂躏着枕头的方式来缓解疼痛。

学长顺着我的毛发继续说道：“但是美月想揪的话就揪吧，我想了解美月的感受。”

我埋在他的胸口，用力揪起一块肉回应他，然后又松开轻轻地揉了揉，能听到他轻微的笑声。

我回想着昨天他对我说的话，委屈地道歉：“对不起学长，昨天不该吃冰激凌的…”

“我也有错吧…但是下次就不准吃了～”

我捏着他的肉，既是赞同又是抗议。

内海：“美月平时会吃止痛药吗？”

“布洛芬嘛…也不是每个月都要吃，再说现在吃也来不及了。”

“是嘛～”

学长一直抚摸着、安慰着我。我烦闷的心也逐渐放松了下来，就像瘫倒在一张暖呼呼的床上。

“说起来学长居然知道红糖姜茶？”

“嗯，之前妈妈也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泡，也不难。”

“但是红糖对那个作用不是很大…”

“但是甜一点会好喝些吧？”

“那倒是…”

我从他的怀里侧过头，察觉到天空似乎更加阴沉了些，相处的时间消磨殆尽，得赶紧让学长回家了。

“学长该走了…”

“美月已经没事了吗？”

我在他的怀里点点头：“而且爸妈快回来了…”

我失落地松开学长，躲到他身后不舍地把他往玄关推。

来到玄关，他拎起地上的制服包，背到肩口，看了看我，顺手捋了下头发，额间垂下一绺发丝。

“那美月注意休息…我走了。”

“路上小心。”

他微笑着与我挥手，转身似乎也能看到他同样失落的表情。

他关上门后，我转身倒了杯热水一饮而尽，回到客厅躺到沙发上，一只手揪着抱枕，另一只手伸到抱枕下揉着肚子。

 才刚消停的心脏又开始跳个不停 

一周后的周二，初花终于有一天不用训练，早纪便又提出放学后去哪里庆祝我脱单。

我：“要不去家庭餐厅？”

我跟她们比划了某家家庭餐厅的位置。

初花：“诶？原来这里还有家庭餐厅吗？我以前居然都不知道。”

静羽摊摊手：“我估计是内海学长告诉美月さんの吧？”

“我估摸着也是。”早纪叹着气附和道，“那就这么定了吧？”

早纪总是我们中间那个做决定的人。

中午与学长打了声招呼，说放学不能一起回家了，学长倒是爽快地答应了，说自己正好还有些文化祭的事情要处理。就这样，我们四人便一起前往家庭餐厅。

早纪与初花在前面走着，我与静羽在后面跟着。

早纪的头发比我稍长，今天也如往常扎着单马尾，衬衫的最上方扣子敞开着，水色领结耷拉在领口外面，背上背着一款乐器；初花则是短发，总是敞开着外套，即使像今天这样有些凉意的天气没有穿针织外套，甚至也没有领结，仿佛是刚运动完一样；静羽整体与早纪有些相像，只不过是散发，穿着倒和我一样体面，胸口挂着一款佳能相机。

回想起来我们很少有过这样一起回家的经历。

我盯着在我面前晃悠悠的乐器包问道：“早纪さん，文化祭的时候你负责哪部分乐器？”

早纪挠了挠颌：“我？唔，除了最后一首都是吉他。最后一首好像不用我上场。”

初花在一旁一副惬意的样子：“你哥终于舍得疼你了吗？”

早纪针锋相对道：“切，你在胡说什么？少弹一首就叫心疼了吗？”

我好像想起上周听说樱木学长也在轻音部的事情，顺口问道：“那早纪さん认不认识一个叫樱木朔的学长？我听说他也在轻音部。”

早纪惊恐地侧转身问道：“诶？美月ちゃん怎么认识他的？”

我：“因为是学长的朋友啊。”

初花走在前面不回头大声地喊着：“那就是她哥啦。樱木朔和樱木早纪，没发现他们名字都很像吗？”

我突然发现了什么：“好像是同一个姓诶？”

静羽在一旁附和着：“不止！朔（さく）和早纪（さき）都是樱木（さくらき）平假名的一部分，很默契吧？”

难怪第一次看到樱木学长的面容和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感，原来是因为和早纪很像啊？！

早纪：“怎么你们都把该我说的话给说完了…”

早纪像是要强行转移话题似的开始埋怨起期中考试，大家不约而同地埋怨着数学考试太难，只有静羽不合群地说着数学考试出的太水，引来早纪的埋怨。初花又说到正好是因为期中考试大家才一致翘掉了社团活动，我们才有机会碰到一起。看来至少我们都喜欢考试后去放松放松。

几个人漫无目的地走着聊着，不一会，我们便来到了约好的餐厅，服务员领着我们到靠窗的四人座，早纪将乐器放在座椅边上，和我一起坐到窗边，初花顺势坐在早纪的外侧，静羽坐在我的旁边。

这是一家夫妇开的餐厅，以甜点和常见的炒菜为主。室内柔和的黄色灯光配合着各种装饰画与顾客照片，与柔和的背景音乐一起，让人感到自然般的舒适。几盆养眼的植物和一架钢琴摆在显眼的位置上，很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年轻学生。

学长告诉我，这里曾经火爆过一段时间，但终归由于位置偏远，如今又回到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我觉得这种氛围正好。

早纪拿起摆在桌上的菜单开始看着：“好了，那我们先点餐吧？”

初花也顺着拿起菜单：“哇，这东西还挺丰富的嘛！”

静羽：“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想试试这里的布丁。”

初花：“那我点这个松饼吧，看起来挺有分量的。”

随后早纪点了份芭菲，我跟在后面点了一小份焦糖果仁盖层的冰激凌蛋糕。

点完餐后，服务员收走菜单，早纪先摊着双手趴到了桌上：“啊！最近真累啊！”

初花也跟着瘫在一边表示赞同，我好奇地问道：“文化祭的事情吗？”

早纪：“当然啊！还有期中考！都是累人的麻烦事！”

我看着两人，思忖片刻，回想着之前的话题问道：“那樱木学长是早纪さんの哥哥的话，是不是知道内海学长最近在忙什么？”

早纪受宠若惊地爬起来：“我…我不知道，老哥他没告诉我。”

我：“所以他们真的在忙什么事吗？”

早纪：“唔…我感觉是有吧，最近老哥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完全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初花：“呃，所以才说早纪你是兄控啊，老是粘着你哥，都把你哥逼回叛逆期了。”

“叛逆期个鬼啊，我又不是他妈！”

早纪冲着初花喷沫，初花赶紧把身体倾到另一边，静羽看着她们无奈地摇着头。

我：“唔，话说回来，所以上个学期早纪さん总是能知道内海学长的消息，就是因为樱木学长吗？”

早纪难为情地僵笑着：“毕竟他消息很灵通嘛！”

初花无心地插进话题：“说起来，我们班的活动只有美月さんと静羽被选去参加了吧？”

我叹了口气也瘫到桌子上：“好倒霉，都是人数不够最后变成抽签的错！”

静羽安慰道：“也还好啦，反正我们班的活动也很水，美月ちゃん是要穿小熊玩偶吧？”

“对啊…真不想让学长看到我那副模样，完全认不出是我！”说着我又叹了一口气，“静羽さんは海盗服吧？”

静羽点点头：“我觉得那个也挺傻的，还非要带个骷髅眼罩。”

过了一会，服务员依次端来餐点。

初花正拿起刀叉，静羽赶紧伸手拦在她面前：“慢着，不拍照吗？”

早纪：“对啊对啊，拍个照先！”

我把盘子递过去，初花一脸嫌弃地照做。

那两人一人抓着手机，一人抓着胸口的相机拍了起来，确认效果后终于点点头：“嗯，搞定～”

初花：“不用每次都这样吧？就只是甜点而已。”

早纪：“哎，初花啊，美月ちゃん没手机就算了，你怎么老是对美好的事物没有一点反应呢？我们之前就猜，你是不是打篮球打傻了。”

初花面朝早纪喊着：“静羽她是写真部的，文化祭要办展览就算了。我倒是很好奇早纪你一个天天玩摇滚的，怎么这时候又装起女孩子了。”

早纪轻轻地猛拍桌子：“什么叫装女孩子？我本来就是女孩子啊？！”

初花阴阳怪气地敷衍着：“好好好，你是，你是！行了吧？”

早纪：“呵。”

早纪的脸上画着淡妆，眉毛靓丽而不突兀，脸上总是带着令人舒心的笑容，看上去确实是对拍照之类的事情很感兴趣的类型。总感觉像是没有染发、也没有耳钉耳环、也没有跟着潮流说一些晦涩难懂流行词汇的辣妹角色？相反，初花的脸色总是冷冰冰的，叹气、皱眉、嫌弃是她的脸上最常见的表情。

初花说话间的功夫，松饼已经一半下了肚，放下刀又放缓进食速度。剩下三人倒是在慢慢品尝着餐点。

早纪尝了口芭菲，捧着脸满心幸福，我跟着挖一勺冰激凌蛋糕，是久违的甜腻与冰凉。

“还好最近天气还没有太冷啊，不然绝对不能吃冰的东西了。”早纪舀着芭菲里的冰激凌如此感叹道。

“是啊，还好今天内海学长不在，不然他绝对不会让我吃冰的。”我用着舒适的频率点着头，对早纪的话深表赞同。

早纪：“哇，内海学长怎么管这么多？这是剥夺人享受快乐的权利啊？！”

我尴尬地笑笑：“因为之前喝常温牛奶拉肚子，还有吃冰激凌痛经什么的，好像都被他发现了。”

“呃，痛经啊，那确实挺受罪的。”

静羽吃着布丁赞同着。

早纪跟着点点头：“确实啊，看来都是美月ちゃん自己的问题啊，那也没办法了。”

我焦急地大喊：“不要这么快就抛弃我啊！”

早纪笑吟吟地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当真。

静羽也吃了一半布丁的样子，放下勺子拍拍手说道：“所以我们该进入正题了吧？美月さん，你和内海学长应该也交往差不多一个月了吧？有什么感想？”

早纪也跟着放下勺子搭话：“对啊对啊！美月ちゃん，快来点恋爱八卦！”

我不知从何说起：“该怎么说呢？就挺好的感觉？”

“呃…”

早纪露出了一刹语塞的神情。

静羽：“那我换个问题吧，内海学长有没有惹你生气的地方？”

我想了想：“唔…应该没有吧？”

我想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应该还不能算是生气吧？

初花：“真稀奇，如果是篮球部那些男生，我每天都会生气不止一次。”

早纪举着勺子分析着：“内海学长毕竟当过学生会长，人品应该没得说吧？”

静羽：“但是也还是很难得吧？一个月居然没有惹你生气的时候？”

我摆着手：“真的没有啦！而且我和学长每天待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嘛。”

早纪伸出手指点了点：“午餐的时间，放学的时间…唔…还有什么？”

我：“每周六中午？”

“哦，周六中午…”早纪才反应过来什么，“诶？休息日你们还在幽会吗？”

静羽一手托腮用着妩媚的眼神看着我：“你们都去哪玩了？”

我：“没有出去玩啦…！就是他来我家。”

初花：“这可不得了，居然把男生叫到自己家来！爸妈不会说什么吗？”

我慌忙摇着手：“爸妈那时候不在家啦！”

早纪不知在思考什么，随后摆出看似平易近人的微笑问道：“呐，美月ちゃん！说起来，内海学长有没有腹肌啊？！”

“诶？！我想想…”当初帮他换衣服擦身子的时候好像看到过，当时也偷偷摸了一下来着，“我记得有一点吧，但不是很凸显。”

早纪突然捂着嘴大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我不解：“怎…怎么啦！学长有腹肌有什么问题吗？”

初花也是一脸迷惑：“对啊，有腹肌对很多女生都是加分项吧？连我也有。”

静羽摇摇头：“美月さん，她应该是在笑你看过内海学长的身体了吧。”

我想了想静羽的意思，反应过来后心跳到了嗓子眼，噌地拍桌而起：“啊，真是的！早纪さん！我们还什么都没做过啦！”

早纪笑得一手捂紧肚子，一手软绵绵地指着我：“我不行了！美月ちゃん着急的样子好搞笑！”

我憋红了脸看向初花，同样指向早纪：“初花さん，能帮我个忙吗？”

初花心领神会：“乐意之至，我也早就在想这么做了。”

初花把早纪压到身下，开始泄愤般挠她的痒痒。

早纪：“哇！哈哈哈！不要挠那里！要死了！哈哈哈！快住手，初花！”

静羽赶紧起身拍了一张早纪凌乱的照片：“这张不错，放展览那应该会很受欢迎吧？”

静羽拍完坐下，看着相机如此说道。

我跟着坐下凑到她身边，她把相机凑到我俩中间，我看着照片忍不住笑出声。

早纪赶忙铆足劲推开初花，爬起来大喊着：“这是公开处刑啊！我头发都被这家伙搞乱了！”

静羽：“开玩笑的啦～最多就发给你哥看看。”

早纪：“那更不行！绝对不行！快把相机给我，我要把它删了！”

早纪憋红了脸要过来抢相机，静羽赶紧高呼着哄道：“逗逗你的呀～我哪次真发给过你哥！”

早纪似乎也同意了静羽的说法，没好气地坐到位置上：“行，记住别让我在其他地方看到这张照片。”

静羽像是刚经历了一场浩劫，赶紧带着早纪转移话题，开始认真地询问起我和学长发生的各种事情，像是上周六他在我家一起做料理部新学的章鱼烧，或许最近他带我去过的餐饮店，当然还有痛经那天的事情，只不过自动省略了那些过于暧昧的部分。

早纪：“哇！内海学长还背痛经的美月ちゃん回家啊！我要是被我哥当众背回家，想死的心可能都有了！”

静羽：“早纪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初花模仿着小女孩的语调嘲讽道：“「哥哥大人！你能背我一下吗？你问为什么…？因为…因为…！」”

早纪涨红了脸，把初花压在了身下，抓着她的肩膀不停地摇着：“我在死前要先杀了你！”

初花：“「哥哥大人！哥哥大人！救我啊！」”

静羽摇着头，然后看向我：“抱歉啊，美月さん，这两个人私下里就是这么闹腾。”

我憨憨地笑道：“挺有趣的，就像是好朋友一样。”

早纪从初花的身上爬起来：“那比起初花这家伙，我倒是更想和美月ちゃん这样的乖乖女做朋友。”

初花也爬起半身，手肘杵着双人椅探出头来：“是啊，这点我赞同。”

静羽无奈地看着两人，随后又看向我：“说回来，好像不久前佐藤会长还在抓校内情侣啊？你们听说这事了吗？”

初花朝着我说道：“哇，不会是准备蓄意报复你俩吧？”

早纪摆摆手：“不不不，我听说的版本是那对男女并不是情侣，而是男方在单方面强迫女方，所以佐藤会长出手制止了。”

我：“唔…佐藤さん真的会这么做吗？”

毕竟在半年前她是强迫我做某些事的那方。

静羽：“唔…是嘛？那我到时候再去打听打听。”

不知不觉间大家已经清空了餐盘。

或许是留意到甜品杯中溢出的晚霞，早纪双手一拍，露出灿烂的笑容：“总的来说，再次恭喜美月ちゃん脱单成功！和内海学长相处这么融洽也算是可喜可贺！那么吃饱喝足聊爽，我们也走吧？”

静羽和初花也道了声祝贺，虽说我觉得这事也没到需要大张旗鼓的地步，但还是跟大家道了声谢。

大家走到门口，初花最先与我们分开，我们剩下三人回家路上仍聊着文化祭的话题，随后早纪和静羽也走向另一条路。

此时形单影只的我，抬起头留意到茜色的夕阳，终于明白如果有相机的话，我一定也会像早纪和静羽一样拍下这张照片吧？

但并不是因为它的美丽是多么不同寻常，而是因为此刻我由衷地想将所见所感分享给某个人。

心里犯着痴，宣泄般地开始奔跑着，将朦胧的喜悦撒在这寻以为常的回家路上。



“会长！3B班和2A班都撞了女仆咖啡厅。”

“知道了…我明天去找他们商量一下。”

“会长！1F班的预算不够了。”

“让他们去找会计自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再来找我。”

“会长！学校的招牌…”

佐藤：“那个不是已经定好了吗？副会长没去通知你吗？”

“会长！Switter 上已经超过 1w 转发了！”

佐藤：“别跟我汇报这些没用的消息。”

学生会干部走一个来一个，办公室的佐藤摊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将椅前腿抬起，终于有了片刻安宁。我看着眼前的场景甚是欣慰。

“哟，佐藤会长正忙啊。”

佐藤仅用余光瞥了我一眼：“哦，杂鱼前会长啊，你来干嘛？今天没和她一起回家吗？”

“呃…我现在的称呼已经变成这样了吗？”我刚上前就被佐藤的称呼来了个下马威，“她找朋友玩把我丢下了。我就顺便来看看你的工作。”

佐藤：“有什么可看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吧？”

我走到她的靠椅背后，靠在墙上问道：“舞台事宜，听说你有个大计划。”

佐藤：“是轻音部部长告诉你的吗？”

我应了一声：“你怎么会想到那种计划的？我还以为你也会像我们一样全校选举的。”

佐藤像是回味着说道：“还记得去年文化祭的时候，你建议两个高一的班级合搞活动的事吗？大概是那时候的事情给我的灵感吧？说起来，今年你也把 3A 和 3B 的活动合在一起了吧？”

我：“那件事你还记得啊？就是当时脑袋一热想到的方案而已。”

佐藤：“不是挺好的吗？除了最后颁最优班级奖出了一些争议。”

我叹道：“所以才说是脑袋一热想出来的，那样会与校方的一些流程起冲突。”

佐藤：“无所谓吧，重要的不是开心吗？你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哼了一声，事到如今我仍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只是为了了一些奖项，彼此的眼里只剩下了竞争，那便丧失了文化祭的意义。我不喜欢争夺所谓的第一，我希望每个人都是第一。佐藤仍然记得当初我对她说过的这些话。

佐藤歪了歪脑袋：“反正我本来就是恶役上台，所以无论我做什么他们也不敢反对吧？”

我：“大家是相信你才让你当会长的，恶役什么的只是你的自嘲吧？”

“谁知道呢？”佐藤背对着发出似是而非的笑，“说回来，你邀请四ノ宫学姐了吗？”

我无奈地点点头：“嗯，但是真不想再跟她扯上关系。”

佐藤：“谢谢了，你不去邀请就得我去邀请了。”

我：“你怎么还不情愿的样子。你和四ノ宫学姐不是不熟吗？”

佐藤：“什么话？不就是因为不熟才不情愿？”

“那我倒更希望跟她不熟。”回想着曾经与四ノ宮发生过的一切，真是让人不堪回首。

一阵秋风袭来，我不禁打了个喷嚏。

“哟，那孩子在想你了？”

能明显听出她的笑声。

我吸了吸鼻子：“佐藤会长也喜欢开无聊的玩笑吗…”

“所以你真的要为那孩子做到这地步吗？”佐藤拿起舞台演出的计划表，翻看起上面的节目。

我：“只是表达一声感谢而已，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佐藤：“让人有点火大罢了。”

我：“我替你被揍了一顿还不够你消火吗？”

佐藤：“这是两回事。况且本来就是你自己提出的这个计划。”

我：“至少让你成功当上会长了吧？烟草部的那些家伙现在也都在乖乖听你的话吧？”

“嗯，但是撑不了太久的。”佐藤低下头像是陷入某种回忆，“接下来就等明年那个人毕业了，是时候结束这件事了。”

我：“烟草部的事情，到时候就拜托你了，佐藤さん。”

佐藤用着不易察觉的声音回应着，片刻的寒暄结束后，佐藤下了逐客令：“好了，有棘手事我会去找你的，你就不要再来我这瞎溜达了。”

我叹叹气：“好好好，我可真是不受待见。”

我走到门口准备离开，又一位学生会干部跑了进来。

佐藤从干部的身后探出头来：“最后的文化祭…和她一起好好享受吧，我会让它变得盛况空前的！”

“嗯，拜托你了，现任会长。”

我挥挥手捎上了大门，门内又瞬间回到了文化祭准备工作的紧张氛围之中。



次日早晨的课间，3B 班的文化祭执行委员拿着一本小册子把我叫出教室。

委员：“雨宫さん，我马上要去订制服了，方便告诉我你的尺码吗？”

我：“唔…上衣 S 码，鞋子 37 码（23.5cm）？”

委员手上唰唰地记着，随后从笔记本的中间取出两张照片给我，照片上面的是两款女仆装。

委员：“唔，关于女仆装的款式，我们决定的是闭襟、短袖、裙子及膝、粉蓝配色，袜子是白色过膝袜，就像照片上这样。这没什么问题吧？”

我看了看照片，胸口没有暴露着，与之前看到的一些女仆装照片不太一样。

见我无异议，委员接着问道：“鞋子有浅蓝色或者浅粉色，雨宫さん选哪个？”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浅蓝色！”

委员又唰唰地动着笔：“顺便问问，雨宫さん有穿中跟的习惯吗？”

我想了想，似乎没什么经历，制服鞋是只有 3cm 的低跟，但我还是如此问道：“学校的制服鞋算吗？”

委员：“哦，那就当没有了，到时候就给你准备和制服鞋一样的低跟吧。”

我好奇地问道：“其他学姐呢？都是中跟（5.5cm）吗？”

委员：“嗯，她们都是现充嘛，还有平时穿高跟的。”

我：“那我也想试试中跟…？”

委员：“唔…要不这样吧，我姑且给你备一双低跟的。明天放学后你来我们班试穿一下低跟或其他学姐的中跟，到时候看看哪个更舒服。如果以前没有穿女仆装的经历的话，也正好可以熟悉一下穿法。”

我：“好！谢谢！”

委员：“唔，然后香织她们给你讲过接待客人的礼仪了吗？”

我点点头。

委员：“那 3A 班那边有来找你教一些简单的桌游玩法吗？”

我摇摇头。

委员叹了一口气：“哎，他们可能是把你忘了。不过也没啥事，到时候雨宫ちゃん就接待客人和递餐点就好，这样也可以省点事。陪玩桌游什么的让学长学姐他们去搞就好了。”

委员写罢，朝走廊另一个方向指了指：“顺带一提，我们班还有 3A 班的活动被换到一楼了，也就是原来 1D 和 1E 班的位置。离你的教室挺近的，到时候别找错了。”

我点点头，委员便与我告了别，我朝他挥挥手，兴高采烈地回到教室，心里越发觉得与学长的首次文化祭正在接近。

早纪：“哇，美月ちゃん又一副痴女笑。”

我赶紧收起表情：“谁痴女了？！”

静羽：“美月さん，刚才那人是谁？”

我：“你说 3B 班的文化祭执行委员？”

早纪：“那个人我好像也见过，跟我哥关系好像还挺好的。”

初花：“我记得他们班是女仆咖啡厅吧？传得沸沸扬扬的。”

我：“是这样的，听说是近三年第一次女仆咖啡厅？”

“等等…我好像猜到什么了…”静羽又开始如往常般推测起来，“早纪，你还记得美月さん当初提问我们班有没有女仆装的事情吗？”

早纪回忆了一下：“好像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呢…？”

静羽挑了挑眉看向我这边，我尬笑着错开她的视线，掩盖自己的心虚。

早纪：“不会…吧？！”

初花好像理解了什么：“哇，内海学长真差劲啊！”



但好像理解的不是很恰当。

我忙着解释：“不是那回事啦！”

中午学长也如昨日般抱怨着 3B 班的执事服。

内海：“哎，看来逃不过去了，真要穿那种衣服了啊！”

我：“是 3B 班的执行委员「也」去找学长问尺寸了吗？”

内海点点头，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不对劲：“美月怎么知道？”

我慌了神：“哦！那个樱木学长跟早纪さん说的，然后早纪さん告诉美月的！”

“什么鬼，朔那家伙跟他妹连这个都说吗？真是个死妹控。”内海叹着气埋怨起来，“诶？美月已经知道他们是兄妹了吗？”

我夹了一块鸡蛋卷到嘴里：“嗯，昨天从初花さん那知道的，还说早纪さんは兄控。”顺便也夹了一块给学长，“话说学长应该早就知道了吧？怎么从来不告诉美月？”

“因为我还以为早纪ちゃん早就告诉你了啊？后来一问朔才知道早纪ちゃん一直没说。说到底，人家妹妹都瞒着不开口，我一个外人也不方便说什么吧？”

看起来早纪的话题成功让学长忽视了我刚才那句话的漏洞。

“倒也是，不过初花さん和静羽さん看起来都知道的样子，就美月不知道，有些难过吧。”

“那现在她们不是告诉你了吗？说明她们是真的把美月当朋友了吧？”

学长如是安慰道。我撇着嘴想了想，似乎也没错。

“说起来美月，文化祭第二天会邀请谁来？”

“唔…昨天给姐姐打了个电话，她应该会来吧？但是爸爸妈妈那边就不好意思说了…”

“不邀请爸妈吗？”

“因为不想让爸爸知道啊…我和学长的事情。所以干脆妈妈也不叫来了，不然爸爸要起疑心的…总而言之他们也很忙啦！明年再弥补他们好了。”

我也是很犹豫的啊…！但是爸爸来了的话，就不能一直粘着学长了…明年学长就毕业了，到时候多陪陪他们就好了吧？

“说起来，学长那边呢？都邀请了谁？”

“唔…上一届学生会长和我妈吧？”

“上一届学生会长？”

怎么感觉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号人物。

“嗯，毕竟这是传统嘛。刚下任的学生会长去请上一届毕业的学生会长。”

“听说是女生？”

“美月怎么连这都知道？”

“好像听谁说起过。所以明年就是佐藤さん来邀请学长吗？”

“嗯，道理上就是这样。”



“那学长去跟她说一声，明年文化祭我会来邀请的。”

内海笑出了声。

可是这样的话，怕是明年也不能邀请爸妈了吧…？不过也不一定能瞒到明年…

“那学长只邀请妈妈吗？爸爸呢？”

“不知道跑哪去了，应该来不了吧？”内海的脸上蒙上一层忧郁。

看起来学长的爸爸也是工作狂的类型？

我颇为好奇地问道：“学长的妈妈知道我们的关系吗？”

内海扬起嘴角：“早就知道了啊…她还很好奇为什么我们那么迟才确立关系。”

“还不是学长和佐藤さんの错？！”

从那天跟伯母的通话中就能感觉出来，伯母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事情的，这也让我对这段感情多了些自信。

谈天之间，学长清空了最后一口饭，紧接着把手边的保温杯递给我，里面装满了牛奶。

回想起来，他开始为我准备热牛奶，大概就是自那次拉肚子之后吧？而且能明显地尝出来，里面的牛奶被偷偷换成了鲜牛奶。保温杯是双层真空的，捧在手心并不暖手，喝入口却格外暖和。

我咕噜吞下半瓶，啾了啾嘴，双脚不自觉地晃悠起来。

学长笑吟吟地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上唇。我抿了抿，娇羞地拿出情侣手帕擦了擦，把剩下半瓶还给学长。

我：“给，一起喝吧？”

内海本想拒绝，却被我硬塞到手里。他看看保温杯口留下的唇印，又偷偷瞟我一眼，将唇贴在印旁边，交叠着喝掉了剩下半瓶。

喝罢，他才张大嘴吐着舌头：“好烫…！”

“不烫啊？”

“烫啊…！”

也是，我觉得不烫的东西在学长嘴里是烫的。但是他的体温却比我要更烫一些，真是不可思议。

看着学长不占理的模样，我伸出手捏捏他的脸庞。

内海没有闪躲，任由我捏着：“干嘛？”

我尽情地捏了个爽，收回手指碾了碾，回味起昨天傍晚的场景：“学长的脸还挺嫩的，跟小孩一样。”

内海不明所以：“什么？这是在夸我吗…？”

“算是吧？”

我痴笑着，学长也跟着宠溺地笑起来。

又过了几天，学校门口的校匾被换了写有「清水祭」的款式，似乎也能看到佐藤一行人出没的身影。台阶的踢面装饰着鲜丽的贴纸，走廊地板上是为外来人员准备的



引导标志，纸质流彩悬挂在天花板、教室的玻璃窗边，花形、蝴蝶形、心形的贴纸涂鸦更是随处可见。走廊上到处都是奔波的藏蓝色校服，他们的口中也无时无刻不在聊着文化祭。在一片预热声中，我们的第一次文化祭也悄然而至。

